

幽閨記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



元 施惠

幽 閨 记

(元) 施 惠 著

剧情简介

金国末年，番兵大举南侵。金国朝廷发生了迁都之争。反对迁都，主张抗敌的左丞陀满海牙满门抄斩。海牙之子兴福是忠孝军将领，在被围捕时逃进秀才蒋世隆园中躲避，幸免于难。兴福与蒋世隆义结金兰，便逃离蒋家，寄迹绿林，成为了山大王。

朝廷急传敕旨，派兵部尚书王镇前往边城议和。王镇不顾年迈力衰，辞别妻儿，奔赴边地议和。在番兵逼进的压力下，金主撤离中都（今北京），迁往汴梁（今河南开封）。官民奉令随迁，仓皇如奔獐走鹿。

王镇有一女，名叫瑞兰，年方及笄，仪容娇媚，尚未许聘，跟着母亲逃难。蒋世隆和妹妹瑞莲也在此人流中。时凄风苦雨，众人艰难跋涉于坎坷路途。鼓角声急，喊杀声骤，番兵赶到。王氏母女和蒋氏兄妹各各惊散。旷野中，世隆呼唤妹妹瑞莲，躲藏丛林中的瑞兰以为呼唤自己，闻声出来相认。世隆见瑞兰生得千娇百媚，暗自喜欢，却推说孤男寡女不便同行。为了随世隆脱离困境，瑞兰不得已，愿认兄妹。世隆仍以面貌不同、语言各别为由加以推托。直到瑞兰含羞地表示“权说是夫妻”，他才应允同行。另一处王夫人一路呼唤瑞兰，也被正在寻找哥哥的瑞莲错认，彼此认为母女，结伴而行。

世隆、瑞兰行至虎头山，遇到一伙强人，被劫上山。寨主正好就是陀满兴福，他认出了恩人蒋世隆，连忙备酒压惊，还赠金送别。通过这次劫难，世隆、瑞兰增进了感情。

两人到达广阳镇招商店宿歇。店家准备客房。世隆要一房一床，瑞兰要两房两床。店家想出一法，安排了一房两床。是夜，他们秉烛枯坐，谁也不肯先寝。世隆重提“权说是夫妻”的旧话，瑞兰虽爱于他，却碍于礼法，再三推诿。世隆反复进逼，瑞兰许诺到汴梁后禀告父母，挽媒说合，方成正礼。世隆不放心，心想，这位官宦之女一旦回到父母身边，定然住进深宅大院，见面尚难，何

论婚姻。于是击桌发起了脾气，惊动了店家夫妇。店主开导瑞兰，在此颠沛流离之际，不可固守成规，还提醒她，从人二百余里，虽冰清玉洁，谁人肯信，而且此后若无秀才保护，难免遇上不良之人。瑞兰无奈依从。店主老两口充当了主婚人。瑞兰担心草率成婚易遭抛弃，世隆立誓不忘厚恩。荒村野店，月白风清，一对有情人终于喜结良缘。

婚后，世隆忽然染病，瑞兰为他延医诊治，悉心护理。再说王镇前方议和成功，回朝复命，途经广阳招商店，遇见了瑞兰，父女难中重逢，又喜又悲。王镇得知女儿嫁个穷书生，勃然大怒，立逼女儿随他离去。世隆哀求岳丈说，自己病得这样，必死无疑，但求等待三五日。王镇根本不认其女婿，哪管其死活，叫僮仆六儿把瑞兰扯上马背，世隆争夺妻子，竟被推倒在地。

王镇父女驱车来到黄河畔孟津驿过夜，巧遇王夫人和瑞莲。但是，骨肉团圆之喜未能冲淡瑞兰的悲痛，她带着深重的创伤随行赴汴梁。

尚书新居依旧银屏金屋，珠围翠绕，唯有瑞兰难忘旧情，恹恹终日。冬去春来，倏忽已到困人的初夏季节。天色将晚，瑞兰、瑞莲姐妹俩闲步后花园。姐妹俩互相打趣，瑞兰述说衷肠。瑞莲听说姐夫是中都的蒋世隆，不由泪流满面。经解释，才知瑞莲正是蒋世隆的妹妹，姐妹俩越发亲热了。姑嫂俩同声诅咒父亲生拆鸾俦，同时思念世隆。

此时世隆已经与陀满兴福同来汴梁。原来自番兵北撤后，金主大赦天下，开科选拔文武人才。世隆、兴福前来应举求官。两人到京师后，竟然双双夺魁，蒋世隆中了文状元，陀满兴福中了武状元。

王镇奉旨招赘文武状元为婿。他回家把此事告知夫人和两个女儿。瑞兰宣称已有丈夫，不敢从命。瑞莲禀明姐夫就是哥哥蒋世隆，妹承兄命，才能结婚。然而王镇以皇命难违为理由，竟自派人向文武状元寓所递送丝鞭。

去人回话，武状元欣然领受丝鞭，文状元不允，而且叙述了已娶妻室瑞兰的往事。王镇听罢，估计文状元就是昔日的穷女婿，于是邀请文状元来家赴宴。兄妹、夫妻终于相见。最后文武状元遵旨完婚。

白话故事

一、奸臣当道，忠臣遭屠戮

北方边疆。万里寒沙，一天秋草。马嘶平原，犬吠低坡，猎鹰在盘旋，猎人的马儿在齐人深的草丛中隐现，惊得野兔黄獐乱窜。

与大金紧邻的是北番，北番人住毡房，骑战马，能征善战。臣服大金后年年进贡，三年一小进，五年一大进，十年一总进。经过十五年后，大金没一丝儿回答，番主大怒，令一虎狼将军起兵前去打夺州城，劫掠粮草。于是，虎狼将军领着数千员战将，点起番兵无数，浩浩荡荡奔向东南。

平地一声雷，大金边关狼烟四起，消息很快传入京城。

东方渐显鱼肚白，天空还挂着一弯残月、几点残星，宫殿檐铃在晨风中琅琅作响。金鸡高唱，红日初升。御沟桥边，香烟缭绕，人影绰绰，环佩铿锵。钟声响处，殿门宫门次第打开。天子高居在上，百官班列。

皇上说道：“众卿家，今天有一件大事需要商议。北番一向依附我金朝，向我称臣纳贡。可如今突起叛心，派兵侵犯我国边境，夺取州城，烧杀抢掠，现在已进入山海关，离京城只有一百二十余里。事情紧急，还望众卿家仔细考虑出一个好办法。”

众大臣沉默了许久，只见聂贾列站出来说道：“臣聂贾列想到一个办法，只是心中十分惶恐，不敢冒味道出，还请皇上宽恕臣的死罪，臣才敢说。”皇上说：“朕赦你无罪，你尽管直说无妨。”

聂贾列清了清嗓子说：“臣听说北番兵强马壮，来势凶猛，气焰嚣张，而我国将少兵弱，实在难以抵挡。如今之计，不如把都城迁到汴梁，这样上可以保

国家社稷没有危险，下可以使百姓免遭灾难。”

皇上听了问道：“汴梁有什么好处，为什么可以迁都至那里？”聂贾列回答说：“汴梁之地，东有秦关，西有潼关、大散关，南有函谷关，北有大海，地势险固，土地肥沃，所以可迁都至此。正所谓‘王公设险以守其国’。希望皇上批准臣的请求，不必迟疑。”

皇上点点头说：“迁都之计可免两国相争，实为有益，可以采用。”

这时，大臣中有一人站出来说：“皇上，臣左丞陀满海牙以为不可。”皇上惊疑地问：“卿家为什么说不可？”此人答道：“臣以为眼下北番兵侵犯边境，应该出兵拒敌，而不能迁都远避。如果迁都，不仅皇上要流亡受辱，连百姓也要遭受极大的灾难。臣若此时不谏，就不算忠臣。臣实惶恐，还望皇上明察。”

皇上说：“出兵拒敌并非不可，只是朝中缺少良将，派何人为帅，率领三军与敌对抗，才能取胜呢？”陀满海牙说道：“臣听说自古‘内举不避亲’。臣推荐一个能担此重任的人，那就是臣的儿子。他六韬三略都很熟悉，又有万夫不当之勇。手下现有三千名忠孝之士，人人勇敢，个个当先，一定可以打败番兵。”

聂贾列听言，急着说：“臣聂贾列奏闻陛下，陀满海牙早已有反叛之心，如果令他儿子带兵出征，就像老虎添了翅膀，祸患不小，皇上不能答应啊！”

陀满海牙气急地说：“聂贾列，你为何口出谗言，诬我有反叛之心？我陀满海牙一家，辈辈是忠良，直言敢谏，为国为民。倒是你迷惑皇上，奏请迁都，到底有什么居心？”

聂贾列毫不示弱地说：“陀满海牙，你阻挡圣驾，又有什么居心？我看你是想让皇上在此蒙难，以逞你反叛之心。我主张皇上迁都，是为了安国保民，使皇上不致蒙难。”

皇上见二人争执激烈，心中迟疑不决，便下旨说：“你二人意见不同，先退到午门外，与众官商议。”二人齐声说：“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

二人来到午门外，仍然争执不下。众大臣都知聂贾列在朝中势力很大，近来又深受皇上宠信，便纷纷附和他的意见。陀满海牙虽然势单力薄，但仍然没有妥协。

聂贾列辩解道：“你为什么一定要反对迁都呢？其实迁都之事，古已有之。当初太王住在邠地，狄人来侵犯。太王给他们兽皮银钱却不能避免，给他们牛羊犬马仍不能避免，给他们珠玉金银还是不能避免。他再也无计可施，只得迁都离去。”

陀满海牙说：“古人做事也是有具体原因的，有才能的可以迁去，否则就只能留在原地。”聂贾列抓住他的话说：“说得好，说得好！你竟然说皇上不如太

王。”陀满海牙不去理会，继续说道：“怎么忍心看见丈夫领着妻子、哥哥带着弟弟、母亲抱着儿子去逃难呢？那时城市中闹闹嚷嚷，农村里哭哭啼啼，皇上的车马走了，剩下的百姓只会惨遭杀害，宗庙也会被毁成废墟、荒地。”

聂贾列蛮横地说：“做臣子的应当完全顺从皇上，不该有半点违抗。你说才能象太王那样就可以迁都，不然则应当谨慎地遵守过去的规矩。这就是说皇上无能。你犯的可是欺君之罪呵。”

陀满海牙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穿着宽袖衣，就要做儒家事；读了圣贤书，更懂得君臣义。我一心为国，清白无私，哪一点能说是犯了欺君之罪！”

聂贾列说道：“你刚才的话触犯了圣上，就是犯了欺君之罪，该当万死。”陀满海牙执拗地说：“刚才的话并非欺君之言，但如果皇上听到能有所考虑，我就是死又有什么关系呢！为社稷万民，死而无憾。”

聂贾列见强硬不成，便放缓语气劝解说：“常言道：‘闭口深藏舌，安身处处牢。’你已经这么大年纪了，何苦再管这些闲事呢？我看你最好明哲保身，安度晚年吧。”

陀满海牙气愤地说：“我虽然年老，但有骨气。我不能容忍你胡作非为，迷惑皇上，祸国殃民。你休想让我闭口屈服！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我决不会屈服！”

聂贾列气急败坏地说：“朝廷上本是尊严的地方，哪里容你在这里胡言乱语，危言耸听？我好意劝你，你却执迷不悟，就不要怪我无情无义！”

陀满海牙大怒道：“你有什么好意？你腹中是剑，口中是蜜。你装模作样，肆意行奸，蒙蔽皇上，我恨不得吃你的肉，寝你的皮！你的臭名昭著，海水难以洗清。我即使死了，也会青史留名。现在，趁我还能动，先打死你这个小人。”说着，就拿着笏打去。

聂贾列慌忙躲开，逃到殿上跪下说：“臣启奏陛下，陀满海牙故意阻拦圣驾，推其子领兵出征，父子阴谋反叛。臣百般苦劝，谁知他竟然出口谩骂陛下无能，还动手打臣，欲置臣于死地，请陛下明察。”

正说着，陀满海牙追进来，手中仍举着笏。皇上见了，大怒道：“陀满海牙，你居然如此猖狂！不但不消除反叛之心，反而想杀人灭口。金瓜武士，将他拖出去打死。再派兵将他一家三百口人，不分良贱，全部处死，一个不留。”陀满海牙大声说：“皇上，谗言不可听，我是无罪的呀！”可金瓜武士已冲上前，不由分说地将他拉走。

皇上对聂贾列说：“朕派你前去监斩，不得有违。”聂贾列跪着说：“臣谨遵圣旨。”说完便起身告退。朝中大臣个个都看在眼里，却沉默地低着头。

二、满门抄斩，兴福独逃生

这一天，陀满兴福早早地起了床，他知道父亲今天上朝去商讨番兵入侵的大事，便一心等着出兵抗敌的消息。

朝阳早已放出光芒，可陀满海牙还没有回府。陀满兴福心想：“早朝时间已过，可父亲还没有回来，也许正在与大臣们商议如何出兵的具体方案。我不该闲等着，不如先把三千忠孝军训练一番，随时准备出去抗敌。”于是便叫来军官，集合队伍。

片刻之后，三千士兵集合完毕。个个精神抖擞，全副武装，站在那里听候命令。陀满兴福也全身披挂，站在队伍前高声说：“各位将士，如今北番起兵，攻我城池，掠我百姓，眼下直逼大金都城。我们身为军人，一定要打败番兵，保卫国家和百姓。在出兵之前，我们要加紧训练，练得智谋广、武艺强，胸怀豪气，胆略过人，到时要杀得敌兵片甲不留！”士兵们听了他的话，群情振奋，认真操练起来。

陀满兴福站在那里观看，偶而指点一番。忽然，一个仆人跑上前来说：“启禀将军，不好了！老爷出事了！”陀满兴福吃惊地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快说！”

仆人喘着气说道：“今天早朝皇上与大臣商议番兵入侵之事，聂贾列向皇上提议迁都。皇上有心接受他的意见，可老爷极力苦谏，劝皇上不要迁都，那聂贾列就心生恶意，蒙骗皇上，诬陷说老爷故意阻拦圣驾，是有阴谋反叛之心。皇上听信了他的谗言，命金瓜武士将老爷打死了。”

陀满兴福听到这话，如雷轰顶，失声痛哭起来。仆人说：“将军，你要冷静！还有一件事。”陀满兴福擦了擦眼泪，问道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仆人说：“皇上又差聂贾列为监斩官，要把将军全家三百口，不分主人奴仆，全部杀死。如今聂贾列那坏家伙带着人马就要到了。”

陀满兴福惊慌地说：“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？”仆人答道：“将军，不必惊慌。依我看，将军手下现有三千忠孝军，人人勇敢，个个当先，无所匹敌。等那奸臣来时，把他一刀杀死，上可以报老爷屈死之仇，下可以免三百口人被杀害的痛苦。这有什么难处？”

此时，士兵们也闻得消息，集中到他的面前，个个义愤填膺，大声说道：“杀死奸臣，替老爷报仇！”陀满兴福非常感动，也决心为父报仇，高呼道：“士兵们，拿起武器，准备杀掉奸臣，为老爷报仇！”

霎时间，刀光闪闪，剑戟林立，只等一声命令。陀满兴福看着这一切，很长时间不说一句话。一个军官有些按捺不住，说道：“将军，快下命令吧！”

陀满兴福像是没有听见似的，仍然沉默不语。许久，才低声说：“各位将士，我想了许久。如果我杀了那个坏家伙，就是违抗圣旨，犯了欺君之罪，又怎么能保全我家老爷的忠义呢？到如今没有其他办法，我只好到外地去逃难，过些时间再做打算。你们也赶紧离开这里，以免遭到杀害。”

士兵们急着说：“我们不走！将军，你也不要走！我们不能让奸臣杀了将军一家。”

陀满兴福厉声说：“放肆！我怎么能陷父亲于不忠不义的境地！对于奸臣诬陷我父亲的仇，我一定要报，但不是现在。你们个个武艺高强，赶紧离开这里，等将来会有用的。快快离开，这是我的命令！”

士兵们无奈，只好一个个离去。陀满兴福见他们都已走完，便想转身回房。可是突然响起了一阵紧促的敲门声，他知道再也没有时间与妻子告别了，强忍住揪心的疼痛，从侧门逃了出去。

聂贾列带着众多的武士敲着陀满海牙家的大门。仆人刚一开门，武士们就蜂涌而入，将阖府上下团团围住，并将府中的人全部押到院子里。

聂贾列面对众人高声说：“皇上有旨，陀满海牙与其子陀满兴福阴谋反叛，阻拦圣驾，遂令将其全家老小，不论主仆，全部处死。”府中之人闻言，个个惊慌失措、呼天喊地。武士们毫不理会，将他们一一押出处斩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一个武士向聂贾列报告说：“按皇上旨意，已将陀满海牙一家三百口全都处死，只有陀满兴福一人逃走。”

聂贾列气愤地说：“你们真是没用！传令下去，四处遍贴告示，画上图像。十家为一甲，挨门挨户，仔细搜捕。如果有抓到犯人的，封官行赏；如果有窝藏犯人的，就与本犯同罪，决不轻饶！”武士应声而退。聂贾列也趾高气扬地回宫复命。

当天，在京城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缉拿陀满兴福的告示和他的画像，巡警官们四处巡察，布下天罗地网。

一个巡警官走到中都路，见无人戒备，非常生气，就对身边的差人说：“你快去把中都路的坊正叫来。”差人说：“遵命，我这就去。”

差人来到坊正的家门口，只听坊正正在叹息：“唉！我这个狂秀才，命运不好，身为坊正，要应付官差。我对上司百依百顺，还不是求那每月的几个钱。我对百姓敲诈搜刮，还是为了钱。可百姓把我看成灾难，我还是少管点闲事，免得将来遭报应。”

公差闯进门，说道：“你真是佛祖的口，蛇蝎的心，哪里象个坊正？”坊正闻言，吃了一惊，回头见是公差，就放下心来说：“你不要说我，你也差不多。你们公差拿着文书去呼唤，穷的要三千，富的拿五贯。得了钱，扣下一半。你们这种人，早就该处斩。”

公差说道：“你不要再说废话，赶紧去见巡警官吧。”坊正听说巡警官找他，心中有些紧张，立即随公差出了门。

二人来到巡警官面前，巡警官怒气冲冲地说：“我在这里半天了，你们才来见我，要不是公务要紧，非打你们一顿不可。你们听着：今天早朝陀满丞相阻拦圣驾，阴谋反叛，皇上大怒，下旨杀了他的全家，只逃走了陀满兴福一个。现在奉上司公文，遍贴告示，画上图像。十家为一甲，挨门挨户，各处搜捕。如果抓住了，就封官领赏；如果窝藏犯人，就与本犯同罪。你立即叫人严密搜捕。”

坊正说道：“请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叫人抓住他。”接着心中盘算起来：“这个差事我得去找王老头。平时他四处卖豆腐，每天都要经过我的门前，我老婆吃斋，想赊他一块豆腐吃，他却不肯赊。这回我要让他干这官府的差事，若抓住了，我可以去领赏；若放跑了，我就拿他去顶罪。”

他正想着，巡警官又说：“你还愣在那里干什么？赶快去办这差事。如有差错，唯你是问！”说罢就走了。坊正躬身相送，然后挺直身板朝王老头家走去。

三、神灵庇佑，文武结同盟

陀满兴福匆匆逃出门不久，就见大街小巷贴出了捉拿他的告示和图像，士兵们到处搜捕，严密把守着每一个关卡和交通要道，盘查着每个行人。

陀满兴福顾不上悲痛万分，只想如何逃脱奸臣的魔掌，但他逃走时太匆忙，来不及换下身上的红锦战袍，更没有乔装打扮，逃脱十分艰难。他竭尽全力避开每一个人，挨着墙边谨慎行走。然而他刚闪过一个十字路口，就听巡捕的士兵喊道：“快看，那边有个穿红锦战袍的人，想必就是陀满兴福，快来人呀，抓住他！抓住他！”说完，冲了过来。

陀满兴福见被发现，便飞也似地朝前跑。追赶的士兵越来越多，他却无处可藏，只有不停地飞跑。

突然，他跑到一道高墙边。墙上有些略垂的杏树枝，墙角有一口八角琉璃井和许多枯树桩。他已无路可逃，心中十分慌张，急中生智：“兵书上有金蝉脱壳之计，正适合我现在使用。我就把身上的红锦战袍挂在枯树上，然后翻身跳

过墙去。那些士兵追来，见了这战袍，还以为我已落井身死，定会想办法打捞尸首。那时，我就乘机逃走。”

他拿定主意，便脱下战袍挂到树上，然后猛地跳起来，抓住杏树枝，爬过墙去。

他跳到地上，迅速躲到一个花丛旁。正想看清里面的情形时，忽然狂风大作，吹得树枝哗哗作响，鲜花纷纷落地。霎时间，居然看不清任何东西。

陀满兴福心想：“这时候突起异风，也许是天神见我一家忠良全被杀害，只有我一人逃脱，心存怜悯，吹起大风，好让我逃脱追兵吧。”他正想着，风已渐渐停息，他揉揉眼睛，想找个路逃走。

他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个太湖石，走近一看，旁边还有个神像，牌位上写着“明朗神之位”。他急忙祈祷说：“明朗神爷，我陀满兴福是个蒙受冤枉的人，如今逃难到此，如果能得神爷庇护，解救了我的危难，日后我一定重修庙宇，再塑神像。”

他正说着，神像突然张开双臂，露出一个洞口。他也顾不了许多，听见墙外的叫声逼近，便钻了进去。神像的双臂又合拢，看不出有一丝裂缝。

此时，追捕陀满兴福的士兵也跑到高墙下。一个士兵说：“真倒霉！我本来一直盯着陀满兴福逃跑的方向的，就是那一阵大风吹得人睁不开眼，只看见他跑到这里，就再也没看见他的人影了。”

另一个士兵喘着粗气说：“这里是一道高墙，前面再没有路了，他会跑到哪里去呢？”第三个士兵跑过来，大声叫着说：“你们别动！这里有一行大脚印，一定是陀满兴福的。看看它们就知道了。”

三人埋下头去，开始查看脚印的去向。可脚印直到墙角便不见了。一个士兵高兴地说：“哈哈！我知道了，脚印消失在这里，说明陀满兴福一定跳过墙去了。我们也赶紧过去，一定抓得到他。”说着，争功心切，便踩着其他两人的肩膀，抓着杏树枝，跳过墙去。

这个士兵脚刚落地，就看见太湖石旁有个高大的神像，仔细看去，见牌位上写着“明朗神之位”。再看看四周，没有一个人影，只有花草在风中摇动。他有些心虚地想：“陀满兴福是个力气大、有本事的人，我一个人进来，如果碰上他，会被他一拳打个稀烂。我还是赶紧出去，叫他们一齐进来。”他想着，唯恐陀满兴福会突然出现来打他，便手脚并用，迅速爬上高墙，跳到外面。

墙外的两个士兵问道：“你才进去，怎么就出来了？在里面看见什么了？”那个士兵惊魂未定地说：“没看见什么，只见一个神像在那里。我们一起跳进去看看吧。”

那两个士兵说：“翻墙太难，不如把墙推倒进去。我们是奉上司命令逮人，谁还敢找我们麻烦不成？”说着，三人拿起枪棒，猛地乱刺乱戳一阵，将墙的一处刺得千疮百孔，然后推倒进去。

三人走到明朗神前看了又看，一个士兵说：“既然到了神像前，我们不如许下一桩心愿，保佑我们早日抓住陀满兴福，早日升官发财。”另外两个士兵应声附和道：“好，好。”

于是三人跪到神像面前，一人说：“我许一只鸡。”另一人说：“我许一只鹅。”第三人说：“我就许酒果和纸烛。”然后共同祈祷说：“明朗神爷，我们都是本地的士兵，奉上司明文差遣，要捉拿陀满兴福。如果你能显灵，帮我们抓住他，我们就给你祭上三牲，重修庙宇，再塑神像。求求你保佑我们！”

他们祈祷完毕，站起身来，见天色已晚，才嚷着说：“糟了！我们在这里嚷了半天，他就是躲在附近，也早跑了。既然这里没有，我们还是到墙外去追吧。”说着，三人转身跑出墙外。

忽然，一个士兵惊叫说：“你们看，这不是陀满兴福的红锦战袍吗？看样子是被我们追急了，跳到井里淹死了。”另外两个士兵围过来看，果然是陀满兴福的战袍，又跑到井边去看。一个士兵说：“怎么井里有三个人呢？啊！还在说话。”另一个士兵说：“你搞错了，那是我们三人的影子。糟了！他用了金蝉脱壳计，哄我们在这里打捞尸首，他自己却不知跑了多远了。”第三个士兵说：“管他跑到哪里呢？我们只管拿他的这件衣服去领赏。”众人觉得有理，便拿起战袍走了。

陀满兴福将一切看在眼里，觉得那些士兵实在可笑。待他们远远离开，他才从神像中走出来，施礼道：“谢天谢地，谢谢明朗神爷！谢谢你帮我躲过这场灾祸。”说完，便跪下去磕头拜谢。

这时，只听神像说起话来：“忠良遭难，理当保护，这是天意。要相信善恶终有报，你快逃吧。”说完，一阵大风刮过。待陀满兴福抬头望时，那神像早已无影无踪。他急忙站起身，想赶紧逃走。

忽然，有人在不远处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，为什么闯到我的花园里来了？”陀满兴福吃了一惊，赶紧解释说：“我不是有意乱闯的，实在是被人逼得无路可走。”

来人厉声说：“看你那模样，神情紧张，说话吞吞吐吐，想必你不是道德败坏，就是偷盗钱财，才被人追赶的。”陀满兴福急切地说：“我不是道德败坏的人，也不是贼，是怕被人杀害才逃到这里的。我也是好人家的后代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”

来人仍然严厉地说：“你不必花言巧语，也不必强打精神，只须老老实实地说清楚。如果稍有假话，我就把你送到官府去审问。”

陀满兴福点着头说：“先生请不要生气，我会仔细说明事情的缘由的。我是女真族的陀满兴福，一直在朝廷里任职，是忠孝军的将领。”来人将信将疑地打量他一番，说道：“你既是忠孝军将领，在朝任职，为何不在皇上身边，却被人追杀到这里？”

陀满兴福满腹凄凉地说：“只因为父亲刚直不阿，劝皇上不要迁都，触怒了奸臣，就把我一家老少全部杀死，只剩下我侥幸逃了出来。如今到处贴满了捉拿我的告示，我寸步难行。先生如果把我抓住送到官府，一定会得高官重赏，只可惜我忠良之家无人幸免。”

来人语气缓和下来，说道：“如果你说的都是真话，那实在教人心生怜悯。不过，我看你相貌堂堂，谈吐不俗，一定是真的。请你相信，我是不会送你到官府的。英雄有难，自当相帮。只是我乃秀才，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，还是先到房中暂作休息吧。”

陀满兴福高兴地说：“谢谢先生。只要先生有相帮之心，我就非常感激了。”说着，就与来人一起走进房中。

那人吩咐仆人摆上酒菜，请陀满兴福吃饭，并且说：“你家能为皇上尽忠效力，我非常佩服，如果你不嫌我秀才穷，我想和你结拜为兄弟。”陀满兴福摇头说：“不行！不行！我是该死之人，朝廷缉捕的罪犯。幸蒙先生饶恕，已是喜出望外，怎敢与先生做兄弟？”

那人执意地说：“你不要只看眼前，也许将来你会洗清冤情，重新被委重任，到时别忘了今天的患难之交。”陀满兴福说：“先生说哪里话？我若死里逃生，怎敢忘记你的大恩大德？既然这样，我就与你做兄弟。我今年二十八，不知你多大？”那人说：“我今年三十，比你大两岁，你就叫我哥哥吧。”

陀满兴福点头说：“好的。哥哥请上，受兄弟一拜。”说着便要拜。那人连忙拉住说：“不要拜，不要拜！受你拜我心不安。”陀满兴福执意地说：“要拜。不要说受我拜心安，就是受兄弟百拜千拜也应该！除了仁兄，谁还肯听我诉说这满腹冤屈，谁还肯与我结拜兄弟？”说着，便拜了下去。

二人用餐完毕，陀满兴福感激地说：“哥哥，你待我恩重如山。我若能逃脱这场灾难，有出头之日，一定要报答你的恩情。可说了这么多，还不知哥哥叫什么名字，请告诉我，我好铭记在心，以图日后报答。”

那人说：“我只认为忠良不该绝命，并不想你的报答。我姓蒋，名世隆，中都路人，只因孝服在身，未能外出应试求官。兄弟，我本想留你在这里暂住几时，但这里常有士兵来巡捕搜查，恐被发现，所以你只能早些离开。”

陀满兴福说：“哥哥不必为难。我知道这里很难存身，马上就离开。”说着，

站起身，就要告辞。

蒋世隆说：“慢着！我看你的衣帽想必是弄丢了，就叫管家拿我的衣帽给你，也好装扮一下。另外再给你十两碎银做盘缠。”说着就吩咐管家拿来了东西。

陀满兴福穿戴完毕，又接过银子说：“多谢哥哥！”蒋世隆说：“不必谢了！兄弟，你这一路上莫辞辛苦，要隐名埋姓，暮行朝隐，逃到遥远的州郡才行。”说着，便为他收拾好行装，送他到府门口。

陀满兴福拿起行装，说道：“哥哥留步，兄弟就此告辞。”说完，迈出府门。

蒋世隆忽然喊道：“兄弟慢走！我还有几句话要吩咐你。”说着，也迈出府门，对陀满兴福道：“兄弟你过渡口，也许有人要盘问，你没有官府的公文作通行证，怎么过得去？我忽然想起一个熟人，你替我给他送一封平安书信，他自然会给你发个通行的公文。你一定要记住去找他。”接着，便告知了那人的详情。

陀满兴福一一记在心间，然后郑重地向蒋世隆拜别，昂首离去。不久，便消失在远方的烟雾之中。

四、亡命天涯，绿林作寇首

在一片高大的群山中，山势陡峭，森林茂密，时常有野兽出没。山间只有一条弯曲的小路，路上行人很少。

就在这群山之巅，有一个山寨。寨中有五百人，靠着拦路抢劫为生。有四个头领，分管着四个方向的山头。

这一天，头领们聚在寨中通报情况。西山头领说：“我昨夜巡查各山，没发现什么情况。”东山头领说：“我查看的东山，一点事也没有。”南山头领道：“我查看的南山，也没有事。只是查看北山的头领还没回来，不知道那边的情况怎么样。”

正在此时，北山头领匆匆忙忙地跑过来，说道：“我回来了。你们查看的情况如何？”众人回答说：“我们都没有事，就看你的了？你为什么现在才回来？”

北山头领神秘地说：“我倒真有事！昨晚，我走到山凹里，只见前面霞光万道，瑞气千条。我赶紧跑去，用铁锹往地下挖，居然挖出一个石匣来。我打开一看，里面有一顶金盔、一把宝剑。”

众人惊奇地说：“居然有这样的事？！那些东西现在哪里？”北山头领从背后拿出个包裹说：“就在这里！你们仔细看看。”说着，将包裹解开，里面果然有一个闪闪发光的金盔和一把宝剑。

西山头领看见，就抓起金盔说：“让我戴一戴。”另外两个头领站起来争抢着说：“先给我们戴一戴。”北山头领制止说：“大家不要争，不要争！我有个主意。我们虎头山上有五百名喽罗，只少一个寨主。如果谁能戴住这顶金盔，大家就拜他做寨主。”

南山头领猛地抢过金盔说：“这有什么难，让我戴上。”北山头领说：“慢着！要做寨主，还得通些文墨，做几句诗文才行，而且一定要气魄大些。”

南山头领说道：“我平生就会说大话，这太容易了。你们听着：混沌初分我出身，伏羲、神农是我后辈人。山中寨主无人做，五百名喽罗我是尊。怎么样？赶快拿来我戴。”

北山头领递过金盔，装模作样地说：“钦赐与你，不用谢恩。”南山头领戴在头上，神气地说：“的确不错！金光四射，真像做了皇帝。这红帽子没用了，就赏给你们吧。”他将帽子丢给北山头领，但随即又拿回来说：“别急！我还是留着，万一以后要戴。你们把雌雄宝剑拿给我，我挂在腰间才够神气。”

突然，西山头领说：“反了。”南山头领瞪着眼睛道：“谁说反了？我一天皇帝都没做，怎么就反了？”西山头领解释道：“我说的是头盔戴反了。”南山头领轻蔑地说：“你知道什么？我是个没面目的山大王，却要在背后发号施令哩。”他说着，把头一扬。西山头领又说：“歪了。”南山头领晃着头说：“这叫做充耳不闻。”

正说着，南山头领的头晃得厉害起来，甚至整个身体都发抖了。他想竭力控制住，但没有一丝效果，反而歪歪倒倒，头重脚轻，一下子摔倒在地上，爬也爬不起来。众人奇怪地问道：“你这又是干什么？为什么倒在地上不起来呀？”南山头领惊慌地说：“不好啦！头盔里有鬼。我戴在头上，渐渐地像泰山压顶一般沉重，压得我头疼眼胀心发慌，压得我双脚无力、站立不稳。我受不了啦，也不做这寨主了。”说着，取下金盔，重新戴上红帽，轻松舒畅地站起身来。

西山头领嘲笑道：“看你那副嘴脸，怎么配做寨主？我坐在这里，倒是非常象样的。”北山头领说：“你也别说空话。先作一首诗来听听。”西山头领说：“我早就作好了。你们听：混沌初分我出世，寿星老儿是我徒弟。这些小贼莫多言，虎头山中我即位。”说完，就将金盔拿来戴在头上。

北山头领笑着说：“样子倒是很象。这顶红帽子我就拿走啦！”西山头领一把抓住红帽，说道：“不行！这帽子先放在这里，备而不用。我今天做了寨主，你们就要听我的命令，遵守我的规矩。如果有谁违犯了，我就拉过来杀了他。”说时一副严厉凶猛的样子。

众人七嘴八舌地说：“你好没良心！寨主还没做成，就要杀兄弟。”西山头

领严肃地说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只是先说出来，让你们明白如何行事，不要到时候埋怨我不讲情面，皇帝我是言行一致的。现在你们都听我的，立即集合，听我指挥。”众人见他如此，心中有些生畏，依令站到一起。西山头领高声说：“向东走！”接着又喊：“向西走！”众人依令操练起来。

突然，西山头领大叫道：“唉哟！不好了！”话音未落，便倒在地上。众人将他扶起，他急着说：“这头盔不能戴。戴在头上，就像有万斤重。我想做寨主，可受不了这痛苦。算了罢，我还是戴红帽子安稳些。”说着，急忙取下头盔，丢在地上。

北山头领拾起头盔说：“不瞒哥哥们说，我在山凹里挖到时就戴了戴，可头疼得厉害。如果真的能戴，我也等不到现在让给你们了。”

东山头领拍着头盔说：“各位兄弟，这头盔虽然不能戴，但也有好处。以后如果遇到武艺高强的客商从这里过，只需拿这东西往他头上一戴，就把他压倒了，那金银财宝就可以不费劲地拿到。但是我认为，上天赐给我们这个金盔，就一定会派一个能做寨主的好汉来戴它，只是早迟而已。”众人点头称是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小喽罗慌张地跑来说：“报告头领，我们在小路上拦着一个行人，逼他交钱，可他是不交，反倒打伤了我们几个人，请头领去看看。”四人一听，拿起头盔就随喽罗走去。

他们来到山路上，见一群喽罗正将一人团团围住，那人脸上并无惊恐之色。东山头领见状，暗觉此人有些不凡，就上前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要往哪里去？”那人回答道：“我姓蒋，双名世昌。到哪里去，你管不着！”其实，这人正是陀满兴福，他不愿意露真名引起麻烦，便假报了名字。

西山头领喊道：“你口气不小！我们不管你到哪里，但是只要经过我们这虎头山的虎头寨，就要拿几贯买路钱，不然的话，就把你砍成两段。”陀满兴福听了说：“原来你们是一伙劫路的毛贼呀！我走了很远的路，又饿又渴，快拿酒饭来给我吃，拿钱来给我做盘缠，我就饶了你们的性命。”

西山头领气愤地说：“你大胆！居然向我们要钱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说着冲上去就打。谁知才一交手，就被陀满兴福打倒在地。

南山头领提起大刀，冲上去拚命砍杀。陀满兴福躲闪迅速，看准时机猛地一掌，又将南山头领打倒在地。南山头领爬起来，红着眼睛说：“弟兄们，大家一齐上，一定要杀了他。”众人听言，各自拿着武器围攻上去。可是不久，又纷纷被打败，再没有人敢战。

一时间，陀满兴福将山贼打得大败。山贼都跪在地下喊饶命。东山头领跪着说：“壮士，求你饶我们一命。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报答你，只有一顶金盔，请

你戴上。”说着，就将金盔送上。

陀满兴福接过来看了看，说道：“你们这伙毛贼居然会有这么好的金盔。的确不错！”说着，便戴在头上，试了很久，才说：“这金盔不大不小，非常合适。”

四个头领在旁看了半天，问道：“头疼吗？”陀满兴福奇怪地说：“我怎么会头疼？”众人又问：“你的眼睛花吗？”陀满兴福更加奇怪，问道：“我为什么要眼花？”四人悄悄地说：“看来此人是真命寨主。”

陀满兴福正要离去，四人急忙说道：“禀告壮士，你不能走了。”陀满兴福眼睛一瞪，说道：“难道还想要买路钱？”四人摇头说：“不敢！不敢！壮士不要生气。我们见壮士勇猛善战，愿拜壮士为山中的头领，领导喽罗五百名。如果壮士不嫌弃，就请留下。”

陀满兴福听后，沉思良久，暗想：“如今我为逃犯，到处都贴着我的图像要逮捕我。我与其在外冒险逃命，不如暂时隐藏在这山沟里，等将来再见机行事。”想到这里，便说：“好吧。我就暂时住在这里。”

众人非常高兴，立即跪拜说：“多蒙壮士答应！从今以后，我们一切都听你的命令。寨主在上，请受我们一拜。”

陀满兴福说道：“既然你们推我为寨主，就要听我的号令。我现在宣布三条不能杀：第一，凡是中都路人不能杀；第二，秀才不能杀；第三，姓蒋的不能杀。除此之外，有买路钱的就放他过去，没有买路钱的就带到山寨里来见我。听见没有？”众人齐声说道：“谨遵寨主的命令。”

接着，众人簇拥着新寨主，浩浩荡荡回山寨庆祝去了。

五、奉使临番，孝女暗伤心

自从那日陀满海牙在早朝力谏皇上不能迁都而全家遭害之后，朝廷上再无人言语。兵部尚书王镇见军情一天天紧急，心似热锅上的蚂蚁，想为皇上出谋划策，又恐遭奸臣忌恨而祸及家人。

这一天，王镇心绪不佳，独自到花园中散心。忽然他听到一女子的声音：“父亲，你为什么独自一人在花园里？”他回头见是自己的女儿瑞兰。只见她肌肤如雪，腰肢似柳，细眉淡如远山，眼中充满盈盈秋水，身着绮罗绣裳，头插珠翠玉簪，正款款走来。

王镇见着女儿，心中便有些宽慰，说道：“我想在这里散散步。你不在房中绣花，到这里来干什么呢？”瑞兰温柔地说：“我见父亲这几日都不开心，想来

陪陪父亲。能告诉女儿你忧愁的原因吗？”王镇说：“你才十八岁，不会懂得世间复杂的事情。我告诉你，你也没有什么办法。”瑞兰说：“你不告诉我也行，但我要你高兴起来。”王镇点点头。

二人说着，便在园中观赏起来。不久，一个仆人走来说：“启禀老爷，朝中使臣来了，请去门口恭听圣旨。”王镇听言，立即跟着仆人快步走了。

王镇来到门口跪下，使臣拿起圣旨高声读道：

朕遇国家危险，边疆多难。百姓人心惶惶，民不聊生，敌情难测，无法估量。兵部尚书王镇，你是本朝良将，清明时代的名臣，可前往边境城镇，收集刺探敌人的详细军情，然后自行见机行事。军情紧急，不要停留。钦此。

王镇说道：“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然后接过圣旨，站起身来。

使臣说：“老大人，这是朝廷大事，关系着国家社稷的安危。军情紧急，还望老大人速速动身，早日得到你的回音。”

王镇握着圣旨说：“常言道：‘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’我既然享受皇家的俸禄，就一定要为皇上分忧。请放心！我立即命人备马整鞍，打点行装，准备停当之后就在今日启程，决不耽误军情。”使臣点头，告辞而去。

王镇指挥仆人很快准备完毕，就对家院说道：“你到后堂去把老夫人和小姐请出来，我安排好家事，就要启程。”家院应声而去。

不久，瑞兰搀着老夫人一起走来，施礼相见。老夫人问道：“老爷，听家院说，朝廷传下圣旨，命老爷去边城，是真的吗？”王镇回答说：“是真的。圣旨命我即刻离开京城，到边境去收集刺探敌军的虚实动静。”

瑞兰在旁问道：“父亲，朝中有那么多文武大臣，为什么偏要年老的你去呢？”王镇说：“当臣子的只能奉行君命，岂能顾及个人？这正是‘家贫显孝子，国难见忠臣’。”

瑞兰又说：“父亲一定要去，那就晚几日再走，也不要紧呀。”王镇爱抚地说：“孩子，你哪里知道如今军情的紧急？我如果迟去几日，就会延误军情，也算是违抗了朝廷。我现在把家中的事情交给你们母女二人，马上就要起程。”接着，就仔细地交待起来，老夫人和瑞兰不住地点着头。

老夫人听完安排后说：“老爷吩咐的话，我们都铭记在心，请老爷不必挂念家中的事。只是老爷此去责任重大，还要翻山越岭，穿越沙漠，路远天寒，实在非常劳累。你准备带谁去侍候你，照顾你的饮食起居？”

王镇想了想说：“我打算带六儿去，他对北边的情况很熟，又能照料我的生活，是最好的人选了。”

夫人点头，对仆人说：“去把六儿叫来，我有话要跟他说。”仆人应声而去。

不久，六儿走来施礼说：“老爷、夫人、小姐，六儿给你们叩头，谨听吩咐。”

夫人说：“六儿，老爷奉圣旨要到北边去，你就跟随老爷去，好好侍候老爷吧。老爷今日就要起程，你立即去收拾行李，准备上路。”六儿闻言，便告辞而去。

夫人又对家院说：“老爷就要启程，你去安排一桌酒菜，我与小姐要为老爷送行。”家院说道：“我立刻去办。”

不久，酒菜已经准备齐全。瑞兰脸上略显愁容，沉默不语。夫人亲自为王镇斟满一杯酒，说道：“老爷，你如今已年老力衰，长途跋涉时不要快马加鞭，更要少冒雨顶风，搜集探听清楚那边的虚实动静，就早些回还，免得我们母女在家中忧愁担心。这一杯酒，祝你一路顺风，早日回还！”说着，将酒杯递给王镇。王镇接过便一饮而尽。

瑞兰亦为父亲斟满一杯酒，哽咽地说：“父亲此去，不知何时才能回还？今日之后我们隔绝在两地，想看父亲的容颜实在太难。我祝父亲一路平安！”她双手将酒杯捧给父亲，便转身悄悄地抹去眼泪。

王镇饮完酒说：“女儿，你别忧虑，要放宽心。你堂上有老母，还需要小心照顾。”瑞兰用劲地点着头。

吃完酒菜后，王镇就命人将马匹和行装拿来。夫人和瑞兰亲自为王镇穿戴整齐，又把他送出府门外。王镇说：“你们就此留步吧。不要忧愁，只专心等我的好消息就行了。”说完，翻身上马，扬鞭远去。

六、番兵压城，母女急逃难

隆冬时节，天气异常寒冷，屋檐和树梢上都结了冰。番兵步步逼进京城，人们都蜷缩在家中，大街上空空荡荡、冷冷清清，更使人感到阵阵寒意。

瑞兰坐在闺房中，手里拿着针线，却无心刺绣。她两眼望着香炉中袅袅的香烟，想着在途中跋涉的父亲，忧愁郁闷积在心间，难以排遣。

突然，一个侍女慌慌张张地跑进门说：“小姐，不好了！番兵就要打进京城了，老夫人叫你快去呢。”瑞兰大吃一惊，丢下手中针线，便急急去见母亲。

瑞兰穿过回廊，就听见街上少有的嘈杂，便加快脚步走到母亲的房里，问道：“母亲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外面吵吵嚷嚷得那么厉害？”

老夫人焦急地说：“大事不好了！刚才有人来通知说，番兵已经气势汹汹地攻过来了，他们夺取险要关口，攻打城市，势不可挡，锋不可敌，如今马上就

要打进京城。皇上已经开始迁都去汴梁，贴出告示，要百姓也随銮驾迁移，今晚就必须全部离开，不许有一个人在京城里滞留。”

瑞兰听言，惊得手足无措，说道：“母亲，这该怎么办？父亲远在北边，不能回来，我们母子从未出过家门，往哪里逃呢？不如就在这里不走了。”

这时，家院走进来说：“夫人，小姐，千万不能这么做。蝼蚁尚且贪生，为人岂能不爱惜自己的生命？那番兵来了，到处都是刀枪，杀人放火，你们怎能幸免于难呢？以后老爷回来，我们又怎么向老爷交待呢？劝夫人、小姐还是早些收拾金银珍宝和衣物，赶紧离开京城。现在大街上满是逃难的百姓，乱烘烘就象奔跑的野獐；大路上早已挤满随迁的官员，慌慌张张如逃命的野鹿。夫人、小姐，快命仆人收拾整理东西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”

夫人听了这番话，镇静下来，说道：“你说得对！赶紧派人收拾东西，金银珠宝少带，多带些随身穿的衣服，王家的田地家业也没办法保护了。此次出逃，生死安危也就只有听天由命了。”家院应声而去。

不久，逃难的东西都已准备好。老夫人遣散了一些仆人和丫环，只留了家院和几个贴身的仆人和丫环同行。夫人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家中的一切，两眼含着泪水，恋恋不舍地走出府门，与瑞兰等人离去。

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，寒风刺骨。泥泞的路上挤满了逃难的人。人们顶风冒雨，扶老携幼往前行，不时听见被挤散的人焦急地寻打亲人的呼唤声和老人孩子的哭声。

瑞兰和母亲坐在车子上，夹在逃难的人群中缓缓地行进着。到了黄昏时分，马儿在泥泞的路上挤得太累，绊倒在一块大石头上就再也没有起来，更没有办法继续前行了。

瑞兰和夫人无奈，只得下车，左右看时，全是急着逃难的陌生人，跟随她们的人全都走散了。夫人对瑞兰说：“孩子，如今君臣分散，我们母子也面临危难，仆人和车马都没有了，只剩下我们两人。你要紧紧跟随着我，脚小也没办法，一定要相互紧跟，千万不要走失了。”瑞兰说：“母亲放心，孩儿一定紧跟。”说完二人便步行起来。

夫人与瑞兰相互搀扶着，随着逃难的人群往前行。才走了不久，二人的绣花鞋早已被泥水浸染，分不清帮和底。有时一脚陷在泥里，要用手才能将鞋提起，她们就这样深一脚、浅一脚地走着。

夫人一边走一边想：“唉！往日住的是高大华丽的房屋，戴的是珠翠玉簪，穿的是绮罗绣裳，出入有车马相随，哪里受过今天这样地覆天翻的痛苦？真叫人欲哭无泪！不知这样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！”

正想着，她被石头一绊，接着一滑，便带着瑞兰一起跌倒在冰冷的地上。瑞兰哭着说：“母亲，孩儿真的走不动了。”夫人替她擦着眼泪，可自己的泪水也涌出眼眶，说道：“我知道。孩子，你从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；我也年老力弱，不想抬脚，可不能不走呀，否则，落到番兵手里就更糟了。”

瑞兰擦干眼泪，慢慢从地上爬起来，又小心地将母亲扶起来，问道：“母亲，你伤着没有？”夫人说：“没什么，只是我们二人的衣服都弄脏了。我们还是快走吧。”说着，又互相搀扶着艰难地走向前去。

在逃难的人群中，还有蒋世隆和他的妹妹蒋瑞莲。他们二人都被大雨湿透了衣衫，刺骨的寒风吹来，不禁瑟瑟发抖，可为了逃难，根本顾不上换衣服。

蒋世隆扶着妹妹，怨气满胸地说：“真没想到朝廷的那么多官兵都败给了番兵，使得皇上迁都，我们百姓也只得流落天涯。如今还想什么富贵荣华，只要逃过这场灾难，不再胆战心惊就行了。”

瑞莲喘着气说：“哥哥，我现在心慌意乱，双脚钻心地疼，浑身冻得发抖，脑子里迷迷糊糊。我恐怕再也走不动了，你自己赶紧逃命去吧。”说着，泪水如线一般落下。

蒋世隆安慰着说：“妹妹，你要忍耐些。无论如何，你也要强撑着往前走。只要逃脱番兵的追赶，一切就会好起来的。”

正当这时，逃难的人群突然骚动起来。有人高声说：“快逃啊！番兵追上来啦！番兵打到京城，看见城里的人都逃走了，便紧追上来了。”

人们听到这话，便纷纷往前快跑。霎时间，人撞人，人踩人，哭叫声响成一片，逃难的人群更加混乱。一路上留下各种包裹和行李，满地狼藉。

七、人去城空，老人智退兵

在向南通往京城的大道上，番兵主帅统领着成千上万的士兵，骑着骏马，手拿弓箭大刀，猛冲过来。黑色的旗子迎风招展，似天空中飞翔着万点寒鸦。阵阵喊杀声、急促的马蹄声响彻长空。

不久，番兵们便来到京城下，将整个京城围得水泄不通，却不见城楼上有一个穿戴盔甲的士兵，也不见城里的街道上有一个行人。番军主帅正在纳闷，一个士兵前来报告说：“启禀主帅，据探子回报，大金皇帝已经南迁，文武百官和城中百姓也都跟随着走了，这座城里几乎空无一人。”

主帅气愤地说：“哼！原来留给本帅一座空城。可不管他们逃到哪里，我都

要追上去杀掉他们。除非他们身插翅膀，否则我哪怕追到天涯海角也决不轻饶。”接着命令道：“先锋军，你们立即快马加鞭追赶上去。我们先进城查看一下，随后就来。”先锋军应令而去。

主帅带着剩余的大队人马，浩浩荡荡开进城中。番兵们看着宽敞的街道、豪华的建筑，都暗自啧啧称赞。主帅边看边想：“这里与阴山燕水下的沙漠草原大不相同。在沙漠里可以手挽强弓射大雕，在草原上可以跃马追逐逃鹿，而这里却是锦绣河山，繁华富饶。既然到了这里，就该让将士们去尽情地玩一玩。”他这样想着，便在一所官衙前停下来，命令暂时在此休息。

他下马走进官衙，稳稳地坐在原来主人的位置上，感到非常舒适。这时，两个士兵押着一个平民老人走进来。士兵说：“启禀主帅，我们在不远处的石板桥下抓住了这个老头。”

主帅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没有逃走，却藏在石板桥下？”老人看了他一眼，答道：“我是本地受人尊重的老人。只因年老体弱，经不起路途劳累，便索性留在城里。而你们身处阴山下，对大金皇上称臣纳贡，却为什么起兵来攻打？”

主帅厉声说：“大胆！你居然敢质问本帅，不要命了？”老人坦然地答道：“我既然留在城中，就早已抱定了必死之心。我偏要问，你们为什么要攻我大金的城池，杀我无辜的百姓？你说这是为什么？”

主帅回答道：“这都是因为无法容忍大金皇帝的无礼。我们那里三年一次小贡，五年一次大进贡，十年一次总进贡。至今已十五年，却不见你们一丝儿回报。俺主大怒，便派兵来夺取州城，也算是报复。”

老人说：“你们真是误会了大金皇帝。大金皇帝在前月就已派兵部尚书，带着大批宝物，从水路送到贵国去了。这怎么是无礼呢？”

主帅有些惊讶，许久才说：“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大概在说谎吧？”老人坚定地答道：“我怎么敢说谎呢？这一切都是事实，绝无半点虚假之处。”主帅想了想说：“那也许是我们从陆路出征，没有遇上吧。你先下去。”

老人走后，主帅在房中沉思片刻，命人将把都儿们喊来，说道：“我主只因大金天子无礼，三年一次小进贡，五年一次大进贡，十年一次总进贡，至今十五年，却没有得到一丝儿回报，才兴兵讨伐他们。如今我们打到京城，占了城池，抢了不少财宝和美女，但也有些伤亡；而大金皇帝也派人将宝物送到我国，因此我决定暂且收兵，将先锋军调回，以后再见机行事。你们将此命令迅速传下去。”把都儿们听令，迅速离去。

逃难的人们在泥泞而溜滑的山路田地上奔走。风雨交加，道路坎坷，又担

心被番兵追上，许多人支撑不住，从山顶滚下山坡，从田间路上滑倒在田里。

就在天色将黑时，后面渐渐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接着风尘滚滚，吼声一片。人群中有人喊道：“快跑呀！番兵追杀来了！”可是人的双脚哪里跑得过马的四蹄？转眼之间，番兵就很快围追过来。慌乱的人们惊得魂飞魄散，四处乱逃。

瑞兰搀着母亲在逃难的人群中走着。可突然前面出现一群番兵，人们如潮水般向后退，将瑞兰和母亲冲散，不能自主地往后退。瑞兰高声叫着母亲，可早已不见了踪影。番兵仍然逼过来，瑞兰只好随人逃进树林。

蒋世隆牵着妹妹的手，拚命地往前跑。可突然从旁边杀出一群番兵，众人迅速朝另一边挤去，将蒋世隆和他妹妹挤散。他拚命想朝妹妹的那个方向挤去，可哪能如愿？他被强大的人流挤向另一方。他喊着叫着，可瑞莲已消失在他的视野里。没有办法，他也只好随着人群跑向树林。

番兵们看着逃难的人们被他们追赶得四处乱跑，骑在马上哈哈大笑。先锋军的将军高喊道：“士兵们，快追呀！这可比在草原上追逐野鹿有趣多了。”

正在这时，一个士兵飞马跑来说：“启禀将军，主帅有令，说大金皇帝已向我国送去宝物，命你火速将先锋军撤回中都，听候吩咐。”将军说：“知道了，我立刻收兵。只可惜将这么多人白白地放跑了。”说完，立即命人集合军队，趾高气扬地往中都走去。

逃难的人们惊魂未定，更不明白番兵为什么会撤走。当人们确信番兵已经走远，不会在短时间内再追赶过来时，便开始寻找亲人，或扶老携幼，重新走上逃难的路。

八、旷野奇逢，莲兰两交错

蒋世隆见番兵远去，便走出树林，在山间地里寻找自己的妹妹，嘴里不住地喊着瑞莲的名字，可周围见到的都是逃难的陌生人。

他东挤西钻，累得满头大汗，嗓子也喊得有些嘶哑。他焦急地想：“没料着贼兵冲来，慌乱中我们兄妹竟然失散。我寻找妹妹可到处找不着，我该怎么办？无论如何，我也要找到我的妹妹。”想到这里，他又高喊道：“瑞莲！瑞莲！”

只听朦胧的夜色中有一女子的声音答道：“我在这里！”蒋世隆喜出望外，自语说：“天神保佑，天神保佑！总算找到了。”便朝声音的方向走去，并且喊着：“瑞莲！瑞莲！”

蒋世隆走近一看，是一位女子，但并不是他的妹妹，惊讶地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不是我的妹妹，却为什么要答应？”

那女子也吃了一惊说：“哎呀！你不是我的母亲，却怎么要叫我的名字？你又是谁人？”

蒋世隆回答道：“我没有叫你的名字，是叫我妹妹瑞莲。不知姑娘为什么在这里？”女子回答说：“我因兵火紧急，逃离了故乡。本来与母亲一起往南逃，谁知半路却失散了。”焦急忧伤之情溢于言表。

蒋世隆陡生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感受，说道：“我也是因为贼兵喊杀过来，急急忙忙带着妹妹南逃，谁知被人群冲散。料想贼兵远去，才重新回到这里寻找。可妹妹没找到，却偶然遇到了你。姑娘不见了母亲，小生我不见了妹妹。真是一切都弄错，这样的烦恼我们两人心中都知道。”说着，长叹一声。

那女子孤苦无助地说：“我的名叫王瑞兰，从未出过远门，更不识道路。如今我孤苦一人，遇到兵慌马乱，天色已黑，真不知如何是好。还望先生怜我孤苦，救我于危险之中，带我离开这里，以免除灾难，我会牢记你的恩和义。现在我便向你拜上一拜。”说着便拜起来。

蒋世隆赶紧扶起，说道：“姑娘不必这样！不是我不帮你，实在是因为我必须赶上逃难的人群，去寻找我的妹妹。况且我自己连亲妹妹都照顾不了，又怎么能照顾好你呢？请姑娘多多原谅！”说完就转身要走。

瑞兰大声问道：“先生，你读过书没有？”蒋世隆听后很纳闷，答道：“当然读过。我在家时什么书都读过！”瑞兰接着说：“书上说道：‘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’你既然读过诗书，怎么没有恻隐之心，去解救别人的急难呢？”

蒋世隆急着说：“你只知道有恻隐之心，可哪里知道还有躲避嫌疑的礼仪？我是一个孤身男子，你是一个独身女子。我们两个人如果在一起行路，会让别人猜疑。”

瑞兰固执地说：“现在正是兵慌马乱的时候，有谁会猜疑，有谁来问你。”蒋世隆道：“这不是不可能。如果有人真的问起，我该怎么回答呢？如果照实说，自然会引来猜疑和麻烦。”

瑞兰想了想说：“这个回答并不难。如果路上有人问，我们就说是兄妹。”蒋世隆看了看，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兄妹相称本来很好，只是你我相貌差得太远，语音又大不相同，别人又怎么能相信呢？”

瑞兰被问住了，一时无言，蒋世隆说：“姑娘保重，小生就先走了。”转身便走。

瑞兰急中生智，说道：“还有一个办法！”蒋世隆停住脚步，问道：“有什么

办法？请快点说吧。”瑞兰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如果有人问，就说……”蒋世隆急着问：“就说什么呀？”瑞兰脸颊一红，说道：“我有些羞于启齿，说不出来。”

蒋世隆无奈，只得劝道：“姑娘，这里没有别人，你有什么话就说出来，有什么关系呢？”瑞兰鼓足了勇气说：“如果有人问时，我们就暂时……”后面的话又咽回去了。蒋世隆催促地问：“暂时什么呀？怎么又不说了？”瑞兰被逼急了，轻声说：“暂时说是夫妻。”

蒋世隆听后才一愣，以为不妥，但转念一想：“如今兵慌马乱，人人仓惶逃生。这样一个弱女子没有父母兄弟的保护，子身一人，如果没有人帮助，说不定会身陷泥潭，或者落入番兵之手。她作为一个女子，能出此下策，请求我的帮助，我还能置之不理吗？”想到这里，便说道：“姑娘这个办法勉强可行。我们就一同赶路，然后再多方打听情况，寻找各自的亲人。”

瑞兰知他同意了，高兴地说：“谢谢先生！今天能得到先生的帮助，一同赶路，使我免遭危难，我真是感激不尽！”

蒋世隆说道：“不必这样！在这多难的年代，我们都该互相帮助。只是前面的路还遥远，姑娘还要忍耐些。”瑞兰点点头，与他一起上路了。

蒋瑞莲自被冲散以后，就哭喊着，挤在人群里找哥哥，可见到的都是仓惶逃跑的陌生人。她跑来跑去寻找哥哥，直到路上只剩下稀少的几个人。

她呆呆地站在那里，满面泪水地想：“哥哥，你在哪里？你丢下我一个人，教我该怎么办？想往后退却已没有安身之处，想往前走可又不知道该走哪条路。”她哭了许久，才渐渐冷静下来，想道：“我不能再站在这里哭了。也许哥哥以为我走到前面去了，就追赶上去寻找了。我也要往前走。可大路上太危险，随时可能再遇到贼兵，只好走小路。可天色已晚，小路上也难行。”

她正在左右为难，抬头望去，见桥下边有几间茅屋，便暗自说道：“我还是先沿着小路走到茅屋去，以求暂时安身，也可以躲避一下风雨。”她打定主意，便往前行。

刚走了不远，就听后面有人在呼喊她的名字。她非常高兴，以为是哥哥叫她，赶紧答应，并且停住脚转过身来。可她顺着喊声看去，并不是她的哥哥，而是一位老夫人正跌跌撞撞地向她走来，她有些失望。

老夫人走到她前面，一把拉住她说：“我的孩子呀！我总算把你找到了。你看你浑身上下都让雨水湿透了，双脚沾满了泥浆。唉！你自从生下来哪里受过这样的苦呀？不过，现在顾不了那么多，只要我们母子俩不再走散，就是很好的了。”

瑞莲听了这番话，知道是认错了人，便说道：“老夫人，你看错了，我不是

你的女儿。”老夫人听了生气地说：“你不是我的女儿瑞兰，却为什么要答应？让我耽误了这么多时间，还白白地高兴了一场。”

瑞莲解释说：“我的名字叫瑞莲，听起来与你女儿的名字有些相近，所以错了。我也正在寻找我的哥哥，还以为他在叫我。”老夫人不再言语，抬脚就要走，可路上又烂又滑，险些跌下去。

瑞莲见状，急忙上前扶住，说道：“老夫人，你是上了年纪的人，怎么能走得了这山路？不如让瑞莲扶着你老人家慢慢走吧。”老夫人高兴地说：“那当然很好。看姑娘的言谈举止，就是我的女儿也比不上你。只是姑娘你跟着我这个老太婆，心里愿意吗？”瑞莲说：“小女子找不到哥哥，也正盼着老人家带着我一同前行呢。”

老夫人见此女子不仅怜恤老人，而且言行乖巧、惹人喜爱，便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把你当做女儿看待，不知你是否愿意？”

瑞莲说道：“老夫人能带小女子一同前行，我已经感激不尽。我能跟着老夫人，便情愿做个小丫头就行了，怎敢指望做老夫人的女儿？小女子实在不敢当。”

老夫人越发喜爱她了，说道：“姑娘别再推辞，就做我的女儿吧。如果能熬到战争平息，我就和你一同去南京，结束这种逃难的痛苦生活。天色已经很黑了，我们就到前边的茅屋里暂时休息吧。”瑞莲点头答应，搀扶着老夫人朝茅屋走去。

九、山中遭阻，前途卜不定

在寒冷的日子里，万物一片凋零。枯树在寒风中阵阵颤抖，树梢上仅存的几片黄叶也随风飘落下来。大雁经受不住寒冷，排成行朝南飞，空中只留下声声哀鸣。

这一天，黎明刚到，蒋世隆就从一间残破的茅屋中钻出来。他望着眼前的景色，心中叹息道：“唉！往日里在书斋饮酒读书，过得多么悠闲自在，哪里想到如今在寒风冷雨中背井离乡、流离失所？在这里已望不到家乡，眼见的只是凄凉无限的景象，怎不叫人满怀愁思，满心悲伤？”

他正想着，瑞兰也走了出来，说道：“先生又在伤感吗？天色已明，我们还是早些赶路吧。”蒋世隆点点头，草草地收拾了仅剩的几件单衣服，就一同起身了。

他们往前走着，渐渐地望见远处有一座高大的山岭。蒋世隆指着山岭说：

“你看，前面有个大山，翻过山去就不容易被贼兵追杀了。我们快走吧。”瑞兰望着那山，暗自皱了皱眉头，便跟着走。

山路狭小又曲折，瑞兰穿着绣花鞋艰难地走着，渐渐有些不支，心中暗想，“过去我出门有轿夫抬轿，在家有丫鬟侍候，歌舞饮宴，多么快乐！可如今父亲远在天涯，母亲又不知在何处，我却遭受这般苦楚，不知熬到何时才是尽头？”她想着想着，悲从中来，双眼涌出晶莹的泪水。

蒋世隆转身见她泪流满面，就走过来扶着她说：“不要伤心！只要翻过这个山，我们就不用拚命逃难了，一切都会渐渐地好起来的。”说着便搀扶着瑞兰在山路上行。

突然，四周传来急促而响亮的锣声，接着窜出无数个大汉，将他们团团围住，大汉个个露着狰狞的面目，凶狠地盯着他们。为首的大汉高声吼道：“你们两个是什么人？居然敢从这里走过！快快留下买路钱，否则就别怪我们弟兄不客气！”

蒋世隆和王瑞兰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惊呆了。瑞兰吓得瑟瑟发抖，使劲地躲在蒋世隆的身后。蒋世隆则强做镇静地说：“我是穷秀才，她是我的妻子。我们为避战乱才逃难经过这里。希望壮士们怜悯，放我们一条生路吧。”

为首的大汉说：“别说没有用的闲话！没有买路钱，就留下金银珠宝。稍微迟延的话，便教你丧命在眼前。听见没有？”

蒋世隆拱手相求说：“各位壮士，我们与以往的旅客不能比。你们看，我们二人日夜在赶路，衣裳和鞋帽都是破破烂烂的，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，既没有钱，更没有金银珠宝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不敢推诿，早就拿出来孝敬各位壮士了。可我们实在没有，求你们开恩，放我们走吧。”

那大汉吼道：“没那么容易！先给我捆起来，押到山寨去听从处置。”众喽罗闻言，便一窝蜂扑过来，将蒋世隆和王瑞兰五花大绑，一起押上山，完全不理睬他们二人的挣扎与喊叫。

十、虎头遇旧，兄弟险相逢

在虎头山的密林深处，隐藏着一个山寨。自从陀满兴福来到这里，被众喽罗推举为寨主，他便指挥喽罗抢得了大量财物。众喽罗高兴得整夜狂饮大醉，可他却并不十分开心。

这一天，他披着锦绣战袍，头戴红纱巾，坐在房中处理寨中事务，检查所

获战利品。一切办完之后，他便独自沉思起来，心中想：“真没料到我陀满兴福会有今天的局面。俗话说：‘穷猿奔林，无暇择木。’我被聂贾列追得无路可走，只得依附这些亡命之徒，聚集在山林中，依靠山岗为栅寨，依靠山涧作城濠。风大放火，无非是为抢劫百姓，夜黑杀人，可残害的大多是百姓的性命。官家的兵将听说则心惊丧胆，旅客商人遇见则魂飞魄散。我已下定决心，除非朝廷出黄榜来招安，否则什么官兵都休想收伏我们。”

他正想着，突然山寨里响起了敲锣声。他知道这又是喽罗们抓人劫财回来了，便起身走到门外。

喽罗们抓着一男一女走来，有人跑上前禀报说：“启禀寨主，我们遵照你的命令在山下巡逻时抓住了这两个人。他们不交买路钱，所以被押到寨子里来了。”说着，众人把蒋世隆二人推到前面跪下。

陀满兴福看了他们一眼，说道：“你们俩人真是不知死活！这山中路径荒僻，很少有人从这里往来经过。你们居然胆大包天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那可就不要怪我不客气！”说着，鼻子里哼了一声。

蒋世隆跪在地上说：“我们不是有意要闯到这里的。只因贼兵来侵扰，皇上和百官纷纷迁到汴梁，百姓身遭战乱，也仓惶逃难。我们夫妻逃出家乡，可途中迷失了道路，才冒然来到这山路上。”

陀满兴福说：“要走这条路也好办，只要你留下买路钱，尽管往前走。不然的话，你们的性命就难保。自己考虑吧！你们是要钱，还是要命？”

蒋世隆哭丧着脸说：“将军，我们真的没有钱。我们在兵慌马乱中走了好几天，吃尽了苦头，身上连半文钱都没有，我们哪里还有钱来买路呢？”

旁边的一个喽罗说：“这小子真不懂礼仪！常言道：‘打渔射猎怎能空手回？’”陀满兴福不耐烦地说：“不必再说那么多！你们立即把这二人拉出去砍了头。”众人听言，纷纷涌上前横拖竖拽起来。

蒋世隆挣扎着说：“将军，可怜可怜我们，请饶了我们性命吧！”说着，不顾一切地磕起头来。陀满兴福冷漠地说：“我不能饶你们。军令如山，怎么能更改？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你白白地在那里磕头，可一文钱也不肯出，我怎么能饶你？”

众喽罗见寨主坚决，更用力往外拖。蒋世隆彻底失望了，喊叫道：“天哪！没想到我蒋世隆今天会冤死在这里。天和地，我求你们可怜可怜，让好心的人给我们烧几张纸钱吧！”王瑞兰已吓得手脚无力，任人摆弄，只在嘴里喃喃地喊着“救命”。

陀满兴福听见喊叫，心里一愣，暗道：“啊呀，好象那男子在说什么蒋世隆，

这是怎么回事！”便急忙说：“慢着！你们先把人放开，我要仔细问他一番。”

众喽罗松开手，仍然让蒋世隆跪在地上。陀满兴福说：“我现在问你话，你要老实回答！你家在哪里？你是务农、做工、经商，还是读诗书？你为什么来到这里？”

蒋世隆答道：“我家在中都路，离城三里。我一直读诗书，在州学的考试里多次得第一。本来在家中闲住，只因战乱才抛弃家业流落到此，可不曾想到才逃脱了天罗，却又落入地网，再也无法逃生。”

陀满兴福听了他的话，十分惊奇，又说道：“你把头抬起来，让我看看。”蒋世隆仰起头，陀满兴福仔细地看了许久，突然大步走下台阶，将蒋世隆扶起，并迅速解开绳索，激动地说：“哥哥，快起来！刚才都是兄弟我忘恩负义，使得大小喽罗冒犯了哥哥的尊颜，请哥哥千万别见怪！”接着便跪下去，口里不住地念叨“请哥哥恕罪！”

蒋世隆感到莫名其妙，急着说：“将军，别这样！恐怕你是弄错了吧？我怎么敢当你的哥哥，受此大礼呢？快快请起。”

陀满兴福问道：“哥哥，你真的不认识兄弟了？”蒋世隆想了又想，可实在不知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兄弟，便摇摇头说：“对不起！我一时想不起来了。”

陀满兴福提醒说：“哥哥，请想一想，几个月以前，我为了躲避朝廷的搜捕，逃到你家花园里。如果不是恩人你解危难，我差一点就被押上法场砍头了。”

蒋世隆听到这里，惊喜地说：“哎呀！原来你是兴福兄弟。古语道：‘相逢狭路难回避。’真是一点也不错。”

陀满兴福也高兴地说：“真没想到在这里会遇见哥哥。只是刚才喽罗们不认识哥哥，得罪了哥哥，还请恕罪。”接着，转头对喽罗们说：“你们还不快过来给哥哥磕头谢罪！”蒋世隆急忙阻止，可喽罗们仍然遵照寨主的命令，一一磕头谢罪。

陀满兴福又问道：“与哥哥同行的这位女子是谁？”蒋世隆顺口说：“她是我的妻子。”陀满兴福便施礼道：“嫂嫂，请受兄弟一拜，还望嫂嫂原谅兄弟的冒犯。”

王瑞兰也被这短时间的变化弄糊涂了，可她并不想深究，只要能逃出刚才的险境就很高兴了。这时听到陀满兴福的话，便说道：“我还要感谢贤弟的情义。你们兄弟能再次相聚，我也非常高兴。”

陀满兴福也高兴地说道：“哥哥、嫂嫂，我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！众喽罗，赶快准备酒菜摆好筵席，我要给哥哥、嫂嫂压惊洗尘，快点！”众喽罗应声而去。

不久，一桌丰盛的筵席摆在陀满兴福和蒋世隆他们面前。蒋世隆眼见着这

些美味佳肴，不禁暗自吞了吞唾沫。

陀满兴福拿起酒杯，斟满酒，高高地举着说：“哥哥，我敬你这杯酒，感激你对我的救命之恩。”蒋世隆连声说“不敢”，然后接过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陀满兴福又拿起一杯酒说：“嫂嫂，我敬你一杯酒，感谢你原谅了兄弟的无礼，请不要推辞。”王瑞兰为难地说：“谢谢贤弟，可我从来不会饮酒，希望你原谅。”陀满兴福执意地说：“嫂嫂，无论如何，你也要少饮半杯。”瑞兰无奈，只得勉强饮下一小口。

陀满兴福见二人都饮了酒，自己也倒了一大杯，说道：“兄弟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高兴畅快，也要喝个痛快。”端起酒杯便一饮而尽。接着，他邀请蒋世隆他们尽情享用酒菜，自己则索性抱着酒坛大喝起来。

王瑞兰见陀满兴福如此狂饮，而蒋世隆如此斯文，心中很是纳闷，低声问道：“先生，你与他言谈举止相距甚远。你说你从小就读书做文章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兄弟？他是你叔伯远房姑舅的兄弟，还是你姨表兄弟？可他怎么会是一个贼呢？”

蒋世隆赶紧使眼色制止她，悄声说道：“你别乱说话！他不是我的叔伯兄弟，也不是我的姨表兄弟，只认定是我的兄弟便可，千万不要说其他的。”

可一个小喽罗站在他们背后，已经听到他们的谈话，生气地大声说：“启禀主帅，主帅好意请这位妇人饮酒，可这妇人反而骂主帅。”陀满兴福有些恼怒地说：“哥哥，兄弟好意请你们，可嫂嫂为何骂兄弟？”

蒋世隆急忙圆场说：“哪里的话？贤弟，这回是你的小校听错了。娘子是说我从小读书做文章，怎么会有这样英勇豪爽的好兄弟？”陀满兴福听后怒气即消。

筵席结束后，陀满兴福热情地说：“哥嫂，既然京城兵慌马乱，不如就留在小弟这里，等风平浪静后再回去吧。”

蒋世隆正想答应，王瑞兰悄悄地扯了扯他的衣服，他便有所领会，说道：“不必了。岳父、岳母在南京等着，如果不早点赶去，恐怕二老担心。”

陀满兴福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小弟我也不再留你们。众喽罗，去取一百两金子来。”陀满兴福不顾蒋世隆的推辞，硬塞给他，并且说：“哥哥既然不肯住下，就带上这点金子作为路上的盘缠。请一定收下！”

蒋世隆拿着金子，有些激动地说：“多谢贤弟！我们就在这里告辞了。后会有期！”说完，便带着王瑞兰，沿着山路走了。

陀满兴福送他们出了山寨，一直等他们消失在山路的尽头，才若有所失地回到山寨中。

十一、招商作伐，途中成佳偶

时过半月，战乱渐渐平息，百姓也逐渐安定，盗贼减少了许多。路上的行人步履已较为从容。精于计算的商人又回到自己的店中，开张营业了。

在广阳镇有一个招商店，它前临官道，后靠清溪，四周杨柳绿阴蔽日，一架蔷薇清影零乱，墙壁上画着刘伶赤身醉卧的画像，小窗前更有李白醉眠的图画，显得趣味非凡。这个店更以酒好闻名，在战乱以前，不论南北二京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广、襄阳、山东、山西、云南、贵州、广东、广西的客商，都要到这里来买好酒喝。

这一天，掌柜将伙计叫来，说道：“如今战火已经平息，民安盗隐，我们要赶紧开张营业，招待四方旅客和商人了。还是照老规矩，你在外面卖货，我在里面收钱记帐。”伙计说：“我听你的。现在就打开店门，开始营业。”

掌柜见伙计已准备妥当，便打开酒坛，细细地品了一口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真是好酒！我得找几个朋友一同来品尝。”说完，便盖好酒坛，出门去了。

蒋世隆和王瑞兰疲惫地走着。尽管战乱已平息，可家园已毁，失散的亲人还没找到，他们依然只能往南走。悲伤与愁恨始终紧紧地缠绕着他们，由此也就更加觉得脚步沉重、路途遥远了。

他们来到广阳镇招商店前，蒋世隆说：“娘子，你看这招商店环境较好，布置有趣，酒香四溢，不如就在这里喝上几杯酒，解一解旅途劳累再走，你以为如何？”瑞兰答道：“一切由你安排。”

蒋世隆听罢，便带着瑞兰走进店里，大声喊道：“酒保，快拿些酒来。”酒保急忙跑过来，问道：“先生，你想买什么样的酒？”蒋世隆答道：“当然要买好酒。把你们店里最好的酒给我们拿两杯来。”酒保点点头，又问：“那要什么样的饭菜？”蒋世隆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当然要最好的饭菜。只管把好酒好菜送来，我们吃完后一块儿算帐。”

酒保点点头，又悄悄打量他一番，暗想：“这两人脚上带着黄泥，一副疲劳不堪的模样，一定是远路来的。我得多卖一些给他，卖这一次当两次。”想到这里，便朝着里面高声叫道：“这位先生要两杯好酒！再加些抛尸露，少加些父娘皮！”

蒋世隆听见，急忙问道：“酒保，你刚才说‘多加抛尸露，少加父娘皮’。这‘抛尸露’、‘父娘皮’是什么？”酒保含糊地说：“这，这‘抛尸露’是肉，‘父

娘皮’是骨头。”蒋世隆说：“不对！‘抛尸露’是骨头，‘父娘皮’才是肉。你怎么哄得了我？”

酒保见自己的话被拆穿，只好说道：“看样子先生是跑江湖的，我哪里敢哄你！就依你的。”他又向里面高声喊道：“少放些抛尸露，再多放些画眉青！”

蒋世隆又问道：“酒保，‘画眉青’是什么？”酒保支吾道：“这‘画眉青’是肉。”蒋世隆说：“你又在哄我。‘画眉青’不是肉，而是菜！”酒保彻底无望了，无奈地说：“好吧，我绝不哄你了。”然后高声喊道：“这里要一个肉，一只鸡，一只烧鹅，每人一碗匾食。快些送来。”

不久，酒菜便端到桌上。蒋世隆仔细看了看，又闻了闻酒，说道：“这是新酿的酒，似乎还没有窖过。如今也顾不了那么多。酒保，替我斟一斟酒。”酒保斟满了酒，蒋世隆举杯说：“娘子，这乡村酿的新酒既可除乏，又可解忧，请喝吧！”

瑞兰摇摇头，转过脸说：“我生来不会饮酒，还是不饮的好。”蒋世隆执意说：“娘子，不要推辞，只要略微沾沾唇也好。”瑞兰推辞不过，只好饮了一小口，顿时两颊绯红。

瑞兰饮了酒便说：“酒保，把酒拿过来，让我也回敬那位先生一杯。”酒保将酒拿去，又悄声问蒋世隆：“先生，刚才娘子说：‘把酒拿过来，让我也回敬那位先生一杯。’这‘那位’是什么意思呀？难道你们不是夫妻？”蒋世隆灵机一动，解释说：“这是我们家乡的土话。‘那’就是好的意思。”酒保将信将疑地点点头。

瑞兰举起酒杯说：“多谢你一路上的照顾，我敬你一杯。”蒋世隆说：“不必客气。这杯酒我是一定要喝的。”说完，便一饮而尽。王瑞兰便不再言语，专心吃饭菜。

蒋世隆悄悄地对酒保说：“酒保，我与娘子在路上走时，有几句话冒犯了娘子，所以她不愿意喝酒。如果你能劝她喝一杯酒，我就拿一钱银子谢你。”酒保问道：“那我劝娘子喝十杯呢？”蒋世隆说：“我就给你一两银子，你看如何？”酒保点头同意。

酒保走到瑞兰旁边，举起酒杯说：“娘子初次到我们小店，给小店增辉不少。我敬娘子一杯！”瑞兰摇头说：“不行。我不会喝酒。”酒保说：“娘子如果不答应，小人就给你跪下了。”说着便要跪。瑞兰急忙说：“快快请起！我喝下就是了。”接过酒杯，喝了下去。

酒保又斟满一杯，举着说：“娘子，出门人不能喝单杯酒，要喝双杯才好。”瑞兰拭着嘴角说：“我不能再喝了。”酒保又故伎重演，说道：“没办法，那小人

只得给你跪下了。”瑞兰无奈地说：“别这样。你起来吧！我再喝一杯，可这是最后一杯了。不论你怎么做，我都不会再喝了。”说完，又勉强地喝了一杯。

蒋世隆见瑞兰饮下几杯酒后面容越发娇美，心中非常高兴，也拿起酒壶，自斟自饮了许多杯，直喝得眼前有些朦胧。

等到他们酒足饭饱之时，天色已晚，可蒋世隆仍然没有启程的意思，王瑞兰推推他，提醒说：“先生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走了。”

蒋世隆喝完最后一杯酒，说道：“这里的酒的确好！不过，我们是该走了。酒保，快来开钱吧。”酒保应声过来结了帐，顺口问道：“天色不早了，你们还要赶到哪里去呀？”蒋世隆说：“我们想赶到旅馆住宿。请问，这里到旅馆还有多远的路？”酒保说：“还有三十里路，远得很呢。不如就住在这招商店里。我们这店是前面卖酒，后面住客。”

蒋世隆转头对瑞兰说：“娘子，酒保说到旅馆还有三十里路。时间已晚，恐怕不容易走到了，就在这里住下吧？”瑞兰点头说：“也好。就住这里吧。”二人又坐到座位上。

蒋世隆对酒保说：“我们不走了。给我打扫一间房，铺好一张床。”酒保立即说：“好的。你们稍候，我这就去办。”正抬脚要走，瑞兰喊道：“酒保过来，我有话要说。”

酒保走到瑞兰旁边，瑞兰问道：“刚才那位先生是怎样吩咐你的？”酒保答道：“他叫我打扫一间房，铺好一张床。”瑞兰坚决地说：“不行。不要听他的，只听我的。给我打扫两间房，铺上两张床。知道吗？”酒保点点头，转身便要离去，忽然又听蒋世隆喊道：“酒保，你过来，我还有话要说。”酒保有些迟疑，但仍然走到蒋世隆的身边。

蒋世隆悄声问道：“刚才娘子对你说了些什么？”酒保回答说：“娘子叫我打扫两间房，铺好两张床。”蒋世隆生气地说：“酒菜钱是我给的，你怎么不听我的话？还是只打扫一间房子，安一张床。”酒保点头说：“是，是。酒菜钱是先生给的，我就听先生的。”转身迈出一小步，只听瑞兰又喊着：“酒保，我还有话要说。”酒保无可奈何地走过去。

瑞兰低声问道：“酒保，刚才先生又说了什么？”酒保说：“他叫我还是打扫一间房，安好一张床。”瑞兰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你这个酒保，只照我说的去办就是了，怎么这样变来变去的？！”酒保被逼急了，也生气地说：“你们两个只管叽哩咕噜，咕噜叽哩，真不像一对出门的夫妻。我到底听谁的？”

蒋世隆问道：“酒保，你为什么生气了？”酒保大声说：“不是我生气。先生叫打扫一间房、安一张床，娘子叫打扫两间房、安两张床，你说，我到底听谁

的？”蒋世隆说：“那就听我的。”酒保坚决地说：“不！现在既不听先生的，也不听娘子的，我要按我的意思办，打扫一间房，安上两张床。这样既听了先生的，又听了娘子的，每人听一半。余下的事我就不管了。”说完便走了。

不久，酒保收拾好房间，走出来请他们二人去休息。

蒋世隆和王瑞兰来到房中，梳洗完毕，便坐在各自的床上。蒋世隆说：“娘子，请睡吧。”瑞兰也说：“先生也请睡吧。”可二人都没动。

蒋世隆轻声叹息起来，说道：“唉！不知为什么，我心里非常忧愁烦闷。”瑞兰说：“你的忧愁根源也许我知道。可受礼法拘束，人非土木，欲说也难道。还请先生自己珍重。”

蒋世隆似乎没有听懂她的话，轻轻念道：“寻踪访迹遇林中。”瑞兰续道：“受苦扶危出祸丛。”蒋世隆接着说：“我和你有缘千里能相会，”瑞兰又续道：“我只是无缘对面不相逢。”

蒋世隆听了问道：“娘子，你为何说这样的话？大概你忘了在树林中说过的话了吧？”瑞兰急忙说：“我怎么会忘了呢？在树林中我说与你作兄妹同行。”蒋世隆说：“你是说了这样的话。可我说我俩相貌不同，语音也不一样，娘子又怎么说的？”瑞兰摇着头说：“我再没有说什么了。”蒋世隆解嘲地说：“真是贵人多忘事。娘子再想想。”瑞兰只好说：“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我说如果有人盘问，就暂时称做夫妻。”

蒋世隆抓着她的话说：“这就对了。别的好暂时，这做夫妻也可以暂时的吗？我也不问娘子别的，这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可曾知道？不说前面的，就单说这个‘信’字。天若失信，则云雾不生；地若失信，则草木不长。做人怎么能失信呢？”瑞兰急忙辩解道：“先生，我从来没有对你失信呀！”

蒋世隆步步紧逼地说：“既然不失信，为什么不照树林中说的话去做呢？”王瑞兰不作正面回答，只是说：“先生，你的恩情我不会忘记。只要你送我到南京，我就多拿些金银酬谢你。”蒋世隆说：“你没听说‘书中自有黄金屋’吗？我要你那么多金银干什么？”瑞兰想了想，又说：“那我就请爹爹给你一个官做如何？”蒋世隆摇头说：“不必了。再说官是朝廷的，不是你们家的，怎么能说给就给？”二人一时没了言语。

过了一会儿，蒋世隆为缓解气氛，问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这一路上还没问娘子，你是什么样人家的女子？”瑞兰叹息道：“先生，你别问了。如果提起我家的事，不要说与你同行同坐，恐怕连站立的地方也没有你的。”

蒋世隆越发好奇地说：“这么说来头不小。我很愿意听。”瑞兰说：“我祖父是王和王，父亲是兵部王镇尚书，母亲是王太国夫人，我则是贞淑守节的千金

小姐。”蒋世隆揶揄地说：“既然是千金小姐，怎么会跟一个穷秀才走呢？”瑞兰反唇相讥道：“不知你的妹妹现在跟谁走着呢？”

蒋世隆心想：“这女子不同一般，不能硬来。若来硬的，就会闹僵，还是来软的。”便放缓语气说：“娘子原来是官宦家女子，我蒋世隆就是低着头看看你的厅堂都是不可能的，如今我却与娘子同行同坐，很不合礼仪，还望娘子高抬贵手，饶了我的不敬之罪。”说着，便双腿跪在地上。

瑞兰见状，也急忙跪下说：“先生不必这样。我虽过去荣华富贵，可眼前孤身一人，穷困不堪，幸亏遇到先生，你解救我、保护我，你的再生之恩我终生难报。应该跪拜的是我。”说着，便拜了几拜。

蒋世隆急忙将瑞兰扶起，说道：“我们也许真的无缘。你到了南京行朝，与父母在一起欢乐无比，可我再想见一见你，就是万万办不到的了。”说话时有些伤感。

瑞兰安慰说：“我不会食言的。那时我会求告父亲，请个媒人来说合成亲，这样也保全了我的名节，难道不好吗？”

蒋世隆生气地说：“哼！到那时你还会要我这个穷书生吗？你们自然要高攀，怎么会招我做女婿？再说名节，如果前些时候在虎头寨里没有我，恐怕你早被贼兵抓了去，又怎么保全你的名节？”他越说越气，声音震得窗户纸哗哗作响。瑞兰畏缩地躲在角落里。

正在这时，有人在门外急促地敲门。蒋世隆定了定情绪，打开房门看，原来是店里的掌柜，便问道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掌柜走进门说：“官人、娘子，你们的话，我们在隔壁都听见了。我想过来看看。”蒋世隆余怒未消地说：“既然这样，也不用瞒你老人家了。不知你有何指教？”

掌柜慢慢地说：“秀才官人，她是官宦家的千金小姐，自然不会去桑间濮上赴男女之约，又怎么会钻穴偷看、越墙相随呢？我说秀才，你是个读书人，难道不知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吗？”蒋世隆被这番话说得红了脸，说道：“惭愧！惭愧！”掌柜又说：“你不要见怪，先到前边楼上暂时坐一坐，老夫有别的话要对小姐说。”蒋世隆应声而退。

掌柜轻声开导说：“小姐在上，老夫有一句话想说给你听。古人言：‘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。嫂溺援之以手，权也。’所谓权，是指遇到特殊情况，虽然违背了经却又符合道理。就说小姐本来住在深闺，穿衣服不能让人看见衣里，说话不能让外人听见，这是常理。可如今却在道路上奔走，风餐露宿，这是因为事情发生了变化。况且在国破家亡、流离异乡的情况下，与母亲失散，跟着陌

生男子走了几百里路，虽然小姐冰清玉洁，一尘不染，也只能向天表白，世人谁能相信、有谁能辨别是非？这正所谓昆冈失火，玉石俱焚，也是无可奈何的。”

掌柜说到这里，顿了顿又说：“现在如果小姐仍然坚决不答应，料想那秀才也不敢强逼，你们二人走出门就各不相顾。可是如果你再遇到坏人、无赖，强逼成亲，不仅玷污了小姐的金玉之身，而且还得不到理想的丈夫，岂不可惜？依我看来，小姐不如灵活变通一下，与秀才结为夫妻，也算很好的一对。”

瑞兰并没有被说服，依然说：“老人家，你说得不错，可我不能答应这件事。还求老人家暂时留我在这里住一住，等以后见到父母，他们一定会重重酬谢你的。”

掌柜听了失望地说：“你不答应，我也没话可说。但是我这小店中来往的人太多，不便留你住在这里。你好自为之吧。”说着，便要转身出门。

这时，掌柜的夫人走进门说：“老头子，你别这样。她只因为没有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才不便答应。我看，我们就暂且做个主婚人，安排一桌酒席，就算是成亲的喜酒。这样依礼行事，不算苟合。小姐以为如何？”

瑞兰听她说得有道理，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便说：“那样也好。一切就请公公婆婆看着办吧。”掌柜的夫人闻言，赶紧对掌柜说：“老头子，你赶快去请秀才回来，我去准备酒菜。”说罢便拉着他走出房门。

不久，红烛点燃，酒席备好。掌柜夫妇坐在主婚人的位置上，蒋世隆和王瑞兰拜过天地，喝下合卺酒，简单的婚礼就结束了。掌柜夫人说：“官人、娘子，时间很晚了，请早些安歇吧。我们回去了。”说完便走出去了。

屋内只剩下蒋世隆和王瑞兰二人，他们在红烛下对坐无言，恍然如在梦中。过了许久，蒋世隆才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事实，便开始仔细欣赏瑞兰的容颜，他越看越觉得瑞兰俊俏娇媚。

瑞兰被蒋世隆直愣愣地盯得不好意思，羞怯怯地说：“你别这样看着我。我如今已是你的妻子，只恐将来你飞黄腾达，将这恩情和心意都忘掉了。”

蒋世隆急忙说：“小姐不必担心，我敢对天发誓，绝不生此心。”说着，便跪地发誓道：“我蒋世隆对天发誓，从今以后与娘子恩恩爱爱、白头偕老，不敢生半点异心！如果我忘了小姐的大恩，对不起小姐，将遭天地惩罚，前途永远不吉利。”

瑞兰听言，赶紧扶他起来，说道：“快快请起！我已明白你的心意，何必发誓。”说着，便依偎到他的怀里，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柔情与蜜意。

此时，已是夜半三更，万籁寂静，唯有清风明月，是这对患难夫妻的见证。

十二、庸医诊病，情深意更浓

蒋世隆和王瑞兰在乱离中结成夫妻，也算恩爱美满。本打算继续赶路，却没料到蒋世隆生起病来，并且一天比一天沉重，便只好留在招商店里。

一天清晨，王瑞兰梳妆完毕，走到床前看望蒋世隆，见他已经醒来，就问道：“官人，你今日病情怎么样？”蒋世隆无力地答道：“还是十分沉重。”瑞兰焦急地说：“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？我还是让店主人请个医生给你看看。你躺着再休息一会儿。”说完，替他盖好被子，轻轻地走了出来。

王瑞兰来到前面的店里，见掌柜正准备着开门营业的事。掌柜见了她，关切地问道：“小姐，官人的身体怎么样了？”瑞兰忧心忡忡地说：“官人的病好像越来越沉重。我想麻烦你，请你去找个医生来看一看，不知是否可以？”掌柜爽快地说：“当然可以。我这就去找附近的翁医生来看。”说着，又吩咐了酒保几句话，便去请医生了。

瑞兰又回到房中照看蒋世隆，静等医生前来治病。

掌柜走了一两里路，来到翁医生的家中。翁医生奇怪地问：“掌柜的，你卖酒怎么卖到我这里来了？”掌柜答道：“我不是来卖酒，是来请你去看病。我店里有个秀才得了病，想请你去看看。”

翁医生不以为然地问：“秀才得了病？他得的是什么病呀？”掌柜说：“你去诊脉就知道了。怎么问我呢？”翁医生有些生气地说：“你怎么不懂看病的规矩呢？这要明着治病，暗中打听，问明白了再去，诊脉看病才能对茬，下药也才能对症。”

掌柜听他说得有理，就说：“好吧。我就告诉你，可你不要对秀才讲。”翁医生说：“你尽管放心。你是一番好意，我怎么能乱讲呢？”掌柜得到他的承诺，才说道：“那秀才是因为战乱，丢失了妹妹，心中忧愁烦闷才得了病的。”翁先生一听便说：“这样看来很简单，他是因忧疑惊恐而得病的。不要紧！我给他开付药，保证他一吃就好。现在我们赶紧去吧。”说完，二人便朝招商店走来。

他们来到蒋世隆住的房门口，掌柜说道：“先生略等一等，我进去说一声再回来请你。”接着，他推开房门，走进去对瑞兰说：“小姐，医生来了。”瑞兰说：“老人家，官人病得很虚弱了，让医生悄悄地进来，不要吓着他了。”掌柜点头答应。

掌柜走到门口说：“先生，那秀才病得很虚弱了，你要悄悄地去。”翁医生

连声说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。”说着便跨进门。突然，他拍着桌子大喊道：“哎呀！不好了，他居然病成这样！不妙，太不妙了！”

掌柜赶紧拉住他，说道：“你怎么如此不懂道理！在病人面前，你怎么可以大惊小怪、大呼小叫的呢？”翁医生悄悄地说：“这是我进门给人看病的诀窍，就是要惊他出一身冷汗，说不定病就好了。”掌柜问道：“如果吓坏了，该怎么办呢？”翁医生说：“那只怪他自己受不住，与我做医生的没关系。”掌柜摇了摇头，还是随他来到床前。

翁医生坐在凳子说：“我要诊脉了。把脚伸出来让我看看。”掌柜在旁悄声说：“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到底是伸手，还是伸脚？”翁医生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你不懂！这病从脚跟起，当然要看脚才行。”说着，看起脚来。

瑞兰抚慰着蒋世隆，问道：“先生，请你用心看一看，他得的是什么病？”翁医生回答说：“这病是因为乱军中丢失了亲人，忧愁惊恐，七情受伤而引起的。”瑞兰高兴地说：“你真是个好医生，就像亲眼看到的一样。”翁医生顺口说：“不是我看到的，是刚才掌柜告诉我的。”掌柜在旁边气得瞪大了眼睛。

王瑞兰有些失望，但仍然说：“麻烦医生再看清楚一些。”翁医生又装模作样地拿起蒋世隆的手，说道：“看样子他得的是产后风。”掌柜急得拽他的衣服说：“你真是胡言乱语！他是男子汉，怎么会得女人的病症。”翁医生心里想：“我手里拿着男人的手，可眼里却看着这位娘子，当然把病症说到女科去了。”

翁医生看了半天，说道：“我看是看不出什么病了。我还是问问病症吧，还请小姐仔细回答。”瑞兰点点头。

翁医生问道：“他是不是浑身热得象火烧？”瑞兰想了想说：“他身上不热。”翁医生又问：“他是不是嘴里常常发干，一整天都不想吃东西？”瑞兰回答道：“他的嘴里不干，每天也还能吃些东西。”翁医生绞尽脑汁，再次问道：“那他的耳朵听没听到蝉鸣，心里感不感到焦躁？”王瑞兰说：“他既没有听到蝉鸣，也没有感到心焦。你还想问什么？”

翁医生见瑞兰态度有些不好，唯恐生出事端来，便说：“这也没有，那也没有，我看他挺好的，根本没有什么病，只需好好调养几天就行了。”说完，赶紧溜出房门。

掌柜见状便说：“翁医生也许说得有道理，先生只是一路上过分劳累引起的。小姐可劝先生好好休息几天，就会好的。我这就出去了，不再打扰你们。”说着，也转身离去。

蒋世隆被那医生折腾了半天，此时已经有些筋疲力竭。他拉着瑞兰的手说：“娘子，刚才看病的一定是个庸医，看样子我的病是很难治好了。果真如此，留

下你一个人，你该怎么度过这苦日子？”

瑞兰勉强安慰他说：“官人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！医生说你没事，只要好好休息就行了。上天会保佑你早日康复的。”

蒋世隆摇摇头，说道：“你不要安慰我了。我的病越来越沉重，大概也不久于人世了。如果我真的死去，你一定要重新选个高门相配，那样我在黄泉之下才会安心。”

瑞兰急忙捂住他的嘴，哭着说：“不会的，你不会死！你会好起来的。”说着，便扑在蒋世隆的身上呜呜地哭了。蒋世隆也眼角挂着泪珠，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。

十三、抱羔离鸾，有情却离分

一天中午，广阳镇的官道上来了一队朝廷的人马。为首的就是王镇，他奉旨到边境去，向北番献上许多玉帛和宝物，终于使两国重修旧好，停止了战争。如今他正催马疾行，想赶到南京打听家人的下落。

王镇骑马走在前头，对六儿说：“告诉众人快走，我们到孟津驿再住下休息。”六儿小心地说：“老爷，这里距孟津驿还有一段路程。是否需要请你先写了报子，派人送去通报一声？”王镇说：“也好。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我写个报子。”六儿说：“前面有家招商店，我先过去看一看。”

六儿带着几个人走进店里，高声喊道：“快叫掌柜的出来！我们是兵部尚书王老爷家的人，我们老爷要进来歇息一时。”

掌柜闻声，急忙走过来说：“大爷，小店又窄又小，恐怕不合你家老爷的意。”六儿说：“我家老爷不住这里，只要能写个报子就行。”掌柜说：“那就请大爷随我去看，看中了便请你家老爷进来。”说完，带着六儿去看房间。

六儿看了一间又一间，都不满意，走到蒋世隆住的房门口，往里一看说：“这一间还可以。”掌柜说：“这里住着一个得病的秀才。”六儿说：“只让他出去一会儿，等老爷写完报子再进来，有什么不可？”

他的声音很大，王瑞兰在房里听得非常清楚，有些惊讶地想：“咦！这声音好耳熟，象是我家六儿的。我去喊一声试试看。”想到这里，她走近门口喊道：“六儿！六儿！”六儿转头一看，吃惊地说：“哎呀！小姐！你怎么会在这里呢？”王瑞兰非常高兴，说道：“果然是你！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呢？我父亲呢？”六儿也高兴地说：“说来话长。老爷就在店外，快随我去见见吧。”王瑞兰便跟着走

出来。

此时，王镇已下马，正等着六儿来回报。突然见六儿领着个女子走出店门，心中有些惊奇，但一时没分辨出是谁。只听王瑞兰叫道：“父亲，我是你的女儿瑞兰呀！”这时，王镇惊喜交加，一把抱住扑到自己怀里的女儿，也禁不住老泪纵横。

父女抱头哭了许多，才在六儿的提醒下走到店中坐下。瑞兰问道：“父亲，你奉旨临边已经很久了。这段时间里你的身体好吗？”王镇摇头叹息道：“唉！我离开家的几个月时间，一直思念家乡、思念亲人，两鬓都添了不少白发，身体也大不如从前。后来听说迁都汴梁，我更担心你们母女。说到此，我想问你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的母亲呢？”

瑞兰擦干眼泪，想了想说：“父亲，说来话长。你刚离开家不久，番兵攻来，皇上南迁，我和母亲也开始南逃。那时节雨紧风寒、人心慌乱，我和母亲匆忙往南走。有一天天色渐晚，阴云密布，风雨交加，我们挤在逃难的人群中走着。突然番兵冲杀过来，逃难的人都往树林里跑，我和母亲被人群冲散，至今仍然没有找到母亲。”说着，泪水又溢出。

王镇着急地问：“孩子，你与母亲走散，现在和谁在一起呢？”瑞兰小心地说：“我跟着个秀才……”话说到此便哽住了。王镇追问道：“秀才什么？你快说呀。”王瑞兰鼓足勇气说：“我如今跟着个秀才，他是我的丈夫。”

王镇没等她说完，便气愤地打断道：“胡说！他怎么会是你的丈夫？谁是媒妁？谁做的主婚人？他出身什么样的人家？”王瑞兰解释说：“父亲，在兵慌马乱的时候，我孤独无依，他好心帮我，我们便结成了夫妻，哪里想到去挑选门当户对的郎君？”

王镇蛮横地说：“不行。我不承认你们这桩婚事。六儿，去把那秀才叫来，我有话要说。”六儿应声而去。

不久，蒋世隆便随着六儿走来。王镇仔细打量他一番，轻蔑地说：“瞧瞧你这穷模样，不知哪年才能做官？居然还敢娶我的女儿。”蒋世隆不卑不亢地说：“古人言：‘海水不可斗量。’你又怎么能以衣貌看人？”王瑞兰也在旁边说：“是呀，父亲。他读诗书十余年，到时一定会鱼跃龙门、金榜题名。”

王镇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你不要帮着他说话！你可是母亲生来父亲养，到现在却不听父亲的话，一心向着情郎。我看，你还是赶紧随我离开这里吧。”

蒋世隆对瑞兰说：“你父亲是铁石心肠，硬要拆散我们。可当初是我救你于危难之中，我们相互恩爱，你难道忍心把我丢在这旅店里而随你父亲离去？”

王瑞兰被逼得左右为难，走到蒋世隆身边悄声说：“官人，我怎忍心离你而

去？可我又怎能让父亲生气？官人，我们去求求父亲，请他准许我们在一起，好吗？”蒋世隆想了想，勉强点点头。

他们二人来到王镇面前，蒋世隆祈求说：“岳丈，求你可怜我正卧病在床，准许我和瑞兰在一起。”王镇生硬地说：“谁是你的岳丈？别说你卧病在床，就是死了，又有谁来可怜你？”蒋世隆伤感地说：“我一定是要死了。就求你让瑞兰等我三五天，替我煎药煮粥，我也死而无憾了。”

王镇听罢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呸！你要死就早点死，我女儿一会儿也不能等。”接着，对六儿说：“你快去把小姐给我拉上马，我们立刻就离开这里。”

六儿听了他的命令，就走过去强拉瑞兰。蒋世隆气得大声喊道：“你们好没道理，只靠着官职高势力大，强迫我们夫妻分离。你们这是仗势欺人，不讲道理！”边喊边用力拉瑞兰，可他哪里是六儿的对手？

瑞兰被强拉出门，眼看着蒋世隆无法阻止，痛哭道：“官人，我被父亲强行带走，恐怕再也没有办法与你见面，也不能够看着你的身体恢复健康。官人，你放心，我离开你，绝不会再重新嫁人，我的心中只有你。你也要抓紧读书，早日赴科场。”

蒋世隆听了她的话，也痛苦万分地说：“娘子，我没有你了，这一生便要孤独到老，决不重婚再娶。娘子，我们今生不能在一起，我死后灵魂会到你身旁，始终跟着你。”

这时，王镇走出门催促说：“六儿，快把小姐拉到马上去。”六儿硬将瑞兰拉上马，牵着马就走，蒋世隆踉跄地跑过来，拉住马说：“我不要娘子走！不要娘子走！”王镇赶过来，用力将他推开，他站立不稳，歪倒在地。瑞兰哭得死去活来，无力反抗。

六儿在王镇的再次催促下牵着马走了，摇头低语道：“唉！早知道今天事情会这样，何不当初就别用这番心思。”

蒋世隆从地上爬起来，正想去追，被闻声赶来的掌柜拉住。蒋世隆挣扎着说：“放开我！我拼着命不要，也一定得把她追回来。”掌柜劝慰说：“算了，秀才，他们已经走远了。即使你追上去也抢不回你的娘子的。”接着，叹息道：“唉！这世道是依官仗势欺人，哪有平民百姓讲理的地方呀！秀才，你还是进屋养病吧。”

蒋世隆再也无力挣扎，拖着沉重的身体，在掌柜的搀扶下勉强地走向店里。他转头朝外再望时，官道上已空无一人。

十四、皇华悲遇，全家重团圆

严冬时节，大风劲吹天地寒，阴云密布，四周一片昏暗，眼看着大雪即将落下，道路上几乎没了行人。

在黄河岸边的孟津驿旁站着两个妇人，她们就是王老夫人和蒋瑞莲。老夫人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孩子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现在天色已晚，附近似乎也没有旅馆，我们就在这驿站门口暂住一夜，明天早起赶路吧。”

瑞莲还没有答话，就见一个官吏走过来，大声喊道：“你们这两个妇人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来到这里？快走开！这里是朝廷使臣住宿的地方，一般人不得逗留。”

老夫人在瑞莲的搀扶下走过去，向官吏施礼说：“见过长官。我本是官宦人家，久住京城，可番兵侵扰过来，我们便随君王迁移。我们二人在逃难中与家人失散，受尽了苦难，一心想早日赶到南京。谁知走到这里天已晚，眼看将下大雪，无处安身，还请长官可怜我母女遭受的劫难，允许我们在这里暂住一夜。”

驿丞无奈地说：“不是我不愿意留你们，只因为这是朝廷使臣住宿的皇华驻节地，我不敢冒然收留你们。”

瑞莲哭着祈求说：“长官，我请求你可怜可怜老母亲。她年老体弱，白天已经走了许多路，现在天色已晚，又是天寒地冻，我们又不熟悉道路，不知要跋涉多远才能找到旅店，可老母亲又怎么经受得了这番苦楚？”

驿丞见她们走投无路，也觉得可怜，便说：“唉！我本来不该留你们，因为留你们在此，有官员过往则不太妥当，可不留你们，又恐你们到前边难找旅馆或遇到坏人。这样吧，我留你们在此，可你们千万不要大声说话，更不能啼哭，明白吗？”

老夫人连连点头说：“明白，明白。多谢长官！我们母女在这里借住一夜，明天早早地离开这里，不会给你添麻烦。”

驿丞说：“那你们就跟着我到走廊下暂时安歇吧。我借给你们席和被，天气太冷，你们二人可偎坐在一起避避寒。我再叫人给你们找些饭吃。”老夫人和瑞莲听到这番话感激不尽，连声称“遇到好人”，然后随着驿丞走进驿站去了。

驿丞刚把老夫人和瑞莲安置妥当，就听外面喊道：“驿丞赶紧出来接老爷！”驿丞急急忙忙跑出门外迎接，只见王镇的一队人马都已到达。驿丞施礼道：“不知使臣来到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”

王镇翻身下马说：“驿丞，我今晚在此住宿。我一路上鞍马辛苦，不免有点疲倦，不许闲杂人打搅。”驿丞称是，并带着王镇等人进去。

王镇对瑞兰说：“孩子，我和六儿在书房里安歇，你到后堂去睡吧。”瑞兰默默地点头，跟着驿丞走了。

王镇用过晚饭，便躺到床上，不久即呼呼睡着了。

天色渐渐地黑下来，四周静悄悄的，风已经小了，可大雪却飞落下来，不久就铺满了整个大地。

瑞兰躺在床上，满眼含着泪水，凄凉地想着：“自从父亲到北方、与母亲失散，我就盼望着有朝一日能与父母团圆。可如今见到父亲，却被他铁石心肠般地硬拆散姻缘。我离开官人，忧愁伤心缠绕着我。官人独自在旅店，身染重病，冷冷清空的空房里有谁替他剪药煮粥？他该怎样活下去？父亲呀，你怎么知道女儿的满腹忧愁？”她想着想着，泪水静静地流出来，浸湿了绣枕。

时过三更，栖身在走廊下的夫人和瑞莲也难以入睡，她们各自想着心事，默然无语地依偎在一起。

瑞莲想着与哥哥失散许久，不知哥哥如今流落到何方？自己也孤独悲伤，苟且偷生在这廊下。想到这些，不禁悲从中来，泪水湿透了衣衫。

老夫人望着窗外纷飞的大雪，心里想：“往日面对这样的时节、这样的天气，我们一家人早聚集在暖屋金帐中，吃着羊羔美酒，开怀大笑。可如今丈夫远隔关山，女儿失散他乡，只剩下自己与孤独愁苦为伴，凄惨地在廊下栖身，多么悲凉，多么伤心！”想着想着，老夫人老泪纵横，禁不住呜呜地哭出声来。

瑞莲见状，急忙劝慰说：“母亲，别想那些忧愁烦心的事。快别哭了，身体要紧！”可她自己也不禁不住呜呜地哭了。

哭声传到书房里，王镇从梦中惊醒，感到非常奇怪，问道：“六儿，六儿，你一夜不睡觉，在那里哭什么？”

六儿醒来，迷迷糊糊地说：“老爷，我没有哭呀！”六儿揉揉眼睛，仔细听了听，说道：“好象有人在哭。会是谁呢？老爷，我这就去叫驿丞来问问。”说完，起身出去了。

不久，驿丞披着衣服匆匆走进门。王镇生气地说：“我告诉过你，我路上鞍马劳累，想好好睡一觉，不许闲杂人来打搅。可我正在睡觉，却听到这边悲叹，那边啼哭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要说清楚。”

驿丞小心翼翼地说：“启禀老爷，昨晚老爷未到的时候，有两个妇人到这里借宿。我不知老爷要来，又见她们身上寒冷，便留她们在走廊下暂住一夜。想必是天寒冻得哭了，惊扰了老爷。这是我的罪过。”

王镇恼怒地说：“你真该打！这里是朝廷使节住宿的地方，怎敢允许妇人在这里住宿。快去把那两个妇人带过来！”驿丞应声而退，六儿也跟在后面去了。

驿丞走到廊下说道：“你们两个妇人好不懂道理！我好意让你们在这里暂住一夜，叫你们不要说话、不要啼哭，可你们整夜里只管哭哭啼啼，惊扰了尚书老爷。如今他责骂了我，还派人来抓你们，你们自己去说吧。”

瑞莲一听，止住哭声，惊恐地说：“母亲，这可怎么好？快想想办法吧。”老夫人也惊得手足无措，想站却站不起来。

这时，六儿走过来，老夫人大吃一惊，忙起身上前问道：“你是六儿吗？”六儿见有人这样叫他，定睛一看，惊叫道：“哎呀！你是夫人！”夫人点点头。六儿高兴地说：“夫人，老爷在书房里，我扶你过去。”瑞莲也喜出望外，忙扶着夫人走进房去。

夫人刚进门，王镇便吃惊地说：“夫人，是你吗？你怎么在这里？”老夫人流着眼泪说：“是我，是我！老爷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”王镇急忙走上前，将她扶到床边坐下，又问道：“这女孩是谁？我怎么没见过？”

夫人擦干眼泪说：“她是我在半路上认的干女儿。”瑞莲施礼说：“我在逃难中与哥哥失散，幸好遇到夫人，蒙夫人不弃，认做干女儿，我们便一路相随而行。”

王镇与夫人各自叙说了分别后的情景，王镇突然说：“我只顾高兴了。六儿，快去请小姐过来。”夫人惊喜地说：“老爷，你找到女儿了？在哪里见到的？”王镇说：“夫人别急！待我慢慢告诉你。”

正在这时，瑞兰急匆匆地走进门来，夫人一把抱住她说：“孩子，你受了无数的痛苦吧。娘自从与你失散，见人就询问，只愁你举目无亲，孤苦无依，可一直没有得到你的音讯。你和父亲是在哪里见到的？”

瑞兰擦着眼泪说：“我也一直寻找母亲的下落，可一直没找到。我和父亲是在一个招商店里遇到的，可我还有件事情想说，……”王镇怒气顿生，说道：“有什么事非要现在说不可？夫人，你也不要絮絮叨叨没个完。我们一家人已经团圆，过去的事还提它做什么？”瑞兰强咽下话，泪水却扑簌簌地掉下来。

王镇为缓和气氛，说道：“夫人，我们今日团聚非常高兴，不如叫人准备酒席，庆祝一番。”夫人说：“老爷，这里是驿站，不太妥当。还是等到南京见过君主，再大摆宴席会佳宾，不知老爷以为如何？”王镇点头说：“夫人说得有理。六儿，通知驿丞天亮后准备好船只，我们立刻起程。”

不久，黎明来到，雪停风住，天边露出了朝霞。驿丞早已准备好船只，在那里等候王镇他们了。

王镇带着一家人登上船，心中非常高兴，与夫人站在船头欣赏水上风景，不时发出笑声。王瑞兰想着将远离自己的丈夫，心如刀割，却只能暗自垂泪。蒋瑞莲想着失散的哥哥，也愁闷满怀。船离开了码头，开始在水中缓缓行进。

十五、悲中有喜，兄弟再相逢

时过一月，蒋世隆的病情有了好转，但夫妻离别、兄妹失散的痛苦折磨着他，使他心灰意冷、面容憔悴。

一天清晨，他喝过汤药，便不想独自坐在冷冷清空的空房中，拖着病弱的身体走到前面的店里，要了些酒菜，坐到较黑的角落里独自品尝起来，心中仍然想着痛苦的往事。

不久，一个年轻人走进店里问道：“这是广阳镇的招商店吗？”掌柜迎上去回答说：“是的。先生想吃饭，还是想住宿？”年轻人摇头说：“我都不想。我请店主人帮个忙，打听一个人。此人是个秀才，名叫蒋世隆，听说住在你的店里，你可认识？”掌柜说：“当然认识。他就坐在那里。”说着用手指去。

年轻人走到蒋世隆身边，看了看说：“哥哥，果真是你呀！”蒋世隆也认出他来，高兴地说：“兴福兄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们分别两个多月，没想到在这会遇到你。快请坐！”

陀满兴福坐到凳上，蒋世隆又要了些好酒好菜，二人畅饮起来。

蒋世隆饮下一杯酒，问道：“兄弟，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？”陀满兴福说：“我本来为逃捕杀，到山林中暂时藏身，但总觉得有违天理，心灰意懒。幸喜遇到皇上大赦天下，我才有了重生的希望，我决心改过自新、多做好事，便遣散了喽罗，离开山寨。后来听说行朝要开科场选拔贤士，便决定到南京应试，顺便寻找哥哥的下落。我沿途询问，得知你在这里，就找了进来。不知哥哥近来可好吗？”

蒋世隆被他一问，刚有的一点高兴之情顿时减了一半，叹息着说：“唉！别提了。我自从与兄弟分别以后，冒严寒，顶风雨，受尽了劳累，吃尽了奔波之苦，再加上忧愁思虑，走到这招商店就大病一场。”

陀满兴福同情地说：“没想到哥哥竟然这样不顺利。不过，哥哥不要太过难过，上天会保佑哥哥早日康复的。还望哥哥注意饮食，不要忧愁劳累。我还忘了问嫂嫂贵体好吗？”

蒋世隆听了他的话，猛然感到揪心的疼痛，泪珠止不住滚落腮边，一时无

法言语。陀满兴福惊奇地说：“哥哥，出什么事了？难道嫂嫂病得很重？”蒋世隆摇摇头。陀满兴福又问：“那是遭到什么横祸，不幸遇难身亡？”蒋世隆仍然摇头。陀满兴福又猜道：“难道她喜新厌旧，又改嫁了别人？”蒋世隆还是摇头。陀满兴福有些着急地问：“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我再也猜不出是什么。哥哥，你快说呀！”

蒋世隆强忍住泪水，哽咽地说：“是有人依仗权势，活活将我们夫妻拆散。”

陀满兴福一听，怒火中烧，愤愤地说：“哼！没想到居然会有这样的事。哥哥，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，看我去找他理论理论。”

蒋世隆叹息说：“其他的人好理论。可此人是我的岳丈，是他依势挟权欺辱我，嫌贫爱富拒绝我，又怎么与他说理？”

陀满兴福也感到为难，冷静地想了片刻才说道：“哥哥，这样看来是要好好斟酌。他是你的长辈，你是他的晚辈，都是至亲的亲戚，只能暂时顺着他，忍受此气，等过些时候再想办法求人去说和。”蒋世隆有气无力地说：“现在也只好这么办。事若不成，也只怪我与她的缘分太薄！”

说到这里，二人都沉默了，只管饮酒吃菜。过了一会儿，陀满兴福说道：“哥哥，你如今这样的处境也无奈，我突然想了一个办法，不知哥哥以为如何？”蒋世隆忙问：“是什么办法？说出来听听。”

陀满兴福说：“哥哥，近日朝廷发下文告，号召天下文武贤士都到行朝去参加科举考试，这正是男子施展抱负、实现理想的好时机。哥哥，你不要为了夫妻恩爱的事而耽误了前程。你可以收拾一下行李，同我一起前往行朝，一来可以应举求官，二来可以打听嫂嫂的消息。不知哥哥以为如何？”

蒋世隆点点头说：“这倒是个好办法。可是，我这一个多月病在这里，钱袋都掏空了，还欠了掌柜的一些房钱，一直没能还他，怎么好就这样离开？”

陀满兴福说：“只要哥哥同意我的办法就行了。至于钱，兄弟带得许多，还给店主人就是，不用哥哥费心。”说道，就将掌柜叫来，付清了所有的房钱。

蒋世隆想着到南京，便可以想办法得知瑞兰的消息，他的病似乎好了大半，精神为之一振，即刻收拾好行李，与陀满兴福一起上路了。

十六、家宴愁浓，莲不识兰心

早春三月，春光明媚，鲜花盛开，莺歌燕舞，只是一个无限美好的春天。在富丽堂皇的尚书府里歌舞阵阵，欢笑声不断。门前停着无数华丽的香车

宝马，屋中到处是穿戴珠翠的女子和达官贵人，个个脸上喜气洋洋。

不久，酒肴摆上席桌，人们纷纷被邀请入座。王镇容光焕发，举起酒杯说：“各位大人，今天请大家来参加宴会，一是庆祝战争平息，皇朝重又得到太平，二是庆祝我们一家团圆、夫妻父女重相会。为了这些，请各位干了一杯酒。”说完带头饮下，众人纷纷祝贺，并饮下一杯酒。

接着，歌女舞女逐一上场，轻歌曼舞，音乐悠扬。人们很久没有参加过这样轻松愉快的饮宴了，都十分珍惜，尽情地饮酒高歌，共同享受这欢乐美好的时光。

瑞兰在宴席上略坐片刻，便推说身体不适，独自来到花园中。

她倚着栏杆坐下，眼睛望着阶下开着的鲜花，心中却想着蒋世隆。她暗道：“官人，我离开你已经一个多月了，不知你的身体是否康复了？我虽然已回到父亲的身边，日里有侍女丫鬟端茶送水，夜里睡着暖和的锦被，可是我却没有了往日的快乐。眼见春天来临，我的心却格外悲伤。官人，你在哪里？这样的悲伤烦恼何时才会了？”

这时，瑞莲也悄悄离席走出来。她边走边想：“自从我们兄妹失散，我无依无靠，无家可归，幸亏恩人怜我独自无依，将我收留，还把我看做亲生女儿，我实在非常感激。从此我将住在这豪华的房屋里，不再受那颠沛流浪之苦。可是我的哥哥如今在何方，不知他是生还是死，叫我怎能不忧心？”她一心想着哥哥，不知不觉走到花园里倚栏眺望。

不久，丫鬟梅香走来，突然叫道：“好啊！二位小姐都躲到这里来了。外面的酒宴热闹非凡，笙歌起，笑声欢，你们却躲到这里，难道心中有什么烦恼吗？”

二人被她一惊，才发现不只自己一个人在花园里。瑞莲急忙说道：“我看花园里鲜花盛开，春光无限好，便出来瞧瞧。没想到姐姐也在这里。”瑞兰淡淡地说：“我也是出来走走。”

梅香在旁边说：“二位小姐既然出来了，就不该在这里闲坐，白白地让美好的春光流逝。二位小姐到那边赏花、荡秋千，岂不是更好玩吗？”

瑞兰摇摇头说：“我不想去，你们去吧。我有些不舒服。”说着，皱起柳眉，不再言语。

瑞莲关切地问道：“姐姐，你哪里不舒服？这段时间我见你心情愁闷，容貌香消，桃颜色衰，憔悴不堪，眼看着这金缕罗衣越穿越显得肥大，这是为什么？告诉我们吧，也许我们会为你想出些办法？”

瑞兰掩饰着说：“妹妹不要乱猜。我确实有些不舒服，大概是因为伤春，我几乎年年都是这样，没有什么大碍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妹妹不必挂心。”

梅香拉着瑞莲的手说：“大小姐不去，你和我一起去吧。如今谁不想趁着和煦的春风去赏桃观李、寻花拾翠呢？大小姐若不去的话，春光也会笑话你的。”

瑞兰听了，惊奇地问：“春光笑话我什么？你快说！不然的话，我不轻饶你。”梅香笑着求饶道：“我说，我说。春光会笑话你身上减少了许多香肌。”

瑞兰有些黯然地说：“东君不管人憔悴，恨的是眼见那绿叶渐密红花渐稀。你们快去吧，否则春光转眼逝去，你们想看也看不见了。”梅香还想说什么，瑞莲微微示意，拉着她的手悄悄地走了。

瑞兰见她们远去，心中暗道：“我的烦恼，你们哪里知道呀！我离开郎君已经月余，明媚的春光只能增加我的愁思，让我心情烦乱。这种愁烦能向谁诉说，这样的思念之情又能有谁知晓？唉！郎君，你现在在哪里，身体好了吗？我真想插翅飞到你身边……。”瑞兰痴痴地想着，一丝魂儿已飞入云霄，去寻找她的情人了。

十七、闺中拜月，莲兰始相认

初夏时节，阶前簇簇萱草色深黄，栏干外的石榴花开似红囊，暖和的天气白日渐长。这样的景色让人愁，这样的天气惹人倦。

傍晚时分，瑞兰独自在绣房，无心梳妆打扮，也懒于拿起绣花的针线。她默默地走出绣房，穿过静悄悄的庭院，来到清澈的水池边，望着那浮在水面上的圆圆的小嫩荷叶。许久才轻轻地叹息一声。

瑞莲走到她的身后，听到叹息声，便关切地问道：“姐姐，面对着这良辰美景，本该快乐才是，而你却愁眉不展，面带忧伤，在这里长吁短叹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”

瑞兰勉强地说：“我在绣房里绣了一天的花，眼见天色已晚，本打算出来散散步，谁知见到眼前的景色突然又感伤起来，不免叹息了一声，哪里是为别的？”

瑞莲走近她的身边，仔细打量了一番，诡秘地说：“姐姐，你前些日子为伤春憔悴了许多，绣花的衣裙显得过分宽大，近日来你的脸庞又瘦了不少，难道又只是在为夏月伤怀？姐妹之间不要相瞒哄。依我猜来，一定还有别的原因。这原因嘛，一定是……”

瑞兰抢着说：“一定是什么？别在那里胡思乱想了。”瑞莲说道：“我没有胡思乱想。看你那表情，多半是因为牵挂着姐夫。”

瑞兰一听，顿时恼怒地说：“你好没道理！居然多嘴多舌，拿那滥名儿来招

惹我，给我找别扭。我在父母身旁非常快活，还想要他做什么？依我看来是你想要。果真如此，你要多少嫁妆都给你，可千万别把我牵扯上。”说着，转身就要离去。

瑞莲赶紧走上去拦住，问道：“姐姐，话还没说完，你要到哪里去？”瑞兰躲闪着往前走，并说道：“我到父亲面前去，告诉他说你这个小鬼头动了春心。”

瑞莲一听，吓得急忙跪地说：“姐姐，我是故意说着玩的，你千万别当真。请姐姐高抬贵手，饶过妹妹一次，我以后再也不乱说了。”瑞兰急忙扶她起来，说道：“这些话怎么能说着玩呢？起来吧。念你初犯，就暂且饶你一次，今后再不许这样说。”

瑞莲连连点头说：“我知道了。谢谢姐姐！”接着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说道：“哎呀！我要回去了。刚才只顾出来玩，忘记了收拾针线筐，恐怕被丫鬟们搞乱了。姐姐，你在这里散散步，我要先回去了。”说着转身离去。

瑞兰独自一人步入花园，只见天色已黑，半弯新月斜挂在柳梢上，月光透过树叶和花枝洒在大地，留下斑斑阴影，一片清凉而幽寂。

瑞兰闲步来到园中的香案旁，轻轻揭开香炉盖，燃起一炷新香，然后虔诚地对着新月拜了又拜，嘴里小声说道：“明月苍天，请接受我王瑞兰深深的一拜！祝愿那个被我抛在店中的丈夫病体早日康健，祝愿我与他能再见面，同欢同悦。”接着，插好香炷，又对着月亮深深地拜了拜。

这时，瑞莲已悄悄走来。她一直隐藏在花丛中跟着瑞兰，将说的话听了个明白。她轻轻拽了拽瑞兰的衣袖，说道：“姐姐，你怎么不说小鬼头动了春心呢？”

瑞兰听得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“妹妹，你不是回去了吗？怎么又在这里？”瑞莲答道：“我是回去了，可我又来了，还听到了你的话，现在要走了。”

瑞兰焦急地问：“妹妹要到哪里去？”瑞莲答道：“我也要到父亲面前去说。”瑞兰赶紧拉住她的手说：“妹妹，你不要去，不要去。”瑞莲执意地说：“不行！姐姐快放开手，这一回我是非去不可。”说着，就要挣脱而去。

瑞兰急得无奈，只好跪地说：“妹妹，饶了姐姐吧，请你别到父亲那里去。”瑞莲见姐姐两颊羞红，低垂着头，纤手弄着衣角，一副娇怯无奈的神态，便软下心来，说道：“姐姐请起。妹妹我不去就是。只是我们姐妹间彼此不该见外，你就告诉我吧。”

瑞兰站起身来，想了想说：“好吧。看样子我也没法向你隐瞒，就从头到尾仔细讲给你听吧。”接着就讲了起来：“那人姓蒋，名字叫世隆，家住在中都路。”瑞莲听了惊问道：“姐姐，你怎么认得他？他是什么样的人？”

瑞兰没有注意到她问话的语气，继续说：“他是我的丈夫，自幼读诗书，有

一个妹妹相依为命，不料在兵荒马乱中失散了。”瑞莲听着，眼泪止不住流下来，甚至呜呜咽咽地哭出声来。

瑞兰惊讶地问：“妹妹，我忧愁悲伤是情理中的事，为何你却如此啼哭起来，莫非你是我丈夫的旧妻房？”瑞莲哭着说：“他是我失散的哥哥呀！”

瑞兰大为惊讶，半天才说道：“噢！我明白了。那天你们兄妹失散后，他急忙回去叫喊寻找，只因我俩名字的字音相近，我错应了声才得相会。妹妹，这么说来我与你比以前更亲，从今后我们要更加体贴、更加爱护，以后你就是我最亲近人了。”

瑞莲也擦干眼泪说：“是呀！照理我是你的妹妹和小姑，你是我的嫂嫂和姐姐，我们是要更加体贴、爱护。只是你既然与我哥哥结成夫妻，又为什么要与他分离呢？他离开你的时候还好吗？”

瑞兰被她一问，眼中便充满了泪水，说道：“都是父亲在招商店里狠心将我们硬拆散。那时正是寒冬冷月，他身体还患着重病。”瑞莲心痛地说：“我哥哥病重，你怎么能割舍下他独自走了呢？”

瑞兰哽咽着说：“他是我的丈夫，我怎么能割舍呢！只恨我当时无力挣扎，被他们强行拉到马上，我无论怎样怨恨悲伤也无济于事，眼睁睁地看着离他越来越远。”

瑞莲听了也心如刀绞，说道：“我哥哥的命真苦，他拖着病体，眼看着妻子被人强拉走，该怎么办呢？”瑞兰拭着泪说：“自从我离开他，无时无刻不想着他，心中酸痛难忍。那时节，他口袋里已没有多少钱，吃的药又缺，无人照顾，再加上忧愁烦闷，该是怎样的度日如年啊！可我却毫无办法。”

两人相对悲痛了许久，瑞莲竭力止住悲伤说：“姐姐，事已至此，只好听天由命。也许哥哥会遇到好人，治好他的病，他一定会赶到南京来寻找我们的。到时候我们会兄妹重逢、夫妻团圆的。”

瑞兰也擦尽泪痕，说道：“我也希望我与他能破镜重圆、断钗再接，更希望你们兄妹相见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赶紧回房吧。”

瑞莲点头答应。二人互相挽着手，沿着花间的小路款款往回走去。

十八、圣旨诏赘，丝鞭难递就

时光如流水，转眼便过了半年。蒋瑞莲在得知王瑞兰心中的秘密之后，与她更加亲近，经常在一起刺绣、聊天，共同想念与她们最亲的亲人。

一天，蒋瑞莲照例端着针线，走到瑞兰的房中一起刺绣。瑞兰拿着针线，却无心刺绣，叹息着说：“唉！自从我与你哥哥分别已经半年多了，我私下派人去打听他的下落，却没有一点消息。不知道他如今在哪里，生活得怎么样，真让人放心不下。”

瑞莲一边绣着花，一边说：“听家院说，这段时间天下的文武贤士都进京城来赶考，不知哥哥来了没有。我们整天住在深闺大院里，也没办法出去看看，真是很烦人。”

瑞兰精神一振说：“只要他来了，我们不能出去不要紧，可以派人出去打听呀。”瑞莲猜测着说：“我估计哥哥一定会来参加考试，只怕他考不上。只是即使他知道了姐姐的消息，或者姐姐派人打听到他的消息，恐怕也很难见面的。”

瑞兰听了这话，也有些泄气。二人又陷入思念之中，浓浓的忧愁笼罩其间。这时，梅香走进屋来，说道：“启禀两位小姐，老爷请你们赶紧到前厅里去，说是重要事情告诉小姐。”二人四目相对，猜不出什么事，便收拾好针线，起身走出房门。

二人来到前厅，老爷和夫人都已坐在那里了。她们赶紧走上前，施礼见过父母，然后在旁边坐下。

王镇捋着胡须，打量了她们一番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女儿已经长大成人，我也年老了。今日皇上传来圣旨，皇上隆恩可怜我年老无子，让我招赘新科文武状元做女婿。现在我请夫人和两个女儿来，打算一同递送丝鞭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”

夫人高兴地说：“老爷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是咱们家的喜事。况且皇上降诏，更是荣幸，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！可马上派人去递送丝鞭。”

瑞兰听到父亲的话，大吃一惊，这时又见母亲爽快地答应，急忙站起身来说：“父亲、母亲，孩儿以为不妥。我现在想告诉你们，我已经有丈夫了，不敢遵从父命。”

王镇听罢，怒气顿生，大声吼道：“胡说！你哪里有丈夫？你的丈夫现在在哪里？你好没廉耻！”

瑞兰小声但很坚定地说：“父亲、母亲，你们不要生气，听我仔细说明：去年番兵入侵京城，父亲前往边关，我与母亲在逃难中被人冲散，我孤独无依，举目无亲，流落在旷野之中，幸亏遇到秀才蒋世隆，他见我可怜，救了我，并与我结伴同行；在逃往汴梁的路上，又被强盗抓进山寨，差点被杀，幸亏寨主是他旧时的朋友，情深义重，才被释放。如果没有他来搭救，我不知会死在何处。后来我与他同到招商店中，海誓山盟，结为夫妻，可正当他病重时，父亲来到，

硬将我们夫妻拆散，可怜他身染重病独自留在店里。”

瑞兰说到这里，哽咽无语，过了片刻才接着说：“如今皇上降诏，父亲命我再选夫婿，我也不敢故意违抗，但父亲高居相位，掌握朝廷大权，博览群书，精通历史，只有教训女儿守贞守节之道，哪有强迫女儿重婚再嫁之理？况且蒋世隆本是读书的才子，有朝一日鲤鱼跳过龙门，会一举独占鳌头。孩儿我宁愿固守节操，也不能遵从父命，轻易抛弃有恩之人。”

王镇被瑞兰的一席话说得直发愣，半天才蛮横地说：“我不管那么多。这是皇上的旨意，谁敢违背？”

瑞莲听了姐姐的话，心中非常感动，说道：“父亲，小女瑞莲也有话要说。”王镇白了她一眼，问道：“你又有什麼说的？”

瑞莲站起身说：“我自从那日遭受战乱，与哥哥在途中失散，独自流落在旷野，遇到夫人呼唤女儿的名字，因名字与我的相似，我便答应，幸蒙夫人收我做伴，我才脱离危难。后来父亲从边关回来，在旅店中相遇，让我留在府中，视我如亲生女儿，我无法报答此大恩大德。一日我与姐姐烧香祈祷，才知姐姐与我哥哥蒋世隆已喜结良缘，成为恩爱夫妻。”

夫人和王镇听到这里都非常吃惊。瑞莲继续说道：“如今父亲命我们姐妹招赘文武状元，可我哥哥蒋世隆博学多才，有朝一日也一定会显身扬名，因此瑞莲甘愿与姐姐一同守节。如果能天随人愿，我哥哥一举成名，那时夫贵妻荣，夫妻团圆，我也谨遵兄命，再配鸾凤，一定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。还望父亲成全！”

王镇气得脸色铁青，挥着手说：“不要说那么多！这是皇上的圣旨！我只依旨行事。家院，快给我把官媒找来。”

不久，家院领着官媒进来。官媒上前施礼相见，王镇勉强放缓语气说：“媒婆，我家有两个女儿正当年轻，门第高，容貌好，一般的女婿都不能使我满意。幸喜皇上降下圣旨，让我招赘新科文武状元为女婿，这样郎才女貌才相配。今天请你来，想让你与我的家院一同前去递送丝鞭。”

官媒仔细看了看瑞兰和瑞莲，高兴地说：“这对姻缘实在让人羡慕。这个媒我做定了。老爷、夫人请放心，我这就去新科状元那里送丝鞭。”说着，转身就要走。

瑞兰走过来拦住媒婆的去路，说道：“媒婆，我已经有丈夫了。我们在招商店里就已经洞房花烛，只是父亲还朝时遇见，便将我们拆散了。媒婆，请你不要去递送丝鞭，我甘心在家守节，誓死不再嫁二夫。”

媒婆大为惊讶，接着劝慰说：“小姐，招赘新科状元是父母之命，皇上的恩典，你怎么能拒绝呢？还是依了父母吧。”

这时，瑞莲也走来说：“媒婆，你不要劝我姐姐了。姐姐的丈夫正是我哥哥，我与哥哥失散，幸亏被夫人收留，视我如亲生女儿。可如今我感激姐姐的一片忠情与痴心，愿与姐姐一同守节。”

媒婆听了很为难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王镇也走了过来，说道：“媒婆，你不要理会她们的话，赶紧把丝鞭送去，这里由我做主。”

媒婆点头说：“好吧。既然老爷已经下了命令，我媒婆哪里敢迟延。我马上去送丝鞭，以最快的速度来回话。”说着走出门去。

王镇见官媒走了，心里松了一口气，转身出了前厅。夫人一直在旁看着，不知道究竟该帮谁，这时也叹息一声，独自走了。屋子里只剩下瑞兰和瑞莲，她们心情沉重，失望地站在那里。

十九、红丝姻缘，一喜一伤怀

在新科状元的府中，近两天热闹非凡。前来庆贺的人络绎不绝，蒋世隆和陀满兴福也一直忙着送往迎来。

这一天，他们终于把客人都送走了，府中得到片刻的安宁。他们回到屋里坐下，陀满兴福高兴地说：“哥哥，老天总算有眼，让我们兄弟二人都荣登榜首，实现了凌云壮志，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。”

蒋世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是啊！我们兄弟得中，壮志已酬，身名显扬，的确是可喜之事。只是我家业荡尽，夫妻离散，仍然悲伤满腹。”说时神色凄然。

陀满兴福劝解说：“哥哥，不必过分悲伤。想兄弟我一家主仆三百余人，都被聂贾列无辜杀害，只逃走了我一个，幸得哥哥搭救，这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未报，哥哥的救命之恩也没报答，我都没有过分忧心挂念。哥哥，凡是要想开些，不必太忧伤。”

正在这时，有人带着媒婆和家院走进来。两人走上前施礼道：“二位老爷，官媒婆和家院给您叩头。”

蒋世隆与陀满兴福都有些惊讶，问道：“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到这里有什么事吗？”媒婆回答说：“启禀二位老爷，我们是王尚书府中的官媒和家院，一来奉皇上的圣旨，二来受王尚书的差遣，特意来递送丝鞭，请二位老爷各娶一个好妻子。”说着将丝鞭递上。

陀满兴福有些喜出望外，说道：“既然是皇上降旨，王尚书又有意，我们也

不好推辞，就收下吧。”说着，收下一个丝鞭。可蒋世隆坐在那里纹丝不动。

媒婆见状连忙说：“状元老爷难道对小姐还有什么顾虑吗？王家的二位小姐容貌姣好，又贞德贤淑，是理想的佳偶。老爷若不信，这里有二位小姐的画像，请老爷仔细看看。”说着，又将画像拿出来。

陀满兴福接过画像仔细看了看，点头说：“这两位小姐果然不错。哥哥，你看看吧。”蒋世隆接过画像看着，不禁悲从中来，泪水涌入眼眶，有些哽咽地说：“兄弟，你自己接受丝鞭吧，我断然不能接受。”

陀满兴福说道：“哥哥，过去的事已经过去，今日有如此好的女子，重新结成夫妻，有什么不好呢？”

蒋世隆满含悲伤地说：“兄弟你有所不知，我与你嫂嫂虽然在逃难中相识，可我们互相帮助、相亲相爱。我在广阳镇招商店中病重的时候，是她为我煎药煮饭，吃了不少苦，只可恨她父亲王尚书遇见后强行将她夺走，而我一个病重的书生难以与他争斗。到如今我仍然想着你嫂嫂，想着她对我的深情厚意，我怎能忍心舍弃她而再配鸾俦？”

陀满兴福被他的情意感动，想着他的话，突然说道：“哥哥，你说招商店里拆散你们姻缘的是王尚书，而今天吩咐媒婆来递送丝鞭的也是王尚书，事情有些可疑，这两个人会不会就是一人。如果是的话，哥哥就有望破镜重圆了。”

蒋世隆经他一提醒，觉得有些道理，但马上又摇摇头说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兄弟，你不要胡乱猜疑了，这种事情是太不可能的。”

媒婆在一旁听见两人的对话，心里非常奇怪，想着：“事情真怪！王家大小姐说在招商店里有了丈夫，不肯再嫁；这文状元又说在招商店里有了妻子，不肯再娶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待我仔细问问。”想到这里，便说：“二位老爷，你们说的话我越听越糊涂，还请二位老爷告知详情，我也好向王尚书回话。”

陀满兴福见蒋世隆不肯说，便替他向媒婆简要地说了事情的经过。媒婆听后感叹地说：“原来状元老爷是非常重义的大丈夫，实在令人佩服。那我该怎样回禀王老爷呢？”

蒋世隆在一旁说：“麻烦你们回去对你家老爷禀告一声，就说这门亲事我是断然不能答应。”媒婆和家院听罢，告辞而去。

黄昏时分，王镇和夫人坐在前厅里，焦急地等待着回音。

不久，家院和媒婆走进来，向二人施礼。王镇急着问：“你们去了这么久才回来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二位状元接受丝鞭没有？”

媒婆答道：“回老爷的话：我们奉了圣旨，领了老爷的重托，到状元府说亲。那位武状元欣然接受，没有推辞，可那位文状元却坚决不肯答应。我们两个人

再三劝说他，他见推辞不过，才说明了原因。”

王镇问道：“有什么原因，居然敢有违圣旨？你赶快说来！”

媒婆慢慢说道：“他说去年遭战乱，带着妹妹一同去逃难，不料途中被番兵冲散，等番兵离去后他便四处寻找，高声呼唤妹妹的名字瑞莲。谁知有人答应，可走近一看却不是妹妹，而是另外一个姑娘，名字叫瑞兰，因与瑞莲音相近所以误应了。这姑娘也是与母亲失散，正在寻找母亲。”

王镇听着说：“天下竟有这样偶然的事。那后来呢？”媒婆说道：“后来那姑娘想随他同行，又恐孤男寡女同行不方便，可如果不与他同行，又恐乱军中独自一人受污辱，就想了一个办法，二人以兄妹相称一同上路。他们到了广阳镇的招商店，店主人见他们是患难之交，情深义重，就作媒主婚，让他们结为夫妻。本想继续赶路，可状元突然身患重病，那位娘子使用心照顾着他。没想到他的岳父来到，活生生拆散了他们的好姻缘。他感念妻子的恩德，所以拒绝接受这丝鞭。”

夫人听完非常惊讶，对王镇说：“老爷，这事太奇了！大女儿瑞兰的名字与他妻子一样，小女儿瑞莲的名字也与他妹妹的名字一样。我们在逃难途中母女失散，你在招商店里与女儿重新相见。这些事实完全相同，难道这只是偶然的巧合？老爷，现在怎么办呢？”

王镇也觉得事情太奇怪，听她一问，想了又想说：“我想起一个办法：明日我们摆下一桌酒筵，让媒婆去禀告状元，就说既然他心中不愿意，我们也没法强求他做亲眷。亲事不成，但人情在，我们请他来小酌一番。”

夫人不解地问：“既然不能成亲事，又请他来做什么？”王镇狡黠地说：“我请他来是另有目的。在他饮酒之时，我们就让瑞莲隔着帘子认认，看他是不是她的哥哥。这样一来，事情的真假不就明白了吗？”

夫人点头说：“这个办法果然很好！”转头对媒婆和家院说：“你们二人明天就按老爷说的去做，到状元那里禀告说，我家老爷深知他的心意，不敢强攀亲事，只请他来我家做客，别无他意，希望他不要推辞，千万要来赴宴。”

媒婆答道：“老爷、夫人放心，我们就照你们的吩咐去做，一定把状元请来。”说完便告辞离开了。

二十、天作之合，都督充冰人

天刚蒙蒙亮，蒋世隆就再也睡不着了。他躺在床上想：“这一年多来发生了

太多的变化。妹妹在逃难中失散，妻子被强行抢走，心中烦乱不堪。本想考中状元后一心报国，没料到王尚书又派官媒来说亲，让我更加烦恼，更加思念我的爱妻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她的消息？更不知何时才能相见？”

蒋世隆越想越觉得胸中郁闷难耐，便索性下床，取下瑶琴弹奏起来，以抒发满腹的忧伤思念之情。可弹出的乐曲凄凉婉转，更增添了忧伤。他勉强弹罢一曲，就再也无法操琴弄弦了。只呆呆地坐在那里沉思。

过了许久，天色早已明亮，朝霞映红了天空。仆人走进来说：“老爷，王家的家院和媒婆又来了，说是有事要对老爷说，请老爷务必相见。”

蒋世隆不耐烦地说：“我不是已经拒绝了吗？他们又来干什么？我不想见。”仆人说：“我对他们说过这些话，可他们说是为别的事来的，一定要当面禀告老爷。”蒋世隆无奈，只好跟着他走到前厅。

蒋世隆见到二人，有些不快地说：“媒婆、家院，我昨天已经让你们回禀你家老爷，这亲事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答应。你们怎么又到这里来呢？”

媒婆陪着笑脸说：“回禀状元老爷，我家老爷命我们回禀老爷，婚姻之事不敢强攀，但久仰状元老爷文才高妙，相貌出众，故命我们来请老爷屈驾寒舍，与我家老爷见上一面，别无他意。”

蒋世隆听说来意，便也谦和地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也正该去拜见你家老爷。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，我随后就到。”

媒婆和家院见事情办成，心中暗自高兴，惟恐有变，便匆匆忙忙告辞而去。

在王尚书府中，丫鬟仆人们一大早就起身，开始打扫厅堂，布置陈设，摆好桌椅，准备酒菜，以迎接状元的到来。

王镇见一切准备齐全，又重新查看了一遍，非常满意，便来到前厅休息。突然又想起事情，喊仆人来问道：“我让你们去请张都督老爷来陪客，你们去了吗？”

仆人毕恭毕敬地回答说：“回禀老爷，我们清早起身就有人去请了，说是马上就来，请老爷放心。”

正说着，张都督已经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拜见老尚书。”王镇赶紧起身相迎，说道：“老夫拜见张大人，请恕老夫未能远迎之罪。”说着，急忙请张都督就坐。

二人寒暄了几句，张都督便问道：“老大人今天把下官招来，不知有何事指教？”王镇叹息说：“老夫今日聊设小宴，只因一事需要张大人相帮，否则我真的很难解决了。”

张都督说：“什么事如此严重，还请老大人明言。”王镇说：“此事说来话长。去年番兵入侵，我奉旨临边，老妻带着小女瑞兰往京城躲避，可途中被军马赶散，母女分离。后来老夫在回京时路过磁州广阳镇，在招商店里遇见小女跟随

一个秀才为伴，老夫一时气愤，没问清楚情况，就丢下那秀才，带着女儿回到京城。近日蒙皇上隆恩，让小女招赘新科状元为婿，昨天派官媒、家院去递送丝鞭，那状元说有妻子，不肯接受，经再三劝说，他才说出真情。看样子那状元似乎就是招商店中的秀才。”

张都督听到这里，惊讶地说：“哎呀！天下会有这样巧的事吗？这真是太奇啦！”

王镇继续说：“大人别急，还有更奇巧的事呢。当初老妻在途中丢失了小女，便四处高喊小女的名字，忽然有一个女孩子名叫瑞莲，因与小女的名字相近，答应着来到她面前。老妻见她是好人家的女孩，就把她带回来，认做干女儿。这女孩又是状元的亲妹妹。”

张都督拍着手说：“这的确是更巧了。天下这些奇巧的事都让大人遇着，如今大人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王镇说道：“这一切都还在猜测之中，没有证实。今天我设下酒宴，是请状元到这里来，让他妹妹隔着帘子认一认，以便确定真假，再做进一步的打算，所以特意请张大人前来屈尊相陪。”

张都督爽快地说：“这个理所应当。我一定不负老大人的重望，助老大人尽快弄清事实。”王镇连声说谢。

正在此时，家院快步走来说：“启禀老爷，状元已经来了。”他们二人急忙走出前厅相迎。

蒋世隆刚跨进府门，就见王镇他们迎了出来，便上前施礼说：“学生拜见两位老先生。”王镇二人也赶紧施礼说：“老夫拜见状元大人。状元大人请屋里坐。”

蒋世隆推辞一番，三人便一齐走进前厅分别坐下。张都督说了几句祝贺、奉承的话，便直截了当地问道：“状元大人，听说老大人的小姐奉旨招阁下为婿，阁下为什么不愿答应呢？依我看，这可是一对好姻缘呀！”

蒋世隆神色有些黯然，说道：“二位老先生不知，学生实在是原因的。去年番兵入侵，我与妹妹逃往汴京，在兵荒马乱中失散，四处都找不见，我便大声喊着妹妹的名字瑞莲，有个姑娘答应着来到面前，可不是我妹妹。”

张都督假意问道：“这姑娘怎么会答应呢？”蒋世隆答道：“她的名字叫瑞兰，与我妹妹的名字相近，所以就错应了。”

张都督关切地问：“那后来呢？”蒋世隆说：“她孤身一人，求我带她一同前行，我见她无依无靠就答应了。二人来到招商店，店主人为我们做媒主婚成了亲。我们夫妻情投意合、恩爱无限。谁知我突然病了，她的父亲王尚书正巧遇上我们，硬把她夺走了，我们夫妻被活活拆散。”

张都督愤愤地说：“咳！这个王尚书真不该做这种事！”接着又劝慰说：“状元大人，那已是过去伤心的事，就不要再提它了。如今皇上下旨为你定亲，实在是一大喜事，你就依从了吧。以后就不会再有伤心的事了。”

蒋世隆摇摇头说：“我无法依从。我蒙受妻子的恩德不浅，我们相亲相爱，即使她离开了我，我仍然一直想念着她，我不能做无情无意的负心汉。”

张都督说道：“状元大人，不论如何，你总不能终身不娶吧？”蒋世隆坚定地说：“我一心只想着她，海枯石烂也不会变。即使终身不娶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”

张都督又试探着说：“状元大人，做人不可太固执。这次是皇上给你说亲，你如果成了这门亲事，可以尽享荣华富贵，有什么不好呢？许多人想攀还攀不上呢！”

蒋世隆轻蔑地说：“我不想攀这门亲事。难道荣华富贵就可以改变做人的标准吗？读书人自当仰慕圣贤，忠于感情。请老先生不要再为此事操心。”

二人说话的时候，老夫人已经领着瑞莲走来，隔着帘子悄声说：“孩子，你仔细看看那位状元是谁，千万别看错了。”

瑞莲见她神秘的样子，不知是何原因，便依照她的话，轻手撩开竹帘细看那人。突然，她吃了一惊，心想：“哎呀！这状元为何如此象我的哥哥？不可能，也许是我心慌看错了。”她又仔仔细细看了一遍，是她一直想念着的哥哥。她禁不住掀开竹帘，激动地喊道：“哥哥！”

蒋世隆听见这喊声大吃一惊，定睛一看，站在面前的果然是自己的妹妹，他也激动地说：“妹妹，终于见到你了。”二人拥抱在一起，泪水象断了线的珍珠往下落。

张都督悄声对王镇说：“老大人，事情果然是真的。我这就告辞了，回去准备些绫罗绸段和美酒佳肴来给您贺喜。”说着，就悄悄转身离去。

蒋世隆镇静下来，问道：“妹妹，你怎么会来到这里？”瑞莲擦干眼泪说：“那天与哥哥失散，我孤独无依，幸亏夫人相怜，收留我在身边，关心照料着我，视我如亲生女儿一般。我来京城就一直住在这里，今天又见到哥哥，我非常高兴。”

蒋世隆听了说：“妹妹能得夫人的照料，我也非常高兴，非常感谢夫人和老先生。看来只是我时运不佳，痛苦和忧伤始终伴随着我。”

瑞莲高兴地说：“哥哥，你不会痛苦了。不仅我在这里，嫂嫂也在这里。”蒋世隆更加吃惊，问道：“妹妹，你怎么知道我成亲了？又怎么认得你嫂嫂？”

瑞莲说：“我和小姐在花园中烧香拜月，她说出了心愿，也说了你与她在招

商店里结成姻缘。”蒋世隆疑惑地问：“妹妹，你难道没有认错人吗？”

瑞莲着急地说：“我怎么会错呢？籍贯、姓名、事实都相同，没有半点差错。”接着，转身对夫人和王镇说：“父亲，母亲，望二老成全，快快请姐姐出来，好让他们夫妻相聚。”

王镇愣了许久，这时才回过神来，点点头说：“是的，是的。梅香，赶快去请小姐出来。”梅香应声而去。

不久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着叮咛的环佩声越来越近。蒋世隆屏住呼吸，朝厅门外望去，只见瑞兰出现在门口，憔悴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晕，眼中噙着泪水望着他。蒋世隆情不自禁地跑过去，紧紧拉住她的手说道：“是你吗？瑞兰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！”瑞兰使劲地点着头。

老夫人走过来说：“孩子，贤婿，许久不见，到厅里坐下慢慢说吧。”蒋世隆牵着瑞兰的手，一同走到厅里坐下。

瑞兰伤感地说：“在招商店时你的病未好，我就不得不离开了你，我的心中一直牵挂着你。不知你究竟怎么样了。”蒋世隆抚慰着她说：“幸亏上天保佑，我的身体恢复了健康。后来遇到我的结义兄弟，便一同进京考试，同时中了文武状元。今天与你相见，我太高兴了。”

老夫人说：“既然你们夫妻已经见面，以后有时间叙谈。我和老爷商量过了，你们各自准备一番，换上新衣服，再把武状元找来，给你们两对一起成婚。”

二十一、洛珠双合，好事最多磨

金秋时节，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，五颜六色的菊花争奇斗艳，将京城的大街小巷点缀得无比美丽。人们的脸上都露出喜洋洋、乐滋滋的神情。

在王尚书的府中格外喜庆热闹，人们欢欢喜喜布置两个新房，四处摆满了鲜花，窗户和门上都贴着大红喜字，酒宴上的各种美味佳肴也准备齐全。府门外宝马香车齐集，前来祝贺的人纷纷涌入大厅。

吉时刚到，宾相就依照礼制，一丝不苟地主持起婚礼的各种仪式，两对新人按照礼仪在行事。王镇和老夫人坐在位置上，心满意足地看着眼前这一切，禁不住喜上眉梢。

婚礼正要进行完毕，突然有使臣进来，走到王镇面前说：“圣旨到，请老尚书率家人出迎。”王镇听言，急忙整顿衣冠，带着夫人和蒋世隆、陀满兴福及瑞兰、瑞莲走出大厅，一齐跪在地上。

另一位使臣打开圣旨，高声读道：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夫妻是人伦的重要内容，节义是孔孟之道最为重要的。近来社会动乱，丧失这些伦理的人很多。文科状元蒋世隆，在战乱危急之时依然按礼行事，毫不草率马虎；其妻王瑞兰，在流离之际依然待媒妁之言，严守贞节。丈夫不重婚，实有宋弘高尚的品格；妻子不再嫁，又有贤女的清风，使得破镜重圆、断弦再续。兵部尚书王镇，保国辅政，有拨乱反正的才能；辞官闲居，无贪位慕禄的行为。陀满兴福出自忠良，并非反叛。其父遭受残害，朕实感后悔悲伤。只是忠良之子尚存，也算苍天有眼。现在荣登武科榜首，又喜结良缘。蒋世隆授开封府尹，其妻王氏封懿德夫人。陀满兴福世袭昭勇将军，妻蒋氏封顺德夫人。尚书王镇每年照领粮食布匹，与在职相同。呜呼！天地之常道，你们都该敬仰！谢恩！

王镇听言，喜不自胜，忙与众人呼道：“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

使臣走后，王镇便大排酒宴，与众人共享这许多的快乐。王瑞兰和蒋世隆这对有情人，在经历了无数的痛苦之后，终于又同坐在红烛之下，相视而笑了。

很快，蒋世隆、王瑞兰的爱情故事被广泛流传开来，成为佳话。时人作诗

云：

由来好事最多磨，天与人违奈若何？

拜月亭前愁不浅，招商店里恨偏多。

乐极悲生从古有，分开复合岂今讹？

风流事载风流传，太平人唱太平歌。

剧作者小传

施惠，字君美，生卒年不详。元人钟嗣成《录鬼簿》称其为杭州人，“居吴山城隍庙前，以坐贾为业。”元中叶在世，著有《古今砌话》等作品。其《幽闺记》又名《拜月亭记》，是“荆、白、拜、杀”四大南戏之一。

戏剧原文

第一出 开场始末

【西江月】〔副末上〕轻薄人情似纸，迁移世事如棋。今来古往不胜悲，何用虚名虚利？遇景且须行乐，当场谩共衔杯。莫教花落子规啼，懊恨春光去矣！

【沁园春】蒋氏世隆，中都贡士，妹子瑞莲。遇兴福逃生，结为兄弟。瑞兰王女，失母为随迁。荒村寻妹，频呼小字，音韵相同事偶然。应声处，佳人才子，旅馆就良缘。岳翁瞥见生嗔怒，拆散鸳鸯最可怜。叹幽闺寂寞，亭前拜月；几多心事，分付与婵娟。兄中文科，弟登武举，恩赐尚书赘状元。当此际，夫妻重会，百岁永团圆。

老尚书缉探虎狼军。 穷秀才拆散凤鸾群。

文武举双第黄金榜。 幽闺怨佳人拜月亭。

第二出 兄妹筹咨

【珍珠帘】〔生扮蒋世隆上〕十年映雪囊萤，苦学干禄，幸首获州庠乡举。继晷与焚膏，只勤习诗书，咳唾珠玑才灿锦，养浩然春闱必取。一跃过龙门，当此青云得路。

中都风物景全佳，街市骈阗斗丽华；烟锁楼台浮锦色，月笼花影映林斜。礼乐流芳忝儒裔，双亲不幸俱倾逝。止存一妹在闺中，真乃家传多富贵。自家姓蒋，双名世隆，中都路人氏。虽叨乡荐，未赴春闱。只因服制在身，难以进取。家中别无亲人，止有一妹，叫名瑞莲。

年已及笄，未曾许聘。〔鹧鸪天〕正是：锦绣胸襟气若虹，文章才学足三冬，循循善道驰庠校，济济儒风蔼郡中。题雁塔，步蟾宫，前程万里附溟鸿。此时衣锦还乡客，五百名中让世隆。道犹未了，妹子早到。

【缙山月】〔小旦扮瑞莲上〕乐道安贫巨儒，嗟怨是何如？但孜孜有志效鸿鹄，似藏珍韞椟，韬光隐锐，待价沽诸。哥哥万福。〔生〕妹子到来，妹子请坐。〔小旦〕哥哥请。哥哥，妹子往常间见哥哥眉开眼笑，今日见哥哥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，却为些什么来？〔生〕妹子，你不知道，我有三件事在心，所以不乐。〔小旦〕那三件事？〔生〕第一件，父母灵柩在堂，未曾殡葬；第二件，我服制在身，难以进取；第三件，你我年纪长大，亲事未谐。以此不乐。〔小旦〕〔玉楼春〕瑞莲愚不将贤谏，安居温习何嗟叹？退藏山水作渔樵，进身皇阙为官宦。〔生〕妹子，迅速光阴如转眼，少年何事功名赚？苍天未必误儒冠，儒冠多误男儿汉。〔小旦〕哥哥你平日攻书多少？谅必自知上达之意。

【玉芙蓉】〔生〕胸中书，富五车；笔下句，高千古。镇朝经暮史，寐夜兴夙。拟蟾宫折桂云梯步。待求官奈何服制拘？教人怨，怨不沾寸禄。望当今圣明天子诏贤书。

【前腔】〔小旦〕功名事，本在天；何必恁，心过虑？且从他得失，任取荣枯。为人只恐身无艺，暂时间未从心所欲。金埋土，也须会离土。〔合〕望当今圣明天子诏贤书。

【刷子序】〔生〕书斋数椽，良田尽可，随分彊粥。世态纷纷，争如静守闲居。〔小旦〕勤劬，事业学成文武，掌王朝方展訃谟。〔合〕但有个抱艺怀才，那曾见沧海遗珠？

【前腔】〔生〕难服，晚进儿童，夺朱污紫，肥马轻裘。磊落男儿，惭睹蠢尔之徒。〔小旦〕听语，万事皆由天命，尽皆非者也之乎。〔合〕但有个抱艺怀才，那曾见沧海遗珠？

〔生〕琢磨成器待春闱，〔小旦〕万里前程唾手期。

〔合〕一举首登龙虎榜，十年身到凤凰池。

第三出 虎狼扰乱

【点绛唇】〔净扮番将上〕势压中华，仁将夷化；威风大。一曲琵琶，醉后驱鹰马。你看边塞上好光景：只见万里寒沙，一天秋草。马嘶平野呼鹰地，犬吠低坡射雁人。草丛中无非是赤兔黄獐，天际表有些儿皂雕白鹞。夜夜月为青冢镜，年年雪作黑山花。俺这里吃的是马酪羊羔，说什么龙肝凤髓；穿的是狐裘貂帽，要什么锦衣绣裳？比着他诸夏无君，争似俺蛮夷有主。汉家虽盛，曾与和亲；唐国称隆，结为兄弟。国号附金，而威风凛凛；中

华臣宋，而气宇巍巍。远观着几层瑞彩罩金城，遥望见一派祥云笼铁柱。自家北番一个虎狼将军是也。只因大金天子，俺这里三年一小进，五年一大进，十年一总进。今经一十五年，并无一丝儿回答。俺主大怒，着俺起兵前去，打夺州城，占据粮草。不免叫把都儿每出来，与他商议。把都儿那里？

【水底鱼】〔小生、外、丑、未上〕白草黄沙，毡房为住家。胡儿胡女，惯能骑战马。因贪财宝到中华，闲戏耍；被他拿住，铁里温都哈喇。主帅呼唤，上前参见。〔净〕把都儿每！只因大金天子，俺这里三年一小进，五年一大进，十年一总进。今经一十五年，并无一丝儿回答。主上大怒，着俺起兵前去，打夺州城，占据粮草。众把都儿每听吾号令，不可有违。

【豹子令】点起番家百万兵，百万兵；纷纷快马似腾云，似腾云。叵耐大金无道理，与他交战定输赢。〔合〕安排器械便登程，杀教片甲不留存。

【金字经】喏都儿哪应咖哩，者么打么撒嘛呢，嘛打么呢，咭罗也赤吉哩，撒么呢撒哩，吉么赤南无应咖哩。

头戴金盔挽玉鞭， 驱兵领将几千员。

金朝那解番狼将， 血溅东南半壁天。

第四出 罔害皤良

〔小生、丑扮金瓜武士上〕蓬莱正殿起金鳌，红日初生碧海涛。开着午门遥北望，赭黄新帕御床高。

【点绛唇】〔未扮黄门上〕渐辟东方，星残月淡，启明犹显。平闪清光，点滴檐铃响。万烛当天紫雾消，百花深处漏声遥。宫门半辟天风起，吹落炉香满绣袍。自家金朝一个小黄门是也。主司仪典，出纳纶音。身穿兽锦袍，与宾客言；口含鸡舌香，传天子令。如今早朝时分，官里升殿，怕有奏事官到来，不免在此伺候。怎见得早朝？但见：银河耿耿，玉露瀼瀼。似有似无，一天香雾；半明半灭，几点残星。铜壶水冷，数声莲漏出花迟；宝鸭香消，三唱金鸡明曙早。人过御沟桥，灯影里衣冠济楚；马嘶官巷柳，月明中环珮铿锵。钟声响，大殿门开；五音合，内宫乐奏。只见那奉天殿、武英殿、披香殿、太乙殿、谨身殿，巍巍峨峨，日色乍临仙掌动；奉天门、承天门、大明门、朝阳门、乾明门，隐隐约约，香烟欲傍袞龙浮。其时有御用监官、尚膳监官、尚衣监官，各司其事，备其所用；鸿胪寺官、光禄寺官、太常寺官，各守乃职，听其所需。周旋中规，折旋中矩，降者降而升者升；过位色勃，执圭鞠躬，跪者跪而拜者拜。文官有稷、契、伊、傅之才，武将有起、翦、颇、牧之勇。正是日月光天德，山河壮帝居。太平无以报，愿上万言书。道犹未了，奏事官早到。

【出队子】〔净扮聂贾列上〕番兵突至，番兵突至，御敌无人出为出师，教人日夜苦忧思。事到临危不可迟，奏议迁都，伏乞圣旨。〔未〕来者何官？〔净〕臣聂贾

列奏闻陛下。〔末〕所奏何事？〔净〕奏为保国安民事。诚惶诚恐，稽首顿首，冒奏天颜，怒臣万死万死。臣闻番兵犯界，突入榆关，离俺中国只有百二十里之地。况彼人强马壮，本国将寡兵疲，难以当敌。不若迁都汴梁，上保社稷无危，下免生民涂炭。〔末〕官里道来：汴梁有何好处，可以迁都？〔净〕夫汴梁者，东有秦关，西有两隘，南有函谷，北有巨海，地雄土厚，可以迁都。所谓“王公设险以守其国”。愿我王准臣所奏，不必迟回。〔末〕官里道来：可退在午门外，与众官商议，即便迁都汴梁，免致两国相争，实为便益。〔净〕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〔退科〕

【点绛唇】〔外扮陀满海牙上〕长乐钟鸣，未央宫启，千官至。顿首丹墀，遥拜着红云里。〔末〕来者何官？〔外〕臣陀满海牙，累世忠良，官居左丞之职，有事不容不谏。〔末〕所谏何事？〔外〕臣闻番兵犯界，军马已到榆关，相去百二十里之地。所谓“剥床以肤，切近灾”者也。本合命将出师，今被奸臣窃柄，奏令迁都。不惟天子蒙尘，抑且生民涂炭。于此不谏，不为忠也。诚惶诚恐，稽首顿首。君乃臣之元首，臣乃君之股肱。君有谗臣，父有谗子。王事多艰，民不堪命。若钳口不言，是坐视其危也。即今番兵犯界，何不遣将出师，却乃迁都远避？〔末〕官里道来：如今朝中缺少良将，着何人为帅，统领三军，与他对敌？〔外〕臣闻“内举不避亲”。臣举一人，即臣之子，陀满兴福。此子六韬三略皆能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手下见有三千忠孝军，人人敢勇，个个当先。可退番兵。〔净〕臣聂贾列奏闻陛下，陀满海牙已有无君之心，又令其子出军，如虎加翼，为祸不浅，我王不可准奏。〔外〕咄！聂贾列，你何故妄奏迁都？〔净〕咄！陀满海牙，你何故阻驾？〔外怒奏科〕

【新水令】〔外〕九重天听望垂慈，九重天听望垂慈，主君贤谏臣须直。事当言敢自欺？既为官要尽臣职。〔净〕如今圣驾迁都，有何不可？〔外〕你若是要迁移，把社稷一时弃。

〔末〕官里道来：二人所奏不同，还退在午门外，与众官商议。〔外、净〕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〔退科〕

〔外〕聂贾列，你怎见得就该迁都？

【步步娇】〔净〕蠢尔番兵须臾至，力寡难当御，朝臣众议之。你不见昔日呵，太王居邠，狄人侵地。事之以皮币不得免，事之以犬马不得免，事之以珠玉不得免。他也无计可施为，只得迁都去。

【折桂令】〔外〕古人言自有权舆，能者迁之，否则存之。〔净〕说得好，说得好，你说圣上不如太王。〔外〕怎忍见夫挈其妻，兄携其弟，母抱其儿；城市中喧喧攘攘，村野间哭哭啼啼！可惜车驾奔驰，生民涂炭，宗庙丘墟。

【江儿水】〔净〕臣道当卑顺，秋毫敢犯之？你道能如太王则迁之，不能谨守常法。这是不能尧舜欺君罪。那百姓每呵，见说仁君迁都避，纷纷从者如归市。你道效死而民勿去，这等拘守之言，怎及得迁国图存之计？

【雁儿落】〔外〕俺穿一领裹乾坤缝掖衣，要干着儒家事；读几行正纲常贤圣书，要识着君臣义。俺则是一心儿清白本无私。〔净〕你触犯了圣上，就该万死。

〔外〕言如达，死何辞！〔净〕常言道：“闭口深藏舌，安身处处牢。”〔外〕怎做得睿无气？〔净〕你许多年纪了，还要管这等闲事怎么？〔外〕怎做得老无为？今日任你就打落张巡齿，痴也么痴，常自把严颜头手内提。

【**绕绕令**】〔净〕半空横剑戟，四面列旌旗，战鼓如雷轰天地。你却唱太平歌，念孔圣书。

【**收江南**】〔外〕呀，恰便是骄骢立仗，噤住口不容嘶。将焉用彼过谁欤？那知越瘦与秦肥？你这般所为，你这般所为，恨不得啖伊血肉寝伊皮！

【**园林好**】〔净〕朝廷上尊严去处，岂容你谈论是非？全不识君臣之体。凭河死，悔时迟。凭河死，悔时迟。〔外将笏击净，净怒科〕

【**沽美酒**】〔外〕你为人何太谏？你为人何太谏？腹中剑，口中蜜，长脚俭人蓝面鬼。百般样，肆奸回；肆奸回，把圣聪蒙蔽。俺学的是段秀实以笏击贼。你那臭名儿海波难洗。我好名儿史策留题。我呵，这件事你知我知，天知地知。呀，便死做鬼魂灵，一心无愧。

〔净〕聂贾列奏闻陛下，陀满海牙故意阻驾，陀满兴福造意出军，父子将谋为不轨。〔末〕官里道来：陀满海牙父子既有反叛之心，着金瓜武士打死。〔外〕圣上，谗言不可听信。〔小生、丑扯外下〕〔末〕官里道来：陀满海牙三百家口，不分良贱，尽行诛戮，韶龢不留。就差聂贾列前去监斩，不得有违。〔净〕奉圣旨。

〔末〕早朝奏罢离金阶。〔净〕戈戟森森列将台。

〔合〕会施天上无穷计，难免今朝目下灾。

第五出 亡命全忠

【**红纳袄**】〔小生扮陀满兴福上〕将门庭，非小轻。掌貔貅，百万兵。威权勇猛千般计，势显英雄一派钲。宦宦族，名誉称。声闻彻帝京。好笑番魔也，怎当俺三千忠孝军。胆略曾经百战场，势如猛虎走群羊。胸中豪气冲天日，训练三军悉智强。自家陀满兴福。爹爹海牙丞相，今早入朝未回。目下番奴侵乱，不免把军士每训练一番，多少是好！军吏那里？〔丑上〕朝中天子宣，阃外将军令。复将军，有何钧旨？〔小生〕取军册上来。〔丑取册，小生看科〕〔末上〕有事不敢不报，无事不敢乱传。将军，不好了！〔小生〕怎么说？〔末〕即今番兵犯界，聂贾列奏令迁都，圣意欲从，老相公极言苦谏，那聂贾列辄生恶意，妄奏圣上，说老相公故意阻驾，谋为不轨。圣上听信谗言，将老相公金瓜打死了。〔小生哭科〕〔末〕还有一件。〔小生〕又怎么？〔末〕圣上就差聂贾列为监斩官，把将军三百家口，不分良贱，尽行诛戮。如今聂贾列那厮带领人马将到了也。〔小生〕这苦怎生是了？〔末〕将军不妨。将军手下见有三千忠孝军，人人敢勇，个个当先。待那奸臣来时，把

他一刀杀了，上报老相公屈死之仇，下免三百口屠戮之苦，有何难处？〔小生〕我若杀了那厮，怎全得我老相公的忠义？无计可奈，只得逃难他方，再作计处。

双手擎开生死路，一身跳出是非门。

第六出 图形追捕

【赵皮鞋】〔丑上〕我是个巡警官，日夜差科千万端。俸钱些少几曾关。怎得三年官债满？【西江月】当职身充巡检，上司差遣常忙，捕贼违限最堪伤，罚俸别无指望。日里迎来送往，夜间巡警关防。虽然鹅酒得些撞，事发纳赃吃棒。今有当朝陀满丞相当銮驾，朝廷大怒，将他满门良贱，尽皆诛戮，只走了陀满兴福一人。奉上司明文，遍张文榜，画影图形。十家为甲，排门粉壁，各处挨捕。但有拿得着者，有官有赏。窝藏者，与本犯同罪。不免叫左右的出来分付。左右那里？〔末上〕讼简公衙静，民安士庶称。明如秋夜月，清似玉壶冰。复老爹，有何分付？〔丑〕我且问你，这个地方谁管？〔末〕这是中都路坊正管的。〔丑〕这等与我叫中都路坊正来。〔末〕领钧旨。中都路坊正走动。

【大齐郎】〔净上〕狂秀才，命儿乖，身充坊正是官差。三隅两巷民户灾，要无违碍，好生只把月钱来。身充坊正霸乡都，财物鸡鹅那得无？物取小民穷骨髓，钱剥百姓苦皮肤。当权若不行方便，后代儿孙作马驴。罚愿满门都听素，年头年尾只吃麸。〔末〕你倒佛口蛇心。〔净〕你是什么人？〔末〕我是公使人。〔净〕公使人，干热乱；得文引，去勾唤。穷三千，富五贯。得了钱，解一半。这等之人，如何判断？押赴市曹，一刀两段。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。〔末〕你也不象个坊正，到是个掌法司巡警。老爹叫你半日了，且不要闲说。〔净〕既如此，待我去见。老爹见坊正。〔丑〕我把你这狗骨头。我在此半日，你才来见我，到说老爹见坊正，我倒来见你么？〔净〕不是这等说，不曾分得句读。我说老爹见，小人是坊正。只少“小人是”三个字。〔丑〕这狗骨头！“白铁刀，转口快。”且不打你，听我分付。今有当朝陀满丞相当銮驾，朝廷大怒，将他满门良贱，尽皆诛戮，只走了陀满兴福一人。奉上司明文，遍张文榜，画影图形。十家为甲，排门粉壁，各处挨捕。但有拿得着者，有官有赏。窝藏者，与本犯同罪。〔净叫科〕东西南北四隅里卖豆腐的王公听着；但有人拿得陀满兴福者，有官有赏。窝藏者，与本犯同罪。〔丑〕拿过来，我把你这狗骨头。东南西北四隅里，岂没有个姓张姓李的？偏只有这个卖豆腐的王公？〔净〕老爹，有个缘故；小的老婆吃斋，卖豆腐的王公，每日挑了豆腐，在小的门首经过，小的老婆问他赊一块儿吃，他再不肯。老婆说，家长老官儿，今后有什么官府事，报他一名。故此只报他的名字。〔丑〕这狗骨头。我倒替你官报私仇？叫左右拿下去打。〔末〕禀老爹，打多少？〔丑〕打十三。〔末打科〕〔丑〕你方才打多少？〔末〕打十三。〔丑〕狗骨头。明明打得他三板，就说打了十三，坏了我的法度。坊正起来，拿这狗骨头下去打。〔净〕“六月债，还得快。”禀老爹，打多少？〔丑〕也打十三。〔净打科〕〔丑〕我晓得人人如此，个个一般。你打得他三板，也

就哄我说打了十三。你每欺我老爷不识数，左右的如今拿坊正下去打。打一下我老爷记一根筹，难道也哄得我不成？〔末打净，净打丑，诨科〕

【恤刑儿】〔丑〕你十三，我十三，三个十三三十九，赛过东京白牡丹。

【柳絮飞】〔丑〕听我分付：一军人尽诛戮，诛戮；走了陀满兴福，兴福。遍张文榜行诸处，都用心跟捉逃徒，逃徒。〔合〕邻佑与窝主，停藏的罪同诛。

【前腔】〔末〕圣旨非比寻俗，寻俗。明立官赏条局，条局。反叛朝廷非小可，市曹中影画形图，形图。〔合〕邻佑与窝主，停藏的罪同诛。

【前腔】〔净〕排门粉壁明书，明书。扰扰攘攘中都，中都。坊正干系天来大，没钱撰不比差夫，差夫。〔合〕邻佑与窝主，停藏的罪同诛。

〔丑〕排门粉壁刷拘，〔净〕各分干系公徒。

〔末〕假饶人心似铁，〔合〕怎当官法如炉！

第七出 文武同盟

〔小生慌走上〕休赶，休赶！“拆碎玉笼飞彩凤，断开金锁走蛟龙。”

【金珑璁】銮舆迁汴梁，朝廷，你信谗言杀害忠良。忠孝军尽诛亡。慌慌逃命走，此身前往何方？天可表我衷肠。俺陀满兴福，【水调歌头】本为忠孝将，翻作奔离人。番兵犯界，迁都远避驾蒙尘。严父金阶苦谏，圣怒一门赐死，亡命且逃生。上天天无路，入地地无门。

【北绛都春】兴福家九族遭殃，六亲俱丧。衔冤枉，怎教俺三百口无罪身亡！兀的是平地里灾从天降。

【混江龙】大金主上，怨着大金主上，信谗言佞语，杀害我忠良。把俺忠孝军都杀尽，教俺一身逃难，离了家乡。朝廷忙传圣旨，差使命前往他方。把兴福图形画影，将文榜遍地里开张。拿住的请功受赏，但人家不许窝藏。却教俺走一步、一步回头望。痛杀俺爹和娘。走得俺筋舒力乏，谎得俺魄散魂扬。〔内喊科〕呀，后面军马越赶得紧急了。休赶，休赶，俺和你鱼水无交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教你一个来时一个死，两个来时两个亡。

【油葫芦】则见几个巡捕弓兵如虎狼，赶得俺慌上慌，忙上忙。天那，这场灾祸，无可提防。见那厮恶咩咩手里拿着的都是枪和棒，唬得俺战兢兢小鹿儿在心头撞。这壁厢无处隐藏。且住，这里有一堵高墙，墙边有口八角琉璃井。曾记得兵书上有个金蝉脱壳之计，不免将身上红锦战袍挂在这枯桩上，翻身跳过墙去。待那士兵来时，见了这袍，则道俺坠井身亡，一定打捞尸首。那时陀满兴福在墙那边，不知去了多少路了。好计，好计。将俺这锦红袍、锦红袍脱放在枯桩上。呀，衣服脱了，粉墙这等高峻，如

何跳得过？自古道人急计生，不免攀住这杏花梢，跳将过去。跳过这粉墙，恰便似失路英雄楚霸王。教俺兴福慌也不慌？不觉来到花影傍。呀，好大风，想必是天神过往。且在这花丛底下，暂躲一躲，再作区处。〔下〕〔末扮太白星上〕

【旋风子】祥云缥缈，飞升体探人间。湛湛青天不可欺，未曾举意早先知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【北雁儿落带过得胜令】〔末〕总乾坤一转丸，睹日月双飞箭。浮生梦一场，世事云千变。万里玉门关，七里钓鱼滩。晓日长安近，秋风蜀道难。险些儿误杀了个英雄汉。凄凄冷冷，埋冤世间。善哉，善哉。苦事难挨。有难不救，等待谁来？花园的土地那里？〔丑上〕花园土地老，并无牺牲咬。叵耐灌花奴，香炉都推倒。复仙主，有何分付？〔末〕今有本国忠孝将陀满兴福，他家三百余口，尽被昏奸诛戮，只脱得一身到此。此人去后，当有显荣。如今被军马追赶紧急，汝可隐形全庇此人这场大难。不可有违。〔丑〕领钧旨。便将此人变其形像为小神，与他躲过便了。〔末〕降身临凡世，起步到天宫。〔下〕〔丑坐科〕〔小生上〕风已息了，不免寻个走路。呀，这里太湖石傍，有个神像在此，牌上写着明朗神之位。明朗神爷，陀满兴福是冤枉之人，逃难到此，若得片云盖顶，救了小将之难，他日重修庙宇，再整金身。

【混江龙后】〔小生〕望神圣将身隐藏。兴福撮土为香，祷告上苍，但愿得俺兴福离了天罗，脱了地网。〔推丑下，自坐科〕

【六么令】〔外、末、丑、净上〕官司遍榜，捕捉陀满兴福恶党，正身拿住受官赏。寻踪迹，问行藏，俺待见了，休想轻轻饶放。俺待见了，休想轻轻饶放。〔净〕你们见也不曾？〔众〕见什么？〔净〕攀脊梁不着，一个矮子。〔众〕攀脊梁不着，是个长子。〔净〕在这里，在这里。〔众〕在那里？〔净〕你看这脚迹不是陀满兴福的？〔众〕怎么晓得是陀满兴福的？〔净〕陀满兴福是个雕青大汉，他人长脚也长。〔众〕有多少长？〔净〕待我量一量看，有一丈二三长。〔众〕一丈二三？且住，脚迹在这里，怎么就不见了？〔净〕是跳过墙去了。〔众〕这墙是谁家的？〔外〕是蒋举人的花园。那个先进去？〔净〕你们进去。〔众〕还是你进去。〔净〕也罢，我有个分晓。待我先把这棍子丢将进去看。〔丢棍科〕〔末〕这个是护身龙，怎么丢了进去？〔净〕如今不叫他是护身龙。〔末〕叫做什么？〔净〕叫做查实。〔末〕怎么叫做查实？〔净〕丢这棍子进去，倘若里面有沟有河，有人有狗，也晓得个明白。故此叫做查实。〔末〕如今丢在那里响？〔净〕在平地上响。待我进去。〔作跳墙科〕呀，有个神像在此，牌上写着是明朗神之位。且住，陀满兴福是个有本事的人，倘撞着他，一拳打得稀烂，还出去叫他们一齐进来。〔跳出科〕〔末〕怎么又出来了，可见些什么？〔净〕不见什么，只见一个神道，坐在那里。和你都跳去看。〔末〕我们奉上司拿人。和你推倒墙进去。〔众〕是如此，推倒墙进去。〔众推科〕果然有个神道在此。〔净〕列位哥哥，我和你在神道面前许下一愿心，保佑你我早拿得陀满兴福，你道如何？〔众〕好，好。〔丑〕我就许一只鹅。〔净〕我就许一只鸡。〔末〕我许一刀肉。〔外〕我许酒果纸烛，都在我身上。〔众〕明朗神爷，我每都是士兵，奉上司明文，捉拿陀满兴福。若拿得着，还你一个三牲。〔丑〕若

拿着，我那儿，你休怪。〔外〕神明怎么去亵渎他？〔末〕来，和你在此嚷了半日，他就在此也去了。和你还到墙外边去，追寻踪迹。〔净〕说得有理。快来，快来，走在这里。〔丑〕在那里？〔净〕这不是陀满兴福的红锦战袍？想是见我们追得紧急，坠井而亡了。〔丑窥井科〕一个，一个。〔外看科〕〔丑〕两个，两个。〔外〕不是，是我和你的影子。〔丑〕怎么有人在里面说话？〔外〕是我和你的应声。哥，被他使了计了。〔净〕使什么计？〔外〕金蝉脱壳之计。他哄我和你在此打捞尸首，他不知去了多少田地。不如拿这领衣服去请赏罢。〔众〕说得有理。

【好花儿】〔众〕恨不得掘地翻天。见树边一人端然，是个土地公公，塑在花园。许金钱，望指点。〔合〕歹人歹人那里见？

【前腔】〔众〕寻不见连忙向前，搜索尽墙边院边。莫不是隐身法术似神仙？走如烟，眼寻穿。〔合〕歹人歹人那里见？

【前腔】〔众〕捉拿了三千六千，做公人十年五年。马翰司公且休言。见着钱，最为先。〔合〕歹人歹人那里见？

〔外〕手眼快且饶巡院。〔末〕心机巧枉说周宣。〔净〕有指爪辟开地面。〔丑〕插羽翼飞上青天。〔并下〕〔小生吊场〕你看这一起土兵，倒在我跟前许下三牲去了。这回不走，更待何时？不免拜谢天地则个。

【金蕉叶】〔小生〕谢天，谢了天，怎么不拜谢明朗神爷？谢神。避难来，幸脱离了祸门。〔欲下科。生上〕咄！是何人入我园中暗隐？〔小生跪科〕告少息雷霆怒嗔。〔生〕汉子，这不是说话的去处，随我到亭子上来。

【章台柳】〔生〕情既紧，言又窘，我斟量非奸即盗贼。〔小生〕小人不是贼，逃躯潜地奔。〔生〕既不是贼呵，无故入人家有何事因？〔小生〕小人也是好人家儿女。〔生〕你休得要逞花唇，休得要逞精神，稍虚词，送你到有司推问。〔小生〕长者息怒且停嗔，听我从头说事因：兴福本为忠孝将，谁知翻作叛离人。长者若拿兴福去，官上加官职不轻。正是：得放手时须放手，可饶人处且饶人。

【前腔】〔小生〕我将冤苦陈，教君不忍闻。〔生〕你是何处人氏？姓甚名谁？〔小生〕念兴福生来女直人。〔生〕做什么勾当？〔小生〕身充忠孝军。〔生〕呀，既是忠孝军，怎么不去随驾？倒在这里？〔小生〕为父直谏迁都阻佞臣，韶龢不留存，诛戮尽，只留我苟活逃遁。

【醉娘儿】〔生〕且听言，此情实为可悯。汉子，抬起头来我看。〔小生抬头科〕〔生〕觑着他，貌英雄，出辈群。〔背云〕结交在未遇之先，施恩在贫窘之日。看此人一貌堂堂，后来必有好处。意欲结义他为兄弟，未知他意下何如？汉子，请起。你不嫌秀士贫，和你弟兄相识认。〔小生〕小人该死之徒，得蒙长者饶恕，已出望外，焉敢与长者齐躯？〔生〕这也非在今日，他时须记取今危困。

【前腔】〔小生〕死重生，怎敢忘伊大恩？〔生〕你多少年纪了？〔小生〕小人二十

八岁。〔生〕我今年三十岁，长你二岁，你称我为兄便了。〔小生〕既如此，哥哥请上，受兄弟几拜。〔生〕不要拜罢。〔小生拜科〕既为兄，休谦逊。〔生〕你拜我受之不稳。〔小生〕休道是百拜受不稳，受兄弟千拜何劳顿！除了仁兄呵，谁肯把我负屈衔冤问？〔生〕兄弟，我本待要留你在此，暂住几时，只是一件：

【雁过南楼】〔生〕此间难容汝身，此间难容汝身，但人知彼此遭迳。兄弟，你衣帽那里去了？〔小生〕衣帽多失落了。〔生〕叫院子取我的衣帽并银子十两出来。〔末上〕衣帽银子在此。〔生〕你且回避。〔末下〕〔生〕无物赠君，些少钗银，不嫌少，望留休晒。〔小生〕多谢哥哥！〔生〕兄弟，你此去呵，莫辞苦辛。暮行朝隐更名姓，向外州他郡。兄弟，你方才打从那里来的？〔小生〕后园墙上跳过来的。〔生〕我如今送你到前门出去。〔别科〕

【前腔】〔小生〕拜别拜别，方欲离门，且住，我陀满兴福聪明了一世，懵懂在一时。方才跳入那秀土园中，他不拿我送官请赏，反助我银两，又结义我为兄弟。我久后若得寸进，欲报恩义，未知他姓甚名谁？猛回身，猛回身，幸还思忖。〔生〕呀，兄弟你去了怎么又转来？〔小生〕特有少稟，欲言又忍。〔生〕兄弟有甚话，但说不妨。〔小生〕哥哥姓和名，小兄弟敢问？〔生〕自家姓蒋，双名世隆，中都路人氏。兄弟，你三回五次问我的姓名，莫非恐人拿住，要攀扯着我么？〔小生〕无他效芹，略得进身，犬马报，怎敢忘半米星分？〔走科〕〔生〕兄弟且慢去，我还有几句言语嘱付你。

【山麻秸】〔生〕你去渡关津，怕有人盘问，又没个官司文凭路引。此行何处能安顿？蓦忽地怕有便人，寄取一封平安书信。

【前腔】〔小生〕兄长言，极明论。遍行军州，立赏明文。世没个男儿，有谁投奔？一片心，后土皇天，表我忠直不陷良人。

【尾声】埋名避祸捱时运，满望取皇家赦恩。罪大弥天，其时许自新。

〔生〕古语积善逢善，〔小生〕常言知恩报恩。

〔合〕此去愿逢吉地，前行莫撞凶门。

第八出 少不知愁

【七娘子】〔旦扮王瑞兰上〕生居画阁兰堂里，正青春岁方及笄。家世簪缨，仪容娇媚，那堪身处欢娱地？

【踏莎行】瑞兰兰蕙温柔，柔香肌体，体如玉润宫腰细。细眉淡扫远山横，横波滴溜娇还媚。媚脸凝脂，脂匀粉膩，膩酥香雪天然美。美人妆罢更临鸾，鸾钗斜插堆云髻。

【锦缠道】〔旦〕髻云堆，珠翠簇。兰姿蕙质，香肌称罗绮。黛眉长，盈盈照泓秋水。鞋直上冠儿至底。诸余没半桩儿不美。针指暂闲时，花朝月夕，丫鬟

侍妾随。好景须欢会，四时不负佳致。

【朱奴儿】春名苑，奇葩异卉。夏水阁，浮瓜沉李。秋玩蟾光折桂枝。逢冬景赏雪观梅。呼呼唤唤，愁是甚的？总不解愁滋味。

芳容鱼沉雁落， 美貌月闭花羞。

肌骨天然自好， 不搽脂粉风流。

第九出 绿林寄迹

【水底鱼】〔外、净、丑、末扮喽罗上〕击鼓鸣锣，杀人并放火。倚山为寨，号为拦路虎。金银财宝，劫来如粪土。无钱买路，霸王也难过。〔净〕山中壮士，全无救苦之心，寨内强人，尽有害民之意。不思昔日萧何律，且效当年盗跖能。众兄弟，你我不是别人，虎头山草寇是也。寨中有五百名喽罗，你我却是头领。昨夜巡哨各山，不知有事也没有？〔外〕我巡东山，一些事也没有。〔净〕我巡西山，也没事。〔丑〕我巡南山，也没事。只有巡北山的头领不见回来。待他来时便知分晓。〔末上〕欢来不似今日，喜来那胜今朝。〔众〕哥回来了？〔末〕是回来了。你们巡哨如何？〔众〕我们都没事。〔末〕我倒有事。〔丑〕你敢被人拿住了？〔末〕被人拿住，那得我来？〔丑〕却怎么说？〔末〕我一巡巡到山凹里，只见霞光万道，瑞气千条。被我把铧锹掘将下去，只见一个石匣，石匣里面一顶金盔，一把宝剑。〔众〕在那里？〔末〕是我藏在那里。〔众〕去拿来看一看。〔末〕我去拿来。〔背云〕我在那里戴一戴，头脑生疼起来。且把与他们戴戴看。哥，你看好东西。〔净〕拿来我戴。〔丑、外夺科〕〔末〕不要争，我有个主张。我们虎头山有五百名喽罗，只少一个寨主。若是带得这盔的，大家就拜他做寨主。〔丑〕这有什么难，拿来我戴起。〔末〕且住。要做寨主，还要通得些文墨才戴得。〔丑〕要弄文墨，这个不打紧。拿来我戴了说。〔末〕说了戴。〔丑〕也罢，我就说。怎么样说好？〔末〕要说得大些。〔丑〕我平生会说大话：混沌初分我出身。如何？〔末〕大便大了，且看下句。〔丑〕有么：混沌初分我出身，伏羲、神农是我后辈人。山中寨主无人做，五百名喽罗我是尊。拿来我戴。〔末〕钦赐了你，不消谢恩。〔外〕好皇家气象。〔丑〕好，你看：耀日争光，这红帽儿不用了。赐与你们罢。且住，还要防后，拿那雌雄宝剑来。〔末〕什么雌雄宝剑？〔丑〕插在我杨柳细边。〔末〕什么杨柳细？〔丑〕腰，雌雄宝剑，杨柳细腰。〔净〕皇帝也打歇后语？颁行天下，都要打歇后语哩。〔丑反戴科〕〔末〕反了。〔丑〕一日皇帝也不曾做，怎么就反了？〔末〕盔反戴了。〔丑〕你那晓得？我是个没面目的大王，却要垂帘听政哩。〔歪戴科〕〔末〕歪了。〔丑〕这叫做耳不闻。〔作跌，推末科〕〔末〕怎么推我一交？〔丑〕这叫做“推位让国”。〔摇科〕〔末〕不要摇。〔丑〕是尧舜，“有虞陶唐”。〔末〕怎么这等抖？〔丑〕刘备儿子叫做阿斗。他就失了帝位。我只得临深履薄，悚惧恐惶。〔末〕怎么坐在地上？〔丑〕地主明王也要“坐朝问道”。阿呀，盔内有鬼。〔末〕无鬼不成魁。〔丑〕快备龙床，寡人要驾崩了。大家且来“济弱扶倾”。〔倒科〕〔众扶科〕怎

么？〔丑〕戴在头上，渐渐似泰山压顶一般，头疼眼胀，成不得，这寨主不愿做了。还是戴红帽儿罢。〔净〕我量你这等嘴脸，怎做得寨主？看我坐在这里，就有样子了。〔末〕也先要通文。〔净〕有么：混沌初分我出世，寿星老儿是我的徒弟。这些小贼莫多言，虎头山中我即位。〔末〕好个即位。〔净〕进上我戴。〔末〕把红帽我拿了。〔净〕且放在此，备而不用。我今日做了寨主，你每都要听我令旨，遵我约束。如违拿来就斩了。〔众〕好欺心。寨主未做得成，就要杀兄弟。〔净〕不是。先说过了，日后方见寡人言顾行。都走过一边听点，走过东来。〔众走科〕〔净〕走过西去。呀，不好了！〔倒科〕〔众扶科〕〔净〕戴不得。戴在头上，就像一万斤重。寨主要做，受不得这般疼痛。罢，还是这红帽儿安稳。〔末〕不瞒哥们说，我在山凹里时就戴一戴，头上生疼。若是好戴呵，不到如今让与你们戴。〔丑〕列位，以后有了得的客商经过，只把这盔与他戴，就压倒。不消费力，金银财宝都是我每的。〔末〕不是这般说。天赐这顶盔，必有个做寨主的来戴。如今和你每下山去，招军买马，积草聚粮，等候那人便了。〔众〕说得是，说得是。

【节节高】〔众〕强梁勇，猛人会一家，杀人放火张威霸。行劫掠，聚草粮，屯人马。惯战武艺多潇洒，从来贼胆天来大。蛟龙猛虎离山窝，闻风那个不惊怕！闻风那个不惊怕！〔下〕

【醉罗歌】〔小生上〕那日那日离都下，流落流落在天涯。画影图形遍挨查，到处都张挂。草为茵褥，桥为住家。山花当饭，溪水当茶。陀满兴福这般苦楚呵，那些个“一刻千金价”。〔内喊科〕〔小生〕兵戈扰，道路赊。几番回首望京华。〔外、末、净、丑上〕这厮往那里走？〔小生〕你这伙是什么人？拦我去路。〔众〕快留下买路钱去。〔小生〕我且问你，这路是你家的？我且是没钱在身边，就有，你每也要我的不得。〔丑〕你是贼的老子？要你的不得？〔净〕哇！贼的儿子。〔小生〕怎么叫做买路钱？〔净〕我每这个虎头山虎头寨，但是打我这里经过，要几贯买路钱；若是没有，一刀两段。〔小生〕你这伙原来是剪径的毛贼。〔净〕罢了，叫出表字道号来了。〔小生〕我行来路远，肚中饥又饥，渴又渴，有酒饭拿来我吃，有盘缠送我做过山钱，饶你这伙毛贼的性命。〔净〕倒要土地三陌纸？〔丑〕哥，但是过这山的人，少不得大胆说几句大话唬人。〔净〕说得有理，待我去拿他过来。哇，你休得说大话。战得我过，饶你性命。〔小生〕你来。〔净倒科〕〔丑〕罢了，倒了虎头山的架子。待我去拿他。你要活的，就是活的；要死的，就是死的。哇，这厮看刀。〔小生〕你来。〔丑跪倒科〕〔净〕不是这等。和你众人齐上去与他杀，叫他双拳不敌四手。〔丑〕这个有理，和你齐上去。〔小生〕你每都来。〔众战倒科〕〔丑〕这个人果然有些本事。快拿那话儿来。〔末〕什么那话儿？〔丑〕戴在头上生疼的。〔净取盔跪介〕壮士爷！〔丑〕啐，怎么跪了他，又叫爷？〔净〕再不要惹他打了疼处。壮士爷！〔末〕又叫爷？〔净〕哥，奉承他些罢。〔小生〕怎么说？〔净〕众人没有什么孝顺，止有一顶嵌金盔在此。壮士爷若戴得，就奉送。〔小生〕拿上来。你这伙毛贼也有这顶好金盔。〔净〕众人也指望成些大事，特打在此的。〔小生戴科〕倒正好。〔众〕可疼？〔小生〕什么疼？〔净〕你不头疼？〔小生〕我怎么头疼？〔净〕你可眼花？〔小生〕我为甚眼花？〔丑〕这却是真命强盗。〔外〕真命寨主。〔众〕禀壮士，你来得去不得了。〔小生〕我怎么来得去不得？

【不漏水车子】〔众〕告壮士，休怒嗔。不嫌草寨贫，拜壮士为山中头领，掌管喽罗五百名。〔小生〕你每要留我么？〔众〕是。〔小生〕且退后。且自沉吟，谩自评论。画影图形，捕捉甚紧。不如隐遁在埋名径。也罢，我权且住在这里罢。〔众拜科〕多蒙便应承，小的们悉遵钧令。请问寨主上姓？〔小生〕你问我姓名么？〔众〕是。〔小生背云〕虽然没人到此寻找，也未可把真名说与他每知道。众喽罗，我姓蒋，双名世昌。你众人听我号令。〔众应科〕〔小生〕汝等下山，三不可杀。〔众〕那三样不可杀？〔小生〕中都路人不可杀，秀士不可杀，姓蒋的不可杀。其余有买路钱的放他过去，没有的带上山来。〔众〕领钧旨。

【红绣鞋】〔小生〕本为盖世英雄，英雄。奸邪疾妒难容，难容。万山深处隐其踪。不是路，且相从。屯作蚁，聚成蜂。屯作蚁，聚成蜂。

【前腔】〔众〕将军凛凛威风，威风。战袍绣虎雕龙，雕龙。山花斜插茜巾红。新寨主，坐山中。商旅过，莫遭逢。商旅过，莫遭逢。

〔小生〕暂居山寨作生涯，〔众〕喜得将军肯上来。

〔合〕巍岭峻峰通隐豹，野花芳草待时开。

第十出 奉使临番

【丞相贤】〔外扮王镇上〕弯弓驰骑射双雕，武勇超群胆气高。紫袍金带非同小，见随朝，兵部尚书官养老。

马挂征鞍将挂袍，柳梢门外月儿高。男儿未挂封侯印，腰下常悬带血刀。自家姓王，名镇。女直人也。官拜兵部尚书。家眷五十余口，至亲者三人。夫人张氏，生女瑞兰，年方及笄，未曾许聘。今日私宅称觞，怕有朝使到来，不当稳便。院子那里？〔末上〕堂上呼双字，阶前应一声。复老爷，有何分付？〔外〕我今日私宅称觞，倘有朝使到来，即报与我知道。〔末〕理会得。

【梨花儿】〔净扮使臣上〕使臣走马传敕旨，铺陈香案疾穿执。万岁山呼行礼毕，嗒，钦依宣谕躬身立。

圣旨已到，跪听宣读：朕当邦国阽危，边疆多难。士庶汹汹，各不聊生。贼情叵测，难以遥度。尔兵部尚书王镇，当朝良将，昭代名臣，可前往边城，缉探详细，便宜行事。军情紧急，不可稽迟。谢恩。〔外〕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朝使，不知朝廷敕旨，为何这等急促？

【番鼓儿】〔净〕为塞北兴兵临边鄙，临边鄙。但州城关津险隘，势怎当敌？待欲迁都回避。不许稽迟，上京去缉探事实。〔合〕火速便驰驿，等回音，星飞电急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〕念老臣年登七十岁，七十岁。今又奉朝廷敕旨。事属安危，恨

不得肋生双翅。两头白日多只行五里十里。〔合〕火速便驰驿，等回音，星飞电急。

【前腔】〔末〕紧使人疾速催驿骑，催驿骑。便疾忙安排鞍辔。打点行李，这回须教仔细。先解缰绳，怕骑了没头马儿。〔合〕火速便驰驿，等回音，星飞电急。

【前腔】〔净〕兀刺赤，兀刺赤，门外等多时。〔外〕纵辔加鞭，心急马迟。〔末〕伴宿女孩儿，羊酒要关支。管取完备，休得误了军期。〔合〕火速便驰驿，等回音，星飞电急。

【双劝酒】〔外〕军情紧急，国家责委，不敢有违滞。常言道，养兵千日，今朝用人之际。〔合〕火速便驰驿，等回音，星飞电急。〔净〕老大人，此乃朝廷大事，即日就望回音。作急起程罢。眼望捷旌旗，耳听好消息。〔下〕〔外〕身食天禄，命悬君手。驿马俱已完备，只得就此前去。院子，后堂请老夫人、小姐出来，分付家事，即便起程。〔末〕老夫人、小姐有请。

【东风第一枝】〔老旦〕宫日添长，壶冰结满，仲冬天气严寒。〔旦〕绣工停却金针，红炉画阁人闲。金猊香袅，丽曲趁舞袖弓弯。〔合〕锦帐中褥隐芙蓉。怎教鹦鹉杯干？〔老旦〕相公万福。〔外〕夫人少礼。〔旦〕爹爹万福。〔外〕孩儿到来。〔老旦〕〔临江仙〕相公，忽听朝廷颁敕旨，传宣未审何因？〔外〕使臣走马到家门，教老夫急离龙凤阙，缉探虎狼军。〔旦〕爹爹，朝中多少文和武，缘何独劳家尊？〔末〕惟行君命岂私身？正是“家贫显孝子，国难见忠臣”。〔旦〕爹爹迟些去也无妨。〔外〕孩儿说那里话？我若迟延，是违忤了朝廷了。今日将家事交付与你母子，就此起程。〔老旦〕相公路上带谁去伏侍？〔外〕六儿北边惯熟，带六儿去。〔老旦〕院子叫六儿过来。〔末〕六叔，老爷叫。〔丑上〕听得爹爹叫，即忙便来到。爹爹，奶奶，小姐，六儿叩头。〔外〕六儿，我奉圣旨往北边，带你去伏侍。快去收拾行李。〔丑〕理会得。〔叫科〕媳妇收拾我行李，我随爹爹往北边走一遭。〔老旦〕老身已分付安排杯酒，就与相公饯行。看酒来。〔丑〕酒在此。

【催拍】〔外〕受君恩，身居从班。食君禄，怎敢辞难。〔老旦〕此行非同小看，非同小看。缉探上京虚实，便往边关。漠漠平沙，路远天寒。〔合〕一别后，涉水登山：今日去，甚时还？

【前腔】〔老旦〕气力衰，行履尚难，怎驱驰，挥鞭跨鞍？〔旦〕愁只愁路里，愁只愁路里，难禁冒雨蒙霜，此身劳烦。谁奉兴居，暮宿朝餐？〔合〕一别后，涉水登山：今日去，甚时还？

【前腔】〔旦〕去难留，愁擎凤盏。爱情深，重掩泪眼。〔外〕休忧虑放怀，休忧虑放怀。堂上母亲，叮咛小心相看。〔老旦〕娘女在家中，怎免愁烦？〔合〕一别后，涉水登山：今日去，甚时还？

【前腔】〔丑、末〕宣限紧，休作等闲。报国家，忠心似丹。〔旦〕稍迟延半晌，

稍迟延半晌。寻思止得些时，面觑尊颜。子父隔绝，雾阻云拦。〔合〕一别后，涉水登山；今日去，甚时还？

【一撮棹】〔外〕夫人，只得就此分别了。今日去，便驰驿离乡关。朝廷命，疾登途，怕迟晚。〔老旦〕兵南进，兴戈甲，取江山。〔旦〕遭离乱，家无主，怎逃难？〔外〕虽土马侵边紧，两三月便回还。〔老旦〕专心望，望佳音，报平安。

〔外〕军情怎敢暂留停？ 〔老旦〕疾速登程离帝京。

〔合〕正是相逢不下马， 从今各自奔前程。

第十一出 士女随迁

〔末慌走上〕灾来怎躲？祸至难逃。官人、小姐，不好了，快走，快走！〔生、小旦上〕忽闻人唤语，未审有何因？〔末〕官人、小姐，不好了！〔生〕怎么说？〔末〕只见簇簇军马往南来，密密枪刀从北至。势不可遏，锋不能当。夺关隘争履平川，攻城邑竟登坦地。黎民逃难，街衢中似乱乱奔獐；官宦随迁，途路里若慌慌走鹿。百司解散，万姓仓皇。明张榜示，今朝驾幸汴梁城；晓谕通知，即时要徙中都路。一来军马临城，二者都堂法令。蝼蚁尚且贪生，为人岂不惜命？官人、小姐听缘因，满目干戈失太平。双手擎开生死路，一身跳出是非门。〔下〕

【薄媚滚】〔生、小旦〕听人报军马近城，天子迁都汴。今晚庶民、今晚庶民不许一人流落后在京城。生长升平遭离乱，苦怎言！胆颤心惊，如何可免？

【前腔】听街坊巷陌，听街坊巷陌，唯闻得炒炒哀声遍。急去打叠，急去打叠金共宝，随身带做盘缠。田业家私、田业家私不能守，不能恋。两泪涟，生死安危，只是靠天。

〔生〕父母家乡甚日归？ 〔小旦〕慌慌垂泪离京畿。

〔合〕避难一心忙似箭， 逃生两脚走如飞。

第十二出 出寨巡逻

【贺圣朝】〔小生上〕斩龙射虎威风，擒王捉将英雄。锦征袍相称茜巾红，镇山北山东。

陀满兴福来在此间，正所谓“穷猿奔林，无暇择木”，只得依附亡命，哨聚山林；靠高冈为栅寨，依野涧作城濠。风高放火，无非劫掠庄农；夜黑杀人，尽是伤残民命。弓兵巡尉，闻知胆丧心惊；客旅经商，见说魂飞魄散。除非黄榜可招安，余下官兵收不得。众喽罗那里？

〔外、未应上〕〔小生〕你每俱有缺点，只有大小喽罗没有事委他。与我唤来。〔外、未唤科〕〔净、丑应上〕宋江三十六，回来十八双。若还少一个，定是不还乡。复主帅，有何分付？〔小生〕大小喽罗，别的都有缺点，只你两个没有。如今发下一个伙落更梆，一个巡山伏路。头上戴的，身上穿的，腰间系的，手中拿的，脚下踹的，如少了一件，捆打二十。〔净、丑〕领钧旨。〔巡山打更译科〕〔小生〕大小喽罗，且听我分付。

【豹子令】〔小生〕闻说中都起战尘，起战尘。黎民逃难乱纷纷，乱纷纷。怕有推车担担人经过，劫掠财宝共金银。〔合〕用心巡，登山募岭用心巡。

【前腔】〔净〕休避些儿苦共勤，苦共勤。提刀携剑聚成群，聚成群。士农工商钱夺下，回来山寨醉醺醺。〔合〕用心巡，登山募岭用心巡。

【前腔】〔丑〕劫掠金珠不要分，不要分。肥羊美酒不沾唇，不沾唇。但愿捉得个多娇女，将来压寨做夫人。〔合〕用心巡，登山募岭用心巡。

〔小生〕逢人买路要金珠，〔净〕认得山中好汉无？

〔丑〕日后欲求生富贵，〔合〕眼前须下死工夫。

第十三出 相泣路岐

【破阵子】〔老旦上〕况是君臣分散，那看母子临危。〔旦上〕严父东行何日返？天子南迁甚日回？〔合〕家邦无所依。〔老旦〕〔望江南〕身狼狈，慌急便奔驰。贴肉金珠揣得甚，随身衣服着些儿，子母紧相随。〔旦〕离帝辇，前路去投谁？风雨催人辞故国，乡关回首暮云迷。何日是归期？〔老旦〕孩儿，管不得你鞋弓袜小，只得趱行几步。〔旦〕母亲，怎么是好？

【渔家傲】〔老旦〕天不念去国愁人最惨凄。淋淋的雨若盆倾，风如箭急。〔旦〕侍妾从人皆星散，各逃生计。〔合〕身居处华屋高堂，但寻常珠绕翠围。那曾经地覆天翻受苦时。

【剔银灯】〔老旦〕孩儿，两条路不知往那一条去？迢迢路不知是那里？前途去安身在何处？〔旦〕一点点雨间着一行行恹惶泪，一阵阵风对着一声声愁和气。〔合〕云低，天色傍晚。子母命存亡，兀自尚未知。

【摊破地锦花】〔旦〕绣鞋儿，分不得帮和底。一步步提，百忙里褪了跟儿。〔老旦〕冒雨荡风，带水拖泥。〔合〕步难移，全没些气和力。

【麻婆子】〔老旦〕路途、路途行不惯，心惊胆颤摧。〔旦〕地冷、地冷行不上，人慌语乱催。〔老旦〕年高力弱怎支持？〔倒科，旦扶科〕〔旦〕泥滑跌，倒在冻田地。款款扶将起。〔合〕心急步行迟。

〔旦〕最苦家尊去远，〔老旦〕怎当军马临城？

〔合〕正是福无双至，

果然祸不单行。

第十四出 风雨间关

【薄幸】〔生上〕凛冽寒风，淋漓冷雨，送君臣南北，父子东西。〔小旦〕心肠痛，不幸见刀兵冗冗。〔合〕望故国，云山远蒙蒙。〔生〕【浣溪沙】万里飞沙咽鼓鼙，三军杀气傍旌旗。天涯兄妹两相依。〔小旦〕前路未知何处是，故乡犹恐不同归。出关愁暮一沾衣。〔生〕妹子，管不得你的鞋弓袜小，只得趱行几步。〔小旦〕是，哥哥。

【赛观音】〔生〕雨儿催，风儿送。叹一旦家邦尽空。〔小旦〕想富贵荣华如梦。〔合〕哽咽伤心，教我气填胸。

【前腔】〔小旦〕意儿慌，脚儿痛。颤笃速如痴似懵。〔生〕苦捱着疾忙行动。〔合〕郊野看看，又早晚烟笼。

【人月员】〔生〕途路里，奔走流民拥。胆丧魂飞心惊恐。〔小旦〕风吹雨湿衣襟重，止不住双双珠泪涌。〔合〕行不上，惟闻得战鼓声震苍穹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〕军马又来，四下如铁桶。眼见得京师城壁空。〔小旦〕他每赶着无轻纵，人似豺狼马似龙。〔合〕遭驱虏，亲骨肉甚年何日重逢。

急前去汴梁路杳，慢停待中都乱扰。

乌鸦共喜鹊同巢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第十五出 番落回军

〔丑扮老汉上〕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只今番兵犯界，天子南迁。百官随驾，尽离中都，万姓逃生，交驰道路。正是“相逢不下马，各自奔前程”。呀，前面烟尘扰攘，想又是番兵来了。不免在此石板桥下，暂躲片时，再作区处。

【竹马儿】〔净引众上〕喊杀漫山漫野，招飏着皂旗儿，万点寒鸦。见千户万户每领雄兵，围绕中都城下。见敌楼上无一个人披挂，都迁徙离京华。前驱奋武征伐，尽揽辔攀鞍，加鞭催着骏马。待逃生除非是插双翅，直追赶到天涯。呀，金鞍玉辔，斜插着宝鞮葵花。〔净〕生长阴山燕水北，袄子浑金腰系玉。弯弓沙塞射双雕，跃马围场逐走鹿。展手齐齐弄舞腰，颠脚来来高唱曲。有时画在小屏风，展转教人看不足。且喜已到中都地面，果然好花锦世界。彼国军民，皆已随驾迁都汴梁去了。不免与把都儿每闲玩一回。〔众〕告主帅，前面石板桥下有一个老儿。〔净〕拿过来。〔众拿丑见科〕〔净〕你是什么人？〔丑〕小人是本处耆老。〔净〕叵耐你大金天子，俺那里三年一小进，五

年一大进，十年一总进。今经一十五年，并无一丝儿回答。是何道理？〔丑〕本国前月差兵部王尚书，装载宝物，从水路进至上国来了。〔净〕我每从陆路征发，想是错过了也。你莫非说谎么？〔丑〕小人怎敢？〔净〕既然如此，把都儿每传下号令，且自回兵。

〔净〕加鞭哨马走如龙，海角天涯要立功。

〔合〕假饶一国长空阔，尽在皇都掌握中。

第十六出 违离兵火

【满江红】〔老旦、旦上〕身遭兵火，身遭兵火，母子逃生受奔波。怎禁得，风雨摧残，田地上坎坷。泥滑路生行未多。军马追急，教我怎奈何？弹珠颗，冒雨荡风，沿山转坡。〔众番上，赶老旦、旦下〕〔番抢伞译科下〕

【前腔】〔生、小旦上〕身遭兵火，身遭兵火，兄妹逃生受奔波。怎禁得，风雨摧残，田地上坎坷。泥滑路生行未多。军马追急，教我怎奈何？弹珠颗，冒雨荡风，沿山转坡。〔众番上，赶生、小旦下〕〔番抢包译科下〕〔老旦、旦、生、小旦同上，各唱前曲科〕〔丑扮妇人、净扮和尚、外扮道士上译科〕〔众番上，赶散科并下〕

【东瓯令】〔旦上〕我那娘！心如醉，泪交流。去远家尊绝信久。途中母子生离别，这苦如何受！一重愁翻做两重愁，是我命合休。我那娘！〔下〕

【望梅花】〔生上〕瑞莲！叫得我不绝口，恰被喊声流民四走。慌急便寻，不知个所有。此间无处安身，想只在前头后头。瑞莲！〔下〕

【东瓯令】〔老旦上〕瑞兰！寻思苦，路生疏。军喊风传行路促。娘儿挽手相回护，这苦难分诉。望天、天怜念老身孤，免使受奔波。瑞兰！〔下〕

【满江红尾】〔小旦上〕我那哥哥！大喊一声过，唬得人獐狂鼠窜，那里去了，哥哥！怎生撇下了我？教我无处安身，无门路可躲。我那哥哥！〔下〕

第十七出 旷野奇逢

【金莲子】〔旦上〕古今愁，古今愁，谁似我目下这样愁？听军马骤，听军马骤，人乱语稠。向深林中逃难，恐有人搜。〔下〕

【前腔】〔生上〕百忙里散失，差了路头。寻妹子不见，教我怎措手？瑞莲！〔旦内应科〕〔生〕神天佑，神天佑，这答儿是有亲骨肉。见了向前走。瑞莲，瑞莲！

【菊花新】〔旦应上〕你是何人我是谁？〔生〕应了还应，呀，见又非。〔旦〕将

咱小名提，进前去，问他端的。我只道是我母亲，原来是个秀才。〔生〕我只道是我妹子，原来是一位娘子。〔旦〕呀，你不是我母亲，如何叫我？〔生〕我自叫我妹子瑞莲，谁来叫你？

【古轮台】〔旦〕自惊疑，相呼厮唤两相回。瑞兰和先辈不曾相识。〔生〕瑞莲名儿本是卑人亲妹。不知娘子因甚到此？〔旦〕妾因兵火急，离乡故。〔生〕娘子如何独行？〔旦〕母子随迁往南避，中途相失。秀才在何处不见了令妹？〔生〕喊杀声，各各逃生，电奔星驰。中路里差池，因循寻至。应声错，偶逢伊。娘子不见了母亲，小生不见了妹子。正是俱错意，一般烦恼两心知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〕名儿应错了自先回。〔旦〕秀才那里去？〔生〕急急便往跟寻，岂容迟滞。〔旦〕事到如今，事到头来，怎生惜得羞耻。〔拜科〕秀才，念苦怜孤，救奴残喘，带奴离此免灾危，我也不忘你的恩义。〔生〕娘子，你方才说不见了令堂，远远望见一位妈妈来了。〔旦回头科〕在那里？〔生近看科〕旷野间，旷野间，见独自一个佳人，生得千娇百媚。他也无夫无婿，眼见得落便宜。且待我唬他一唬。娘子，如何是？天色昏惨暮云迷。〔旦慌科〕秀才带奴同行则个。〔生〕娘子差矣，我自家妹子尚且顾不得，怎带得你？

【扑灯蛾】〔生〕自亲妹不见影，自亲妹不见影，他人怎相庇？〔旦〕秀才，你读书也不曾？〔生〕秀才家何书不读览？〔旦〕书上说道：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”既然读诗书，恻隐心怎不周急也？〔生〕你只晓得有恻隐之心，那晓得有别嫌之礼？我是个孤男，你是寡女。厮赶着、厮赶着，教人猜疑。〔旦〕乱军中、乱军中，有谁来问你？〔生〕缓急间，语言须是要支持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路中不挡拦，〔生〕路中若挡拦？〔旦〕路中若挡拦，可怜做兄妹。〔生〕兄妹固好，只是面貌不同，语言各别。有人厮盘问，教咱把甚言抵对也？〔旦〕没个道理。〔生〕既没道理，小生自去。〔旦〕有一个道理。〔生〕有什么道理？〔旦〕怕问时，……〔生〕怕问时却怎么？〔旦〕奴家害羞，说不出来。〔生〕娘子，没人在此，便说有何害。〔旦〕怕问时，权……〔生〕怎么又不说了？权什么？〔旦〕权说是夫妻。〔生〕恁的说，方才可矣。便同行，访踪穷迹去寻觅。

【尾】〔旦〕今日得君提掇起，免使一身在污泥。〔生〕久后常思受苦时。

〔生〕半路兄寻妹，〔旦〕中途母丧儿。

〔合〕情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随。

第十八出 彼此亲依

【普天乐】〔小旦上〕我那哥哥，叫得我气全无，哭得我声难语。只教我两头来

往到千百步。兄安在，妾是何如？真个是逆旅穷途。哥哥，须念我、念我爹娘身故，须是一蒂一瓜儿和女，割得断弟兄肠肚，将奴闪下在这里？进无门，退也还又无所。

【山桃红】大道上，难前去。小路上，怎逃伏？遥望窝梁三两间茅檐屋，转弯环野径，休辞苦，暂安身，少避些风和雨。多管是村野民居。〔下〕

【生查子】〔老旦上〕行寻行又寻。瑞兰！〔小旦内应科〕〔老旦〕远远闻人应。瑞兰！〔小旦应上〕呼唤瑞莲名，听了还重省。

【水仙子】〔老旦〕眼又昏，天将暝，趁声儿向前厮认。〔认科〕我那儿！浑身上雨水淋漓，尽皆泥泞，生来这苦何曾惯经？〔小旦〕眼见错，十分定。事无可奈，只得陪些下情。老娘，你是高年人，怎生行得这山径？瑞莲款款扶着娘慢行。

【前腔】〔老旦〕观模样，听语声。呀，你是阿谁便应承？枉了许多时，教娘苦相等。〔小旦〕非诈应。瑞莲听得名儿厮类，怕寻觅是我家兄。偶遇娘娘如再生。〔合〕你是高年人，怎生行得这山径？瑞莲款款扶着娘慢行。

【刮地风】〔老旦〕看他举止，与我孩儿也不恁撑。小娘子，厮跟去，你可心肯？〔小旦〕奴家不见了哥哥，望老娘带奴同行则个。〔老旦〕事既如此，我就把你做女儿看承罢。〔小旦〕情愿做小为婢身，焉敢指望儿称？〔老旦〕若得干戈宁静，和你同往到南京。〔小旦〕谢深恩，感大恩救取奴一命。〔合〕天昏地黑，迷去路程，就此处权停。

〔老旦〕母为寻儿错认真， 〔小旦〕不因亲者强来亲。
〔合〕愁人莫向愁人说， 说与愁人愁杀人。

第十九出 偷儿挡路

【高阳台引】〔生上〕凛凛严寒，漫漫肃气，依稀晓色将开。宿水餐风，去客尘埃。〔旦上〕思今念往心自骇，受这苦谁想谁猜。〔合〕望家乡，水远山遥，雾锁云埋。〔生〕乱乱随迁客，纷纷避祸民。风传军喊急，雨送哭声频。〔旦〕子不能庇父，君无可保臣。〔合〕宁为太平犬，莫作离乱人。〔生〕娘子，你看一路上风景，好生伤感人也呵！

【山坡羊】〔生〕翠巍巍云山一带，碧澄澄寒波几派？深密密烟林数簇，滴溜溜黄叶都飘败。一两阵风，三五声过雁哀。〔旦〕伤心对景、对景愁无奈，回首家乡，珠泪满腮。〔合〕情怀，急煎煎闷似海。形骸，骨岩岩瘦似柴。

【水红花】〔旦〕忆昔歌舞宴楼台，会金钗，欢娱难再。〔生〕思之诗酒看书斋，命多乖，风光难再。〔旦〕母亲知他何处？尊父阻天涯。不能够千里故人来也罗。

【梧桐叶】〔生〕徙黎民，迁臣宰，天子蒙尘尽远迈。雕兰玉砌今何在？〔旦〕想画阁兰堂那样安排，翻做草舍茅檐。这境界，怎教人偿得尽 恹惶债。

【水红花】〔旦〕路滑霜重步难抬，小弓鞋，其实难捱。〔生〕家亡国破更时乖。这场灾，冰消瓦解，否极何时生泰，苦尽更甜来？只除是枯树上再花开也罗〔内鸣锣喊科〕〔生、旦慌科〕

【金钱花】〔生、旦〕听得数声锣筛，锣筛。好汉山前齐摆，齐摆。个个狞恶似狼豺。〔外、末、净、丑上〕留买路，与钱财；不留与，便杀坏。你两个是什么人？留下买路钱去。

【念佛子】〔生、旦〕穷秀才，夫和妇，为士马逃难登途。望相怜，壮士略放一路。〔众〕捉住，枉自说闲言语。买路钱且留下金珠。稍迟延，便教你身丧须臾！

【前腔】〔生、旦〕区区，山行路宿，粥食无觅处。有盘缠，肯相推阻？〔众〕厮侮，穷酸饿儒，模样须寻俗。随行所有，疾忙分付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、旦〕苦不苦，从头至足，衣衫皆蓝缕。难同他，往来客旅。〔众〕你不与，我施威仗勇，轮动刀和斧。激得人忿心发怒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、旦〕告饶恕，魂飞胆颤摧，神恐心惊惧。此身恁地无，屈死真实何辜？〔众绑生、旦科〕且执缚，管押前去，山寨里听从区处。〔生、旦〕到那里，吉凶事全然未知。

〔生〕秀才身畔没行囊，〔旦〕逃避刀兵离故乡。

〔众〕且听雷霆施号令，休言星斗焕文章。

第二十出 虎头遇旧

【粉蝶儿】〔小生上〕山寨鸣金，白鹤半空展翅。〔众押生、旦上〕见擒获过客夫妻。〔生、旦〕离天罗，入地网，逃生无计。〔合〕到麾下善恶区处。〔众〕禀主帅，夜来巡哨，拿得一个汉子，一个妇人。

〔小生〕带过来。〔众带见科〕〔小生〕那汉子，俺这里经年无客过，累月少人行。你明知山有虎，故作采樵人。

【尾犯序】山径路幽僻，但寻常此间来往人稀。男女相随，岂是良人行止？〔生、旦〕凶时，遭士马流民散失，避干戈君臣远徙。夫和妇，为天摧地塌，逃难路途迷。

【前腔】〔小生〕无非买命与赎身，但随行有何囊篋资费？〔生、旦〕没有，将

军。〔众〕快口强舌，休同儿戏。〔生、旦〕听启，乱慌慌行来数日，苦滴滴实没半厘。〔众〕你好不知礼！常言道：“打鱼猎射怎空回？”

【前腔】〔小生〕何必说甚的？众喽罗，便推转斩首，更莫迟疑。〔众扯科〕将他扯起，倒拽横拖，倒拖横拽，把军令遵依。〔生、旦〕魂飞，才逆旅穷途认妻，早背井离乡做鬼。听哀告，望雷霆暂息，略罢虎狼威。

【前腔】〔小生〕军前令怎移？但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〔生、旦〕将军可怜饶命。〔众〕枉自厚礼卑词，休想饶你。〔旦〕伤悲，王瑞兰遭刑枉死。〔生〕蒋世隆衔冤负屈。天和地，有谁人可怜，烧陌纸钱灰？〔小生〕呀，象似那汉子说甚蒋世隆一般。众喽罗？

【梁州赚】且与我留人，押回来问取详细。那汉子，你家居在那里？农种、工、商、学文艺？〔生〕通诗礼，乡进士州庠屡魁，中都路离城三里。〔小生〕因甚到此？〔生〕闲居止，因兵火弃家无所倚。〔小生〕听说仔细。汉子，抬起头来我看。〔生抬头科〕

【前腔】〔小生〕紧降阶释缚扶将起，是兄弟负恩忘义。这是何人？〔生〕是我浑家。〔小生〕尊嫂受礼。谁知此地能完聚？〔旦〕愁为喜，深谢得贤叔盗跖。〔小生〕哥哥行那些个尊卑，权休罪，适间冒读少拜识。〔跪科〕〔生〕恐君错矣。〔小生〕哥哥，你就不认得兄弟了？〔生〕一时间想不起。

【鲍老催】〔小生〕朝廷当时巡捕急，闪避在围墙内。若非恩人救难危，险赴法云阳市。〔生〕呀，元来是兴福兄弟。“相逢狭路难回避”，这言语古来提。〔小生〕众喽罗，连忙整备排筵席，欢来不似今日。看酒过来。〔净〕酒在此。〔小生把酒科〕

【前腔】〔小生〕酒浮嫩醅，酒浮嫩醅，压惊解烦休要推。嫂嫂请酒。〔旦〕奴家天性不饮。〔小生〕寒色告少饮半杯。〔旦〕非诈伪，量浅窄，休央及。〔小生〕高歌畅饮展放眉，开怀醉了重还醉。酒待人无恶意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秀才，你儒业祖传袭，文章幼攻习。我低低问，暗暗猜，心疑忌，叔伯远房姑舅的？〔生〕不是。〔旦〕敢是两姨一瓜蒂？〔生〕也不是。〔旦〕这不是，那不是，怎有这个贼兄弟？〔净〕告主帅。主帅好意，劝那娘子饮酒，那娘子反骂主帅。〔小生〕哥哥，兄弟好意劝嫂嫂饮酒，如何反骂兄弟？〔生〕兄弟，你小校听错了。道这不是，那不是，怎有这个好兄弟？赛关张，胜刘备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秀才去罢。〔生〕告辞去急。〔小生〕姑留待等宁静归。〔生〕龙潭虎穴难住地。〔小生〕众喽罗，取一百两金子过来。〔净〕金子在此。〔小生〕哥哥既不肯住呵，金百两，望领纳为盘费。〔生〕多谢兄弟，就此告辞了。〔合〕懊恨人生东又西，难逢最苦别离易，叹此行何时会。迟速早晚干戈息，共约行朝访踪迹。

【尾】男儿志，心肯灰？一旦风云际会日，怎肯依旧中原一布衣！〔旦〕秀才去罢。

〔生〕相促相催行步紧， 〔旦〕厮收厮拾去心频。
〔小生〕他日剑诛无义汉， 〔众〕此时金赠有恩人。

第二十一出 子母途穷

【天下乐】〔老旦〕行尽长亭又短亭，穷途路，那曾经？〔小旦〕飘零此身如萍梗，叹何日归到汴京？〔老旦】忆秦娥】抛家业，人离财散如何说？如何说？这般愁闷，这般时节。〔小旦〕不幸裙钗遭此劫，一回追想添情切。添情切，心儿悒快，眼儿流血。〔老旦〕孩儿，天色将暝，和你只得趱行几步。〔小旦〕是，母亲。

【羽调排歌】〔老旦〕黯黯云迷，寒天暮景，驱驰水涉山登。萧萧黄叶舞风轻，这样愁烦不惯经。不忍听，不美听，听得胡笳野外两三声。〔合〕风力劲，天气冷，一程分作两程行。

【前腔】〔小旦〕只见数点寒鸦，投林乱鸣，晚烟宿雾冥冥。迢迢古岸水澄澄，野渡无人舟自横。不忍听，不美听，听得孤鸿天外两三声。〔合〕风力劲，天气冷，一程分作两程行。

【忆多娇犯】〔老旦〕前路梗，行步生，那更天将暝。忧心战兢兢，伤情泪盈盈。那些儿凄惨，那些个寂寞，清风明月最关情。无人来往冷清清，叫地不应，天怎闻？不忍听，不美听，听得疏钟山外两三声。〔合〕风力劲，天气冷，一程分作两程行。

【前腔】〔老旦〕忽地明，一盏灯，遥望茅檐近。不须意儿省，休得慢腾腾。休辞迢递，望明前去，远临此地叩柴扃。今宵村舍暂消停，卧却山城长短更。不忍听，不美听，听得寒砧林外两三声。〔合〕风力劲，天气冷，一程分作两程行。

【尾】〔合〕得暂宁，天之幸，一夕安稳到天明，免使狼籍登路程。

前村灯火已黄昏， 但愿中途遇好人。
曾经路苦方知苦， 始信家贫未是贫。

第二十二出 招商谐偶

〔末】临江仙】调和曲蘖多加料，酿成上等香醪。篱边风旆似相招。三杯倾竹叶，两脸

晕红桃。不饮旁人应笑你，百钱斗酒非高。莫言村店客难邀，神仙留玉珮，卿相解金貂。且喜兵火已平，民安盗息。不免叫货卖出来，分付他仍旧开张铺面，迎接客商，多少是好。货卖那里？〔净上〕忙把店门开，安排待客来，不将辛苦艺，难近世间财。家长老官儿有何分付？〔末〕货卖，如今且喜兵火已平，民安盗息，你可与我开张铺面，迎接客商。你在外面发卖，我在里面会钞记帐。〔净〕说得是。我在外面发卖，你在里面会钞记帐。我一卖还他一卖，两卖还他成双。〔末〕说得是。奉饶加一二，自有客人来。〔下〕〔净〕好招商店，前临官道，后靠野溪。几株杨柳绿荫浓，一架蔷薇清影乱。古壁上绘刘伶裸卧，小窗前画李白醉眠。知味停舟，果是开埕香十里；闻香驻马，真个隔壁醉三家。但有南北二京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广、襄阳、山东、山西、云南、贵州、广东、广西客商，都来买好酒吃。自古道：“牙关不开，利市不来。”不免把酒来尝一尝。好酒！一生吃不惯闷酒，得个朋友来同酌一杯才好。

【驻马听】〔生、旦上〕一路里奔驰，多少艰辛，来到这里。且喜略时肃静，渐次平安，稍尔宁息。恨悠悠千里旅情悲，苦恹恹一片乡心碎。感叹咨嗟，伤情满眼关山泪。

【前腔】〔净〕草舍茅檐，门面不妆酒味美。真个杯浮绿蚁，榨滴珍珠，瓮泼新醅。〔生〕酒旗斜挂小窗西，布帘儿招颭在疏篱际。和你共饮三杯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

〔生〕娘子，此间是广阳镇招商店，且沽一壶，少解旅况，再行何如？〔旦〕但凭秀才。〔生叫酒保！净〕官儿买酒吃的？〔生〕是买酒吃的。〔净〕请坐。〔生〕还有浑家在外面。〔净〕浑家请！〔生〕咄！你这酒保好野。〔净〕我小人不野。〔生〕夫妻才称得浑家，你怎么也叫浑家？〔净〕官儿，我曾闻：“人之父母，就是我之父母。”官儿的浑家，也就是我的浑家。合该大家浑一浑。〔生〕胡说，称娘子才是。〔净〕便是娘子。请如何？〔叫科〕两杯茶来。〔生〕酒保，你家有什么好酒？〔净〕有好酒。〔生〕有什么好下饭？〔净〕有好下饭。〔生〕只把好的拿来，吃了算帐。〔净叫科〕那官儿脚上带黄泥，必定远来的。多着抛尸露，少着父娘皮。一卖当两卖，不要少他的。〔生〕酒保，你说“多着抛尸露，少着父娘皮”。“父娘皮”是什么？〔净〕父娘皮是骨。〔生〕抛尸露是骨。〔净〕抛尸露是肉。〔生〕父娘皮是肉，你怎么哄我？〔净叫科〕这官儿是老江湖，不要哄他。抛尸露少放些，画眉青多放些。〔生〕酒保，画眉青是什么？〔净〕画眉青是肉。〔生〕画眉青是菜。〔净叫科〕不要哄他了。一卖肉，一卖鸡，一卖烧鹅，一卖匾食。快着呵！〔生〕看酒过来！〔净〕好酒在此。〔生〕这是新筍，可有窖下？〔净〕我这里来往人多，没有窖下，只是新筍。〔生〕也罢。酒保与我斟一斟。〔净〕不要说一针，八针也会。〔生〕休闲说。娘子请酒！

【驻云飞】〔生〕村酿新筍，要解愁肠须是酒。壶内馨香透，盏内清光溜。〔旦作羞不饮科〕〔生〕嗟！何必恁多羞？〔旦〕非是奴家害羞，天性不会饮。〔生〕但略沾口，勉强休推，放开眉儿皱。一醉能消心上愁。娘子不曾饮得一杯，为何脸就红了？

【前腔】〔旦〕盏落归台，却早两朵桃花上脸来。酒保将酒过来，待我也回那秀才一杯。〔净背云〕跷蹊，待我问他。官儿，方才娘子说：“酒保看酒过来，待我也回那秀才一杯。”“那”者是怎么说？〔生〕这是我那里乡音，“那”者是好也。〔净背云〕待我也打腔儿哄他。〔叫科〕伙家看那酒来，那下饭来。〔生〕酒保，什么“那酒”“那下饭”？〔净〕官儿就不记得了，我这里也是“那”者，好也。〔生〕休取笑。〔旦把酒科〕多感君相带。〔生〕多谢心相爱〔旦〕嚟！擎樽奉多才。〔生〕小生也不会饮。〔旦〕你量如沧海。〔生〕酒保减一减我吃。〔净〕什么说话，吃一个满面杯。〔旦〕满饮一杯，暂把愁怀解，乐以忘忧须放怀。

〔生〕酒保，我与娘子一路来，因有几句言语，不肯吃酒，你若劝得娘子喝一杯酒，我就与你一钱银子。〔净〕官儿，我劝娘子喝一杯酒，就是一钱银子，若吃十杯？〔生〕就是一两。〔净〕若吃了一百杯，就是十两。待我去奉娘子，请酒。〔作掩须科〕

【前腔】〔净〕潏潏流霞。〔生〕酒保，你怎么把脸儿遮了？〔净〕小人脸儿不那个，恐娘子见了不肯吃酒。不比寻常卖酒家。娘子请一杯。〔旦〕我不会吃。〔净〕小人跪了。〔旦〕请起，我吃。〔净〕娘子，出路人不要吃单杯，吃一个双杯。〔把酒科〕村店多潇洒，坐起极幽雅。〔旦〕我再吃不得了。〔净〕没奈何，小人又跪下。〔旦〕也罢，起来，我再喝一杯。请问酒保，这杯酒值价多少？〔净〕嚟！何必论杯价，爱饮神仙、玉珮曾留下。〔旦〕有茶与我一杯。〔净〕今后逢人吃什么茶？

【前腔】〔旦〕闷可消除，只怕醉倒黄公旧酒垆。〔旦〕秀才，天色晚了，去罢？〔生〕天晚催人去。〔净〕好热酒在此。〔生〕好酒留人住。嚟！香醪岂寻俗，味若醍醐。曾向江心，点滴在波深处，“慢橹摇船捉醉鱼”。

〔旦〕秀才，我猜着你了。〔生〕你猜着我什么？〔旦〕你哄我吃醉了，要捉那醉鱼，只怕你“满船空载月明归”。〔生〕娘子，这是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采石江边饮宴的故事。〔净〕着了，正是那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采石江边饮宴的故事。我小人亲眼见的，也是我斟酒劝他。〔生〕酒保，你多少年纪？〔净〕我四十岁了。〔生〕唐明皇开元到今，有四百余年，你怎么说亲眼见？〔净〕自不曾说谎，略谎得一谎，就露出驴脚来了。〔旦〕秀才，天色晚了，去罢？〔生〕酒保，天色晚了，会钞罢。〔净叫科〕官儿，娘子不吃酒了，会钞。〔生〕酒保，这里到宿客馆中，还有多少路？〔净〕还有三十里，你问他怎么？〔生〕我要去借宿。〔净〕这等去不到了！官儿。我这里广阳镇招商店，前面吃酒，后面宿客。这里不歇往那里歇？〔生〕娘子，方才酒保说，到旅馆中还有三十里路，去不到了，就在此安歇了罢。〔旦〕但凭秀才。〔生〕酒保，一发明日会钞罢。与我打扫一间房，铺下一张床。〔净叫科〕那官儿不去了，一发明日会钞。打扫一间房，铺下一张床，一个联二枕头，一个大马子。〔旦〕酒保，那秀才与你说什么？〔净〕那官儿叫我打扫一间房，铺下一张床。〔旦〕不要依他，只依我。与我打扫两间房，铺下两张床。〔净叫科〕不依前头了。打扫两间房，铺下两张床。两个短枕头，一个小马子，一个小尿鳖。〔生〕酒保，娘子叫你怎么？〔净〕叫我打扫两间房，铺下两张床。〔生〕酒钱饭钱都是我还，你怎么不听我说？还只是打扫一间房，铺下一张床。〔净〕是。酒

钱饭钱都是官儿还，只依官儿。〔叫科〕不依后头了，照旧依前。打扫一间房，铺下一张床，一个联二枕头，一个大马子。〔旦〕酒保，那秀才又与你说什么？〔净〕那官儿还叫我打扫一间房，铺下一张床。〔旦〕你这酒保，只依我就罢了，有这许多更变！〔净〕你两个只管咭力骨碌，骨碌咭力。也不象出路人。〔生〕酒保，你怎么恼将起来。〔净〕不是我恼。官儿又是打扫一间房，铺下一张床。娘子又是打扫两间房，铺下两张床。依了官儿，不依娘子，娘子也狗头狗起来。〔生〕什么狗头狗。〔净〕恼！〔生〕只依我说罢了。〔净〕如今也不依官儿，也不依娘子，依我。〔生〕怎么依你？〔净〕依我便打扫一间房，依着官儿了，铺下两张床。〔生〕只铺一张床。〔净〕也依娘子一半，床却丁字铺了。〔生〕怎么丁字铺？〔净〕官儿的床铺在这里，娘子的床铺在这里，上了床，吹灭了灯，一个筋斗就过了。〔生〕休取笑，张灯来。〔净叫科〕看灯来，看洗脚水来。〔下〕〔生〕娘子，请睡了罢。〔旦〕你自请睡。〔生〕请睡了罢。〔旦〕秀才，你自睡，我自睡，只管问我怎么？

【绛都春】〔生〕担烦受恼，岂容易共伊得到今朝。有分忧愁，无缘恩爱，何时了？〔旦〕长吁短叹，我心自晓。〔生〕娘子，你晓得我什么？〔旦〕有甚的真情深奥？〔生〕正要娘子晓得。〔旦〕礼法所制，人非土木，待说也难道。

〔生〕寻踪访迹遇林中，〔旦〕受苦扶危出祸丛。〔生〕我和你有缘千里能相会，〔旦〕我只是无缘对面不相逢。〔生〕娘子，你怎么把言语都说远了，你敢是忘了？〔旦〕奴家不曾忘了什么。〔生〕既不曾忘，可记得林榔中的言语来？〔旦〕林榔中曾与秀才说兄妹同行。〔生〕这也有来，我说面貌不同，语言各别，娘子又怎么说？〔旦〕奴家再不曾说什么。〔生〕正是贵人多忘事。娘子再想。〔旦〕奴家想起来了，说怕有人盘问，权说做夫妻。〔生〕却又来，别的便好权，做夫妻可是权得的？我也不问娘子别的，可晓得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？不要说仁、义、礼、智，只说一个“信”字。〔旦〕信字怎么说？〔生〕天若爽信，云雾不生，地若爽信，草木不长。为人可失得信么？〔旦〕奴家也不曾失信与秀才。〔生〕既不失信，如何不依林榔中的言语？〔旦〕秀才，你送我回去，多多将些金银谢你罢。〔生〕岂不闻书中自有黄金屋，要你那金银何用？〔旦〕也罢，你送我回去，我与爹爹说，与你个官儿做罢。〔生〕呀！官是朝廷的，是你家的？我一路走来，倒不曾问得娘子，不知娘子是何等人家？〔旦〕秀才，你不问起也罢，若问我家中事情，不要说与你同行同坐，就是立站的去处，也没有你的。〔生〕韩景阳大来头，你却是何等人家？愿闻。〔旦〕奴家祖公是王和王，父亲见任兵部王镇尚书，母亲是王太国夫人，是何等人家？奴家是守节操的千金小姐。〔生〕既是千金小姐，怎么随着个穷秀才走？〔旦〕不知你妹子随着那个哩？〔生〕你自身顾不得，那笑得别人？且住。不要与他硬，若硬，两下里就硬开了，还要放软些。娘子元来是宦家之女，我蒋世隆低眼觑画堂，尚然消受不起，到与娘子同行同坐，望娘子高抬贵手，饶恕蒋世隆之罪。〔跪科，旦亦跪科〕大恩人请起。〔生〕咳，你既知我是大恩人。

【降黄龙】〔生〕说什么宦世门楣，寒士寻常，望若云霄？时移事迁，为地覆天翻，君去民逃。多娇，此时相遇，料应我和你姻缘非小。做夫妻相呼厮唤，怎生忘了？

【前腔】〔旦〕秀才，何劳奖誉过高，昔日荣华，眼前穷暴。身无所倚，幸然

遇君家，危途相保。〔拜科〕英豪，念孤恤寡，再生之恩难报。久以后衔环结草，敢忘分毫？

【前腔】〔生〕听告：娘子，你身到行朝，与父母团圆，再同欢笑。那时节呵，你在深沉院宇，要见你除非是梦魂来到。〔旦〕我禀过父亲，那时与你成亲也未迟。

〔生〕那时节你还要我？攀高，选择佳婿，卑人呵！命蹇乖实是难招。〔生〕我与娘子一路同行到此，便是三岁孩童也说一对好夫妻。这虚名人言自说，听着偏好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休焦，所许前词，侍枕之私，敢惜微眇。〔生〕既如此，却又推三阻四怎么？〔旦〕怕仁人累德，娶而不告，朋友相嘲。〔生〕娘子，你晓得“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整冠”么？〔旦〕“瓜田不纳履”怎么说？〔生〕假如人家一园瓜正熟，有人打从瓜园中经过，曲腰整其履，隔远人望见，只说偷其瓜。〔旦〕“李下不整冠”怎么说？〔生〕假如人家一园李子正熟，有人打从他李树下过，欲待伸手整其冠，人见只说盗其李。从教整冠李下，此嫌疑实亦难逃。〔旦〕秀才，你送我到行朝，与爹爹说知，教个媒人说合成亲，却不全了奴家的节操？〔生怒击棹科〕你前日在虎头寨上，若没有我蒋世隆呵，乱军中遭驱被虏，怎全节操？〔丑内叫〕老儿起来，盘儿碗儿都打碎了。〔末、丑上〕

【太平令】曲径非遥，深夜柴门带月敲。邮亭一宿姻缘好，又何故语叨叨？〔生、旦见科〕

【前腔】〔生〕旅邸萧条，回首乡关路转遥。寒灯照影伤怀抱，因此上话通宵。

〔末〕官人、娘子，我两口在隔壁听得许久，颇知一二，你也不要瞒我了。〔生〕既如此，瞒不得公公、婆婆了。〔末〕秀才官人，他是宦族名流，深闺处子，自非桑间之约，濮上之期，焉肯钻穴相窥，逾墙相从。秀才官人，你是读书之人，岂不闻柳下惠之事？〔生〕惶恐，惶恐。〔末〕秀才官人莫怪，请到前楼去坐一坐，老夫别有话说。〔生〕是如此。〔下〕〔末〕小姐在上，老夫有一言相告：“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。嫂溺援之以手，权也。”权者，反经合礼之谓，且如小姐处于深闺，衣不见里，言不及外，事之常也。今日奔驰道途，风餐水宿，事之变也。况急遽苟且之时，倾覆流离之际，失母从人二百余里，虽小姐冰清玉洁，惟天可表，清白谁人肯信，是非谁人与辨？正所谓昆冈失火，玉石俱焚。今小姐坚执不从，那秀才被我道了几句言语，两下出门，各不相顾，倘遇不良之人，无赖之辈，强逼为婚，非惟玷污了身子，抑且所配非人。不若反经行权，成就了好事罢。〔旦〕望公公、婆婆收留奴家在此。倘或父母有相见之日，那时重重相谢，决不虚言。〔末〕呀，收留人家迷失子女，律有明条，况小店中来往人多，不当稳便。既然不从，小姐，请出去罢。〔旦悲科〕〔丑〕老儿，他只因无父母之命，又无媒妁之言，我两人年纪高大，权做主婚之人，安排一樽薄酒，权为合卺之杯。所谓礼由义起，不为苟从。我两老口主张不差，小姐依顺了罢。〔旦〕我如今没奈何了，但凭公公、婆婆主张。〔丑〕老儿，小姐也是看上这秀才的，他也要拿些班儿。〔末〕你去看酒来，待我请那秀才官人来。秀才官人有请。〔生上〕〔末〕被老夫劝从了。〔生揖科〕多谢公公，多谢公公。〔丑上〕老儿，酒在此了。〔末把酒科〕

【扑灯蛾】〔末、丑〕才郎殊美好，佳人正年少。相逢邂逅间，姻缘会合非小

也。天然凑巧，把招商店权做个蓝桥。翠帷中风清月皎，算欢娱，千金难买是今宵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礼仪谨化源，关雎始风教。一时见君子，匆匆遽成人道也。

〔生〕我是山鸡野鸟，配青鸾无福难消。仗冰人一言已定，此生此德，何以报琼瑶。〔丑、末〕官人、娘子，请稳便罢。夜深了，明日再取一樽酒，与你暖房。姻缘本无意，天遣偶相逢。剩把银缸照，犹疑是梦中。〔丑、末下〕

【袞遍】〔旦〕不肯负情薄，不肯负情薄，随顺教人笑。空使我，意沉吟眉留目乱羞难道。〔生〕看他喜时模样，愁时容貌，灯儿下、灯儿下越看着越俊俏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才郎意坚牢，才郎意坚牢，贱妾难推调。只恐容易间，把恩情心情都忘了。〔生〕蒋世隆若有此心，与你星前月下去罚下誓来。〔旦〕你自去罚。〔生〕蒋世隆若忘了小姐厚恩，永远前程不吉。海誓山盟，神天须表。办至诚，图久远，同偕老。

【尾声】〔旦〕恩情岂比闲花草？〔生〕往常恨更长寂寥，今夜只愁天易晓。

〔生〕野外芳葩并蒂开，〔旦〕村边连理共枝栽。

〔合〕百年夫妇途中合，一段姻缘天上来。

第二十三出 和寇还朝

〔外扮王尚书、丑扮六儿引众上〕

【三棒鼓】〔外〕一鞭行色望南京，喜得两国通和也无战争。边疆罢征，边烽罢惊，不暂停。〔合〕如今海晏河清也，重逢太平，重乐太平。

〔外〕六儿，这里到磁州孟津驿，还有多少路？〔丑〕爹，不多了。〔外〕分付人夫趲行，到孟津驿去安歇罢。〔丑〕人夫趲行，到孟津驿安歇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〕远闻军马犯边城，争奈奉旨登途也离乡背井。这场战争，这场恐惊，谁惯经？〔合〕如今海晏河清也，重逢太平，重乐太平。

玉帛交欢四海清，家无王事国无征。

太平原是将军定，还许将军见太平。

第二十四出 会赦更新

【称人心】〔小生上〕宵行昼伏，脱离虎口鲸牙。不得已截道打家，聚亡生，集

舍死，山间林下。逆天无道，这荣华，成甚生涯？

【减字木兰花】陀满兴福，父母妻兄都杀戮。逃命潜奔，哨聚山林暂隐身，心阑意卸。天幸遭逢颁大赦。改过从新，作个清平无事人。我陀满兴福受了无限苦楚，今日幸蒙恩赦，散却众喽罗，离了山寨。闻得行朝开科选士，招取文武全才。我如今一来上京应试，二来寻取哥哥消息，却不是好？天色将晚，不免趲行几步。

【五韵美】休戈甲，罢征戍，区宇宣王化。惠及生灵，恩沾遐迩。如今日之际，海之涯，普天之下，再生重见太平，欢声四洽。

仰谢天恩放赦归， 再生重睹太平时。

尽销军器为农器， 不挂征旗挂酒旗。

第二十五出 抱恙离鸾

【三登乐】〔旦扶生上〕世乱人荒，幸脱离天罗地网。不堤防病染这场。事不宁，身未稳天降灾殃。淹留旅邸，望河南怎往？

〔旦〕官人，你今日病体如何？〔生〕十分沉重。〔旦〕待我央店主人去请个太医来看一看。店主人有请。〔末上〕贫无达士将金赠，病有良医说药方。小姐拜揖。〔旦〕店主人万福。〔末〕小姐，官人贵体若何？〔旦〕官人病体，十分沉重，烦你请个太医来看一看。〔末〕这个当得。不争三五步，咫尺是他家。翁太医在么？〔净内问〕是那个？〔末〕请你看病的。〔净〕有几个人在外面？〔末〕只我一个。〔净〕得两个拿扇板门来，抬我去方好。〔末〕为什么？〔净〕生了一个濂疮，走不动。〔末〕你何不自医好了？〔净〕自古道：“卢医不自医。”〔末〕快些来去罢。〔净〕不要慌，待我分付了着。〔净半上，向内科〕分付丁香奴、刘季奴，你每好生看着天门、麦门，我去探白头翁、蔓荆子，趁些郁金、水银总当归。倘有使君子来看大麦、小麦，可回他说是张将军、李国老家请去了。你苾蓉把破故纸包那没药与他去。前者，因为你每不细莘、防风，却被那伙木贼爬过天花粉墙，上了金线重楼，打开书箱，偷去珍珠、琥珀、金银花子、丹砂褙子、茯苓裙子、昆布袜子、青皮靴子；那一个豆蔻又起狼毒之心，走入莲房，搂定我的红娘子，扯下褙裆，直弄得川芎血结。咳！苦脑子！苦脑子！如今可牵海马到常山下吃些莽草，薄荷边饮些无根水。傍晚看天南星出，即挂上马兜铃，将红灯笼，点着白蜡烛，往人中白家来接我。你若懒蕙苾来迟了，叫我黑牵牛、茴香，惹得我急性子起，将玄剖索吊你在甘松树上，四十蒺藜棍，打断你的狗脊骨，碎补屁孳孳出葸拔，饶你半夏分附子了王不留行。

【水底鱼】〔净上〕三世行医，四方人尽知。不论贵贱，请着的即便医。卢医扁鹊，料他直甚的？人人道我，道我是个催命鬼。

我做郎中真惯熟，下药且是不懒慢。热病与他柴胡汤，冷病与他五灵散。医得东边才出丧，医得西边已入殓；南边流水买棺材，北边打点又气断。祖宗三代做郎中，十个医死九个

半。你若有病请我医，想你也是该死汉。小子姓翁，祖居山东，药性医书看过，《难经》《脉诀》未通。做土工是我姐夫，卖棺材的是我外公。我若一日不医死几个，叫我外婆、姐姐在家里喝风。你是那个？〔末〕是我。我店中有个秀才得了病，请你去医。〔净〕他是什么病？〔末〕去看脉便知道，怎么问我？〔净〕你不晓得，明医暗卜，问得明白了去，方才看脉也对科，下药也对病。〔末〕也说得有理。我说便说，你不要对那秀才说。〔净〕你是好意，我怎么就说。〔末〕那秀才因离乱，不见了妹子，忧烦得病。〔净〕这等便是忧疑惊恐上来的。不打紧，一贴药就好。〔末〕先生略待，我进去说了来请你。小姐，太医到了。〔旦〕公公，他是病虚的人，叫他悄悄的进来，不要惊唬了他。〔末〕先生，那秀才病虚的，你可悄悄进去。〔净〕我晓得，我晓得。〔净进看，击桌大叫，诿科〕〔生作惊科〕〔旦抱生科〕〔旦〕这太医好没分晓，病虚的人，为何这般大惊小怪。〔净〕这是我医人的入门诀。〔末〕怎么说？〔净〕惊一惊，惊出他一身冷汗，病好了也不见得。〔旦〕倘或惊坏了怎么了？〔净〕这是他禁不起，不干我太医事。〔末〕先生且看脉。〔净〕伸出脚来待我看。〔末〕还是手，怎么说脚？〔净〕你不晓得，病从跟脚起。〔净看脉科〕〔旦〕先生，用心看一看，是什么症候？〔净〕这个病症，是乱军中不见了亲人，忧疑惊恐，七情所伤的症候。〔旦〕好太医，就如见的。〔净〕我实不曾见，是王公方才与我说的。〔末〕呀，我教你不要说。〔净〕我不说，不表你的好意思。〔旦〕烦太医再看分晓。

【奈子花】〔净〕他犯着产后惊风。〔旦〕不是。〔净〕莫不是月数不通？〔旦〕这太医胡说。〔末〕他是男子汉，怎么倒说了女人的病症。〔净〕我手便拿着官人的，眼却看着这娘子，故此说到女科去了。待我再看。呀！不好了！

【驻马听】〔净〕这脉息昏沉，两手如冰骇死人。叫几个尼姑和尚，做些功果，送出南门。鬼门关上去招魂。叫些木匠，侷侷痰痰早把棺材钉。〔旦哭科〕〔净〕我的人儿，连哭两声。呀！你不曾动。〔末〕不曾动。〔净〕这等不妨。是我差拿了手背，你慌则甚？〔旦〕如今怎么？〔净〕如今下针。〔旦〕怎么这等大针？〔净〕待我换。〔旦〕一发大了。〔净〕这等有药在这里。〔末〕什么药？〔净〕是飞龙夺命丹，拿去与秀才吃。〔生吃吐科〕〔旦〕怎么吃了就吐？〔净〕虚弱得紧，胃口倒了。老官儿，你也吃一服。〔末〕我没有病。〔净〕你吃了发白再黑，牙落再生。〔末〕这等好，拿来我吃。〔作吐科〕〔净〕二三十两银子合的药，都吐了。你们不会吃，待我吃与你看。〔作吐科〕〔末〕先生，这是什么药？吃的都吐了。〔净作看科〕阿呀！连我也拿差了。这是医痔疮的药，怪道上下不对科了。〔末〕翁太医，你还要看症真仔细下药。〔净〕这等待我再望闻问切。

【剔银灯】〔净〕他浑身上如汤似火烧？〔旦〕不热。〔净〕口儿里常常干燥？〔旦〕也不。〔净〕终朝饭食都不要？〔旦〕也还吃些儿。〔净〕耳闻得蝉鸣声噪？〔旦〕也不。〔净〕心焦？〔旦〕也不。〔净〕莫不是害劳？〔旦〕这先生说的一些也不是。〔净〕都不是，不医便了。〔下〕

〔末〕这先生去了，小姐可劝官人且宁耐，老夫去去再来看。正是药医不死病，果然佛度有缘人。〔下〕〔生〕娘子，太医说我病体如何？〔旦〕官人，太医说你没事，且自宁耐则

个。

【山坡羊】〔生〕娘子，我病体难医难治，你这苦如何存济？〔旦〕愿流恩降福，降福灾星退。〔生〕势渐危，料应我不久矣！若还我死，你必选个高门配。我便死向黄泉，一心只念你。〔旦〕休提。不由人泪暗垂。伤悲，何时同归故里？

【三棒鼓】〔外、丑引众上〕〔外〕君臣迁徙去如星，只怕土产凋零也，人不见影。〔众〕一程两程，长亭短亭，不住行。如今海晏河清也，重逢太平，重乐太平。

〔外〕六儿，这是那里了？〔丑〕是广阳镇了。〔外〕可有驻节的所在？〔丑〕这里没有。〔外〕我要写个报子，打到孟津驿去，那里好暂歇。〔丑〕这里有个招商客店，倒洁净，好暂歇。〔外〕既如此，好洁净房儿看一间，我进去。〔丑〕叫几个皂隶随我进来。有什么人在这里？〔末上〕是谁呀？牌子，买饭吃的？〔丑〕这个弟子孩儿，人也不识，买饭吃的！〔众〕这是兵部王爷家的六爷。〔末〕是六爷？小人不识得。〔丑〕且饶你，你去打扫一间好房。我每老爷要进来。快些！〔末〕小店中窄小，住不得。〔丑〕不在此住，只要写个报子就行。〔末〕请六爷去看，中意便请老爷进来。〔丑看科〕〔末〕这一间？〔丑〕不好。〔末〕那一间？〔丑〕不洁净。〔末〕只有里面一间，甚是洁净，只是有个秀才染病在里头。〔丑〕教他出去一会儿，待老爷写了报子再进去。〔旦〕呀！倒象我家六儿，待我叫他一声。六儿！〔丑〕谁叫六儿？〔旦〕六儿。〔丑〕呀！姐姐，爹爹；爹爹，姐姐。爹爹，姐姐在此！姐姐，爹爹在此。〔旦〕爹爹在那里？〔外〕女孩儿在那里？〔见科〕

【五供养】〔旦〕别来久矣，自离朝尊体无恙？骨肉重再睹，喜非常。〔外〕孩儿，屈指数月，折倒尽昔时模样。思故里，念家乡，多少鬓边霜。

〔旦〕【鹧鸪天】爹爹，目断魂消信息沉，沿途穷迹问踪寻。〔外〕孩儿，亲情再见诚无意，子父重逢岂有心！〔丑〕言往昔，话如今，店中权歇问家音。〔合〕正是：着意种花花不发，等闲插柳柳成荫。〔外〕孩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说个备细与我知道。

【园林好】〔旦〕才说起迁都汴梁，闹炒炒哀声四方。不忍诉凄凉情况；家所有，尽撇漾；家使奴，尽逃亡。

【嘉庆子】〔外〕你一双子母何所傍？〔旦〕更雨紧风寒势怎当？心急行程不上。人乱乱，世慌慌，愁戚戚，泪汪汪。

【尹令】那时又无倚仗，那时有亲难傍，那时有家难向。他东我西，地乱天慌，事怎防。

〔外〕你母亲如今在那里？

【品令】〔旦〕逃生士民，在官道驿程傍。天色渐晚，阴云黯穹苍。匆匆正往，喊声如雷响。各各奔走，都向树林中伉。偷生苟免，瓦解星飞，子离了娘。

【豆叶黄】〔外〕我儿，你一身见在谁行？〔旦〕我随着个秀……〔外〕甚么秀？〔旦〕我随着个秀才栖身。〔外〕呀，他是什么人？你随着他。〔旦〕他是我的家长。

〔外怒科〕谁为媒妁？甚人主张？〔旦〕爹爹，人在那乱、人在那乱离时节，怎选得高门厮对厮当？

〔外〕六儿，那秀才在那里？〔丑〕在这里，还不走过来？〔生见科〕

【月上海棠】〔外〕你自想甚年发迹穷形状？〔生〕怎把凡人逆相，海水斗升量？〔旦〕非奖，陋巷十年黄卷苦，那时禹门三月桃花浪，一跃龙门便把名扬，管取姓字标金榜。

〔外〕孩儿，随我回去罢。

【五韵美】〔旦〕意儿里想，眼儿里望，望求取东君艳阳，与花柳增芳。〔生〕全没些可伤，身凜凜如雪上加霜。〔外〕孩儿，你快随我去。〔生、旦〕更没些和气一味莽，铁胆铜心，打开凤凰。

【二犯么令】〔外〕你是娘生父养，为何逆亲言，心向情郎。〔生〕虽是你的女儿，我向地、我向地狱相救到这天堂，〔旦〕怎下得将他撇在没人的店房。〔合〕若是两分张，管取拚残生命亡。

〔丑〕去罢，去罢。〔旦〕官人，和你同去哀告。

【玉交枝】〔生〕哀告慈悲岳丈，〔外〕哇，谁是你岳丈？〔生〕可怜我伏枕在床。〔外〕就死有谁来怜你？〔生〕我必定是死了！煎药煮粥无人管，等待我三五日时光。〔外〕去，去！一时也等不得。〔生〕全没些好言劈面抢，恶狠狠怒气三千丈。〔外〕六儿，扯上马去。〔生〕只倚着官高势强，只倚着官高势强。〔丑扯旦科〕

【江儿水】〔旦〕眼见得今朝去，直恁忙。相随百步，尚且情悒悒，何况我夫妻月余上，怎下得霎时间如天样？〔外、丑〕若要成双，休指望。〔生、旦〕一对鸳鸯，生被掀天风浪。

〔外〕六儿，快扯上马去。〔丑扯科〕

【川拨棹】〔生〕妻，你心相诳，更不将恩义想。〔旦〕夫，无奈何事、无奈何何事有参商。父逼女，夫苦妻伤。〔合〕苦别离，愁断肠；两分离，愁断肠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夫，男儿赎药，把衣衫典当偿。我不能够觑，我不能够觑得你身体康。〔生〕妻，我和你再、我和你再得成双，怕死后一灵儿到你行。〔合〕苦别离，愁断肠；两分离，愁断肠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夫，你休为我相思损天常，紧攻书，临选场。〔生〕妻，我不道再、我不道再娶重婚，你焉肯终身守孀？〔合〕苦别离，愁断肠；两分离，愁断肠。

〔外〕六儿，快扯上马去。〔丑扯科〕

【哭相思】〔生、旦〕怎下得将人离别，愁万缕，肠千结。

〔丑扯旦科〕〔生夺旦，外推倒生科〕〔外〕咄！早知今日事如此，何不当初莫用心。〔下〕〔生哭，作不能起科〕

【卜算子】〔生〕病弱身着地，〔末上扶生科〕〔生〕气咽魂离体，拆散鸳鸯两处飞。天那，多少衔冤气！店主人放手，我拼命去赶他转来。〔末劝科〕已去远了。

【金梧桐】〔生〕这厮忒倚官，忒挟势，便死待何如？欺侮俺是穷儒辈。俺这里病愈深，他那里愁无际，旅店邮亭，两下里人应憔悴。我那妻，怎教我忍得住恹惶泪？

〔末〕秀才官人，休要短见，且自安息，保重贵体。

〔生〕天涯海角有穷时，〔末〕人岂终无相见期？

〔合〕但愿病痊无个事，免教心下再忧疑。

第二十六出 皇华悲遇

【上马踢】〔老旦〕干戈动地来，车驾迁都汴。儿夫离帝京，路遥人又远。军马临城，无计将身免。这苦怎言！祸不单行，中都路儿不见。

【月儿高】〔小旦〕喊杀连天，骨肉怎相恋？自古常言道：“人离乡贱”，得到今朝平安幸非浅。是则是我身狼狈，眼前受逆筭。

【銮江令】〔合〕烦恼多历遍，忧愁怎消遣？眼儿哭得破，脚儿行得倦。五里复十里，一日如同过一年。但愿前途去，早早逢亲眷。

【狼草生】〔合〕劲风寒四合，暮烟昏惨惨。彤云筛，脱天变，只愁那长空雪舞絮绵绵。去心如箭，旅舍全无，何处安歇停眠？

〔老旦〕孩儿，天色已晚，天处安歇。这里是馆驿门首，只得和你权宿一宵，明日早行罢。〔小旦〕远远望见一位官长来了。

【前腔】〔末〕孟津驿舍住，在黄河岸边，乘船坐马十分便。〔老旦、小旦〕子母忙向前，可怜穷面，暂借安身望周全。

〔末〕你这两个妇人，日晚天寒过客无，远临传舍意如何？〔老旦、小旦〕此情不对英雄说，更有何人念旅途？〔末〕我且问你，你是何等样人家？何处人氏？为何到此？

【罗带儿】〔老旦〕妾身本宦族，京城久居。为侵边犯阙军奋武，君臣迁徙离中都也。〔小旦〕散乱人逃避奔程途，身无主，去无所，惨可可地千生受万辛苦。〔合〕今宵得借一宿，可怜见子母每天翻地覆。

【前腔】〔末〕兵戈起路程，人不惯经。早寻个旅邸休待等，怎容你行客寓邮亭也。〔老旦〕心下贪行路望南京，不觉的暮云平。远涉涉地不知处，人又生。〔合〕今宵得少留停，可怜见子母每天寒地冷。

〔末〕非是我不肯留你，只是皇华驻节的所在，留你妇人不得。

【前腔】〔小旦〕不容奴在此间，千羞万惭。开口告人难上难，伤情无语泪偷

弹也。〔末〕这般恹惶事，恁愁烦！〔末〕罢罢罢，自古道：“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”看你这两个妇人，也不是已下人家的。我这里不留你，前途恐遇不良之人；留你在此，怕有官员每来往，不当稳便。千万不可言语啼哭。〔老旦、小旦〕这个不敢。〔末〕不忍见你受摧残，静悄悄地留一夜来早散。〔老旦、小旦〕今宵得暂安眠，可怜见子母每天昏地暗。

〔末〕就在那回廊底下，暂歇了罢。

【前腔】〔老旦、小旦〕娘和女深感激，蒙恩受德。幸然遇好人。相爱惜，免风霜寒冷受劳役也。〔末〕随我来。向这回廊畔，正厅侧，借得些荐和席，冻款款地弯跄坐，觅些饮食。〔老旦、小旦〕多谢官长。今宵得略休息，可怜见子母每天宽地窄。〔坐地科〕〔末〕天上人间，方便第一。〔下〕

【灞陵桥】〔外上〕马儿行又急，转头间五里复十里。此去河南只隔这带水。孟津驿，今夜权停止。嗻，知他这碾车儿恁行迟！

【前腔】〔丑上〕马儿行较疾，碾车儿直恁的簪簪地。正是心急步行迟。晚相催，天冷彤云密。嗻，待得到孟津驿且安息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这苦说向谁，这苦说向谁，索性死别离各自也着边际。生把我鸳鸯分开两下里。一步一回头，教我伤情意。嗻，衫儿上泪珠儿任淹湿。

〔末上〕驿丞接老爷。〔外〕叫驿丞，我一路上鞍马辛苦，不免劳倦，毋许闲杂人打搅。〔末〕是。〔下〕〔外〕孩儿，我与六儿书房里安息，你往后堂睡罢。〔旦〕是如此。〔外、丑下〕

【新水令】〔老旦〕凄凉逆旅人千里，〔旦〕这萦牵怎生成寐？〔小旦〕万苦横心里。〔合〕睡不着，是愁都做枕边泪。

〔老旦〕夫阻关山隔远邦，女因兵火散他乡。〔小旦〕自己不知凶与吉，亲兄未审在何方？〔旦〕千愁当日儿离母，万苦今朝凤拆凰。〔合〕枕边不敢高声哭，恐怕猿闻也断肠。〔老旦〕呀！又早是黄昏时候了，怎生睡得着呵！

【销金帐】〔老旦〕黄昏悄悄，助冷风儿起。想今朝，思向日，曾对这般时节，这般天气，羊羔美酒，美酒销金帐里。兵乱人慌，远远离乡里。如今怎生，怎生街头上睡？

【前腔】〔旦〕呀！樵楼上一更鼓了。初更鼓打，哽咽寒角吹。满怀愁分付与谁？遭逢这般磨折，这般别离。铁心肠打开，打开鸾孤凤只。我这里恹惶，他那里难存济。翻覆怎生，怎生独自个睡？

【前腔】〔小旦〕是二更鼓了。冬冬二鼓，败叶敲窗纸。响扑簌，聒闷耳。难禁这般萧索，这般岑寂。骨肉到此，到此你东我西。去又无门，住又无依倚。伤心怎生，怎生街头上睡？

〔旦〕夜阑人静月微明，恨杀孤眠睡不成。心上只因萦闷系，万愁千恨叹离人。天那！又

是三更了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三更漏转，寒雁声嘹唳，半明灭灯火煤。寻思这般沉疾，这般狼狈。相别到今，到今吉凶未知！冷落空房，药食谁调理？床儿上怎生，怎生独自个睡？

【前腔】〔老旦〕楼头四鼓，风卷檐铃碎，略朦胧惊梦回。娘女这般相逢，这般重会，飒然觉来，觉来孩儿那里？多少伤悲，多少萦牵系。教人怎生，怎生街头上睡？

【前腔】〔小旦〕五更又催，野外疏钟急。算通宵几叹息。一似这般烦恼，这般孤恹。一身苟活，苟活成得甚的？〔旦〕俺这里愁烦，那壁厢长吁气。听得怎生，怎生独自个睡？

〔外上〕正做家乡梦，忽闻啼哭声。六儿那里？〔丑上〕爹，怎么？〔外〕你这狗才，一夜不睡，啼哭怎么？〔丑〕爹，六儿不曾，是驿丞啼哭。〔外〕驿丞为何啼哭？〔丑〕昨日爹到得晚了，驿丞不曾准备得铺陈，把自睡的铺卧拿出来了，他两口儿昨晚没有被盖，所以啼哭这一夜。〔外〕胡说，叫那驿丞过来。〔丑叫驿丞〕〔末上〕有。〔外〕我已曾分付你，我路上鞍马劳倦，欲得一觉好睡，不许闲杂人打搅。正睡之间，只听得这壁厢啼哭，那壁厢哀怨，却怎么说？〔末〕禀爷，昨晚爷未到的时节，有两个妇人来此借宿。小驿丞不知爷到，见他身上寒冷，留他在回廊底下权宿一宵。想必天寒冻哭之声，惊恐了爷。是小驿丞有罪了。〔外〕这驿丞好打。这是皇华驻节的所在，敢容妇人在此歇宿。叫六儿，押了这驿丞去，唤那两个妇人过来！〔丑〕妇人在那里？〔末〕在这里。你这两个妇人，好不达时务，好意容你在此权宿一宵，教你不要啼哭，一夜五更只管啼啼哭哭，惊恐了尚书老爷。如今拿你，你自去回话。〔小旦〕母亲，如何是好？〔老旦〕呀！这是我家六儿。六儿！〔丑〕呀！是奶奶。爹爹，奶奶在这里。〔老旦〕相公在那里？〔外〕夫人在那里？〔见科〕〔旦〕母亲在那里？〔同拜哭科〕呀！娘。

【思园春】〔旦〕久阻尊颜想念勤。〔老旦〕孩儿，此逢将谓是梦和魂。〔外〕这女儿是谁？〔老旦〕是我途中厮认来的。〔小旦〕奴是不应亲者，今日强来亲。〔合〕子母夫妻苦分散，无心中完聚怎由人。

【好孩儿】〔老旦〕相公，匆匆地离皇朝，我心不稳；弃家私老小，去得安忍？〔外〕只知国难识大臣，不堤防万马千军犯京城。君去民逃，常言道龙斗鱼损。

【福马郎】〔旦〕那日里风寒雨又紧，正行里喊声如雷震。无处藏隐，急向林榔中躲，道途上奔。〔老旦〕其时节乱纷纷，身难保，命难存。

【红芍药】〔外〕兵扰攘，阻隔关津。思量着，役梦劳魂。〔丑〕眼见得家中受危困，望吾乡，有家难奔。〔老旦〕孩儿，历尽了苦共辛，娘逢人见人寻问，只愁你举目无亲，子父每何处厮认？

【红衫儿】〔旦〕我有一言说不尽。〔老旦〕有什么说话？〔旦〕向日招商店募忽

地撞着家尊。〔哭科〕〔老旦〕孩儿有甚事，说与我知道，不要啼哭。〔旦〕我寻思他眼盼人远天涯近？〔老旦〕为甚的来那壁千般恨？〔外怒科〕夫人，你休只管叨叨问。

【会河阳】〔老旦〕相公，有甚事争差，且息怒嗔；闲言语总休论。〔小旦〕贱妾不惧责罚，将片言语陈，难得见今朝分。〔旦〕甚时除得我心头闷，甚日除得我心头恨。

【缕缕金】〔外〕教准备展芳樽，得团圞都喜庆、尽欢欣。〔老旦〕馆驿中有杂人来往，其实不稳。到南京得见圣明君，那时节好会佳宾。〔外〕夫人言之有理。六儿，叫驿丞催趲船只，即日起程。〔丑叫科〕〔内应科〕

【越恁好】〔外〕办集船只，办集船只，指日达帝京。〔小旦〕渐行渐远，亲兄长不知死和存。〔旦〕愁人见说愁更新。〔小旦〕姐姐，你为甚啼哭？〔旦〕欲言又忍，心儿里痛切切如刀刎，眼儿里泪滴滴如珠搵。

【红绣鞋】〔丑〕画船已在河滨，河滨。不劳马足车轮，车轮。〔外〕六儿，就此起程去罢。〔众〕离孟津，望前进，风力顺，水程紧，咫尺是汴梁城。

【尾声】别离会合皆缘分，受过忧危心自忖。从今暮乐朝欢还再整。

〔外〕军马纷纷路不通，〔三旦〕娘儿兄妹各西东。

〔合〕今宵剩把银缸照，犹恐相逢是梦中。

第二十七出 逆旅萧条

【步蟾宫】〔生〕龙潭虎穴愁难数，更染病耽疾羁旅。分别夫妻两南北，谁念我无穷凄楚。

〔眼儿媚〕倾家荡业任飘零，受尽苦和辛。雁行中断，鸾俦生拆，无限伤情。穷途那更多灾病，囊底已无缗。恁般正是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我蒋世隆自从与娘子分别，忽已月余。这几日身子虽觉渐安，争奈举目无依，萧条旅馆，好生感伤人也。

【五样锦】姻缘将谓五百年眷属，十生九死成欢聚。经艰历险幸然无虞。又指望否极生泰，祸绝受福。未妥，尚有如是苦；急浪狂风，风吹折并根连枝树；浪惊散鸳鸯两处孤，更全然不想我这病体疾躯。那肯放容他些儿个叮咛嘱咐，将他倒拽横拖奔去途。回头道不得声将息，几曾有这般慈父！跌得我气绝再复，死绝再苏，一回价上心来，一回价痛哭。

暮雨朝云去不还，强移栖息一枝安。

春蚕到老丝方尽，蜡烛成灰泪始干。

第二十八出 兄弟弹冠

【孤飞雁】〔小生上〕吾皇恩诏从天降，遍遐迩万民钦仰，宥极刑，身有重生望。散群辈与群党，回凶就吉，转祸为祥。前临帝辇绝亲衤，回首家乡没了父娘。感伤，寻思着两泪千行。

【行香子】兴福举眼无亲，进退无门。闻知道结义恩人，广阳镇上旅馆安身。几番寻，几番觅，几番询。此间正是广阳镇招商店了。不免叫一声：店主人有么？〔末上云〕商贾纷纷，士庶群群，大门外马足车轮。主人招接，小二殷勤。俺这里客来多，客来便，客来频。〔小生〕店主人拜揖。〔末〕客官何来？

【惜黄花】〔小生〕中都路是本乡，车驾望南往，一程程来到广阳，特来相访。〔末〕小可敢覆尊丈，有何事厮问？当买货请商量，要安下却无妨。〔小生〕小生也非为买货，也不要安下，特来寻人。〔末〕若是问寻人，道如何模样？

【前腔】〔小生〕店名须号招商？〔末〕是。这里是招商店。〔小生〕少浼劳尊长。〔末〕且说怎么样个人，姓什么？〔小生〕有个秀才身姓蒋。〔末〕多少年纪了？〔小生〕三十余上。〔末〕有。住此两月将傍。〔小生〕在那里安下？〔末〕正东下转那厢。〔小生〕第几间房儿？〔末〕从外数第三房。〔小生〕他一向好么？〔末〕染病才无恙。〔小生〕他今在那里？〔末〕赎药便回来。〔小生〕药铺近远？〔末〕想只在前街后巷。〔小生〕既如此，我在这里等他。〔末〕里面请坐，想就来也。

【惜奴引】〔生〕祸不单行先自速，遭兵火，那堪更重重坎坷。〔末〕官人你回来了。〔生〕是，回来了。〔末〕有人到此相访。〔生〕在那里？〔末〕在里面。〔见科〕〔小生〕呀！哥哥，久阻尊颜，几曾忘却些儿个。〔生〕彼我，纵然有音书怎托！

〔鹧鸪天〕〔小生〕自别恩兄两月余，〔生〕重重坎坷更灾危。〔小生〕哥哥，你有何坎坷灾危事？〔生〕说起教人珠泪垂。〔末〕休嗟怨，慢悲哀，房中请坐且宽怀。〔生〕从前一一都分诉，万恨千愁扫不开。〔末〕二位官人请坐，看茶来吃。

【本序】〔生〕自与相别，风寒劳役，受尽奔波。那更忧愁思虑，在旅邸顿染沉痾。〔小生〕违和。天相吉人身痊可。却望节饮食，休劳碌。怎忘却，忘了问别来尊嫂贵体安乐？

【前腔】〔生〕提着心肠惨凄，不由人忍不住泪珠流颗。但有死别生离，那烦恼似天来大。〔小生〕缘何？莫非他弃旧怜新，从了别个？〔生〕不是。〔小生〕多应是疾病亡，遭非祸。〔生〕不是。你道为什么？〔小生〕却为什么？〔生〕倚势挟权，将夫妻苦苦拆破。

【虾蟆序】〔生〕摧挫。艰共险，愁和闷，要躲怎躲，到如今尚有平地风波。

〔小生〕惊愕。焰腾腾心上火，是谁人道与我？〔生〕你道如何？爱富嫌贫，岳丈倚强凌弱。

【前腔】〔小生〕斟酌。尊共卑，亲和戚，顺他受他，等些时宛转求人团搭。〔生〕参差，其中话更多，都只恨缘分薄！〔小生、未合〕事多磨，放心将息，休自损天和。

〔小生〕哥哥，即日朝廷降敕，宣诏天下文武贤良，尽赴行朝应举，正是男儿得志之日。哥哥，休为夫妻恩爱，误却前程，可收拾行李，与兴福同往行朝。一来应举求官；二来亦可打听尊嫂消息。不知哥哥意下如何？〔生〕此言极是。只是少些房钱在此，未曾还得。〔小生〕兄弟带得尽有，不烦哥哥费心。店主人，请算一算奉还。〔未〕不多了，且请安息，明日算罢。

〔小生〕离合悲欢不自由，〔生〕心怀萦闷几时休；
〔未〕争似不来还不往，〔合〕也无欢喜也无愁。

第二十九出 太平家宴

【传言玉女】〔外〕得睹天颜，真为主忧臣辱。〔老旦〕皇恩深沐，享千钟重禄。〔旦、小旦〕如今幸得再睹银屏金屋。〔合〕皇朝重见，太平重睹。

〔外〕尽日笙歌按玉楼，〔老旦〕忽朝军马犯皇州。〔旦、小旦〕但知会赏非常乐，〔合〕须是堤防不测忧。〔外〕夫人，今日幸喜骨肉团圆，夫妻再合，早已分付安排酒肴庆贺，不知完备未曾？院子那里？〔未上〕匈奴遥俯伏，汉相俨簪裾。复老爷，有何分付？〔外〕分付你安排酒肴，可曾完备否？〔未〕完备多时了。〔老旦〕看酒过来。〔旦送酒科〕

【玉漏迟亭】〔旦〕得宠念辱，想其时驾迁民移前去。父母妻儿散离，值此天数，抵多少吃辛受苦，抵多少无家失所。〔合〕今幸得在画堂深处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〕驿程去速，奈何被士马拦截归路。国败家亡，怎知此日完聚！知几遍宵行昼伏，知几遍风餐露宿！〔合〕今幸得在画堂深处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轰雷战鼓，喊杀声散亡人尽奔逐。那时无他，可怜救我在危途，知何处作婢为奴，知何处遭驱被虏。〔合〕今幸得在画堂深处。

【前腔】〔小旦〕兄南妹北，乱兵中怎知生死！须臾骨肉分别，此身去住无所。感谢得恤寡念孤，感谢得为亲做主。〔合〕今幸得在画堂深处。

【扑灯蛾】〔老旦〕到行朝汴梁，看山河壮帝居。四时有常开花木，论繁华不减中都也。〔外〕受恩深处便为家，自来俗语。〔合〕休思故里，对良辰美景，宴乐且欢娱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依旧珠围翠簇，依旧雕鞍绣鞞。列待妾丫鬟使女，送金杯听歌

观舞也。〔小旦〕因灾致福，爱惜奴似亲生儿女。〔合〕休思故里，对良辰美景，宴乐且欢娱。

【尾声】从今休把光阴负，但畅饮高歌休阻，共醉乐神仙洞府。

〔外〕莫辞今日醉颜酡，〔老旦〕百岁光阴能几何？

〔合〕遇饮酒时须饮酒，得高歌处且高歌。

第三十出 对景含愁

【夜行船】〔旦上〕六曲栏杆和闷倚，不觉又媚景芳菲。〔小旦〕微雨昨宵，新晴今日。〔合〕知道海棠开未？

〔旦〕〔蝶恋花〕春来分外伤怀抱，燕燕莺莺，空自啼春巧。〔小旦〕三月春光无限好，娇花一夜都开了。〔丑扮梅香上〕忽听院宇笙歌绕，笑语欢声，花下金樽倒。二位小姐，你心中有甚闲烦恼？忍教辜负韶华老。〔旦〕我自有烦恼处，你那里知道？

【本序】〔旦〕春思恹恹，此愁谁诉，此情谁知；心撩乱，慵睹妆台梳洗。〔小旦〕芳时不暖不寒，秋千院宇，堪游堪戏。〔旦〕空对莺花燕柳，悄忽地暗皱双眉。

【前腔】〔小旦〕姐姐，因谁牵惹芳心，媚容香褪，嫩脸桃衰。看看恁宽尽金缕罗衣。〔旦〕休疑，只为伤春，知他怎生，年年如是。〔丑〕休对晴天暖日，轻可地过了寒食。

二位小姐，这等好天气，同到后花园闲步一回也好。

【风入松】〔旦〕甚心情闲步小园西。〔小旦〕姐姐为甚不去？〔旦背唱科〕推一个身倦神疲。〔丑〕趁春风桃李花开日，谁不待去寻芳拾翠。九十日光阴拈指，三分景二分归。

【前腔】〔小旦〕那春光也应笑咱伊。〔旦〕笑甚的来？〔小旦〕笑你恁瘦减香肌。〔旦〕东君不管人憔悴，恨见得绿密红稀。香闺掩，珠帘镇垂，不肯放燕双飞。

【尾声】〔小旦〕衷心先自不如意，纵然间肯同随喜，也做了兴尽空回。

〔旦〕伤心情绪倦追游，〔小旦〕好景如梭不肯留。

〔丑〕来朝更有新条在，〔合〕恼乱春风卒未休。

第三十一出 英雄应辟

【望远行】〔生〕春风紫陌，又是天涯行客。〔小生〕野草闲花，掩映水光山色。

〔末、净〕杏花朵朵欹红，杨柳丝丝弄碧，沙岸远涟漪初溢。

〔生〕携书挟策赴天邦，〔小生〕那更风光直艳阳；〔末〕路上野花钻地出，〔净〕村中美酒透瓶香。〔见科〕〔净〕动问此位老兄上姓？〔生〕学生姓蒋。〔净〕贵表？〔生〕双名世隆。〔净〕此位？〔小生〕学生复姓陀满，双名兴福。〔净〕此位？〔末〕学生姓卞，双名登科。〔生〕老兄尊姓贵表？〔净〕学生姓成，双名何济。我每都是科举朋友，不期而逢，天色将晚，各请趲行几步。

【望吾乡】〔生〕降诏颁敕，搜贤赴帝域，文武远投安邦策，星斗文章谁能及，下笔如神力。〔合〕一朝里身显迹，受赏加官职。

【前腔】〔小生〕万里鹏翼，功名唾手得；英雄果是千人敌，正是男儿峥嵘日，岂敢辞劳役。〔合〕一朝里身显迹，受赏加官职。

【感亭秋】〔末〕短亭长亭程程去，知几驿，逆旅中过寒食。见点点残红飞絮白，夕阳影里啼蜀魄。〔合〕家乡远，心慢忆，回首云烟隔。

【前腔】〔净〕香醪待饮何处觅，牧童处，问端的。遥望前村疏篱侧，招飏酒旗林稍刺。〔合〕家乡远，心慢忆，回首云烟隔。

【红绣鞋】〔合〕小径迢迢狭窄，狭窄；野水潺潺湍激，湍激。饮数杯解愁戚，那里堪观赏，可闲适，只愁他天晚逼。

【尾声】酒家眠，权休息，韞匱藏珠隐尘迹，万里前程在咫尺。

过却长亭又短亭，看看相近汴梁城；

路上有花并有酒，一程分作两程行。

第三十二出 幽闺拜月

【齐天乐】〔旦〕恹恹捱过残春也，又是困人时节。景色供愁，天气倦人，针指何曾拈刺。〔小旦〕闲庭静悄，琐窗萧洒，小池澄澈。〔合〕叠青钱，泛水圆小嫩荷叶。

【浣溪沙】〔小旦〕阶前萱草簇深黄，槛外榴花叠绛囊，清和天气日初长。〔旦〕懒去梳妆临宝镜，慵拈针指向纱窗，晚来移步出兰房。〔小旦〕姐姐，当此良辰美景，正好快乐，你反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，为什么来？

【青纳袄】〔旦〕我几时得烦恼绝，几时得离恨彻！本待散闷闲行到台榭，伤情对景肠寸结。〔小旦〕姐姐，撒下些罢。〔旦〕闷怀些儿，待撒下怎忍撒，待割舍难割舍。倚遍阑干，万感情切，都分付长叹嗟。

【红纳袄】〔小旦〕姐姐，你绣裙儿宽褪了褶，为伤春憔悴些。近日庞儿瘦成劳怯。莫不是又伤夏月？姊妹每休见撒，斟量着你非为别。〔旦〕你量着我什么？

〔小旦〕多应把姐夫来萦牵，别无些话说。

【青纳袄】〔旦怒科〕你把滥名儿将咱引惹，直恁的情性乖，心意劣。女孩儿家多口共饶舌，爹娘行快活，要他做甚的？要妆衣满筐，要食珍羞则盛设，和你宽打周折。〔走科〕〔小旦〕姐姐到那里去？〔旦〕到父亲行先去说。〔小旦〕说些什么？〔旦〕说你小鬼头春心动也。

【红纳袄】〔小旦〕我特地当耍说。〔跪科〕姐姐，望高抬贵手饶过些，一句话儿伤了俺贤姐姐。〔旦〕起来，且饶你这次，今后再不可如此。〔小旦〕若再如此呵，瑞莲甘痛决，姐姐，你在此闲耍歇，小的妹先去也。〔旦〕你那里去？〔小旦〕只管在此闲行，忘收了针线帖。〔旦〕也罢，你先去。〔小旦〕推些缘故归家早，花阴深处遮藏了。热心闲管是非多，冷眼觑人烦恼少。〔下〕〔旦〕这丫头果然去了。天色已晚，只见半弯新月，斜挂柳梢；几队花阴，铺平锦砌。不免安排香案，对月祷告一番。〔卜算子〕款把桌儿抬，轻揭香炉盖；一炷心香诉怨怀，对月深深拜。〔拜科〕

【二郎神】〔旦〕拜新月，宝鼎中把明香满爇。〔小旦潜上，听科〕〔旦〕上苍，这一炷香呵！愿我抛闪下男儿疾较些，得再睹同欢同悦。〔小旦〕悄悄轻将衣袂拽。姐姐，却不道小鬼头春心动也。〔走科〕〔旦〕妹子到那里去？〔小旦〕我也到父亲行去说。〔旦扯科〕〔小旦〕放手，我这回定要去。〔旦跪科〕妹子，饶过了姐姐罢。〔小旦〕姐姐请起。那娇怯，无言俛首，红晕满腮颊。

【莺集御林春】〔小旦〕恰才的乱掩胡遮，事到如今漏泄。姊妹每心肠休见别，夫妻每莫不是有些周折。〔旦〕教我难推怎阻，罢罢，妹子，我一星星对伊仔细从头说。〔小旦〕姐姐，他姓什么？〔旦〕姓蒋，〔小旦〕他也姓蒋，叫什么名字？〔旦〕世隆名，〔小旦〕呀！他家住在那里？〔旦〕中都路是家。〔小旦〕姐姐，你怎么认得他，他是什么样人？〔旦〕是我男儿受儒业。

【前腔】〔小旦悲介〕听说罢姓名家乡，这情苦意切。闷海愁山，将我心上撇，不由人不泪珠流血。〔旦〕我恹惶是正理，只合此愁休对愁人说。妹子，你啼哭为何因，莫非是我男儿旧妻妾？

【前腔】〔小旦〕他须是瑞莲亲兄。〔旦〕呀！原来是令兄，为何散失了？〔小旦〕为军马犯阙。〔旦〕在哪里分别？〔小旦〕散失忙寻相应者，〔旦〕人有个名字，怎么胡应不成？〔不旦〕姐姐，那时节你名瑞兰，我名瑞莲，那时节只争个莲、兰二字相差迭。〔旦〕好了，妹子，和你比先前又亲，自今越更着疼热。你休随着我跟脚，久已后是我男儿那枝叶。

【前腔】〔小旦〕我须是你妹妹姑姑，你是我的嫂嫂又是姐姐。未审家兄和你因甚别，两分离是何时节？〔旦〕正遇寒冬冷月，恨爹爹把奴拆散在招商舍。〔小旦〕如今还思量着我哥哥么？〔旦〕思量起痛辛酸，那其间他染病耽疾。〔小旦〕那时

怎割舍得他？〔旦〕是我男儿，教我怎割舍？

【四犯黄莺儿】〔小旦〕他直恁太情切，你十分忒软怯，眼睁睁怎忍相抛撇。

〔旦〕枉自怨嗟，无可计设，当不过他抢来推去望前扯。〔合〕意似虺蛇，性似蝎螫，一言如何诉说！

【前腔】〔小旦〕流水也似马和车，顷刻间途路赊。他在穷途逆旅应难舍。

〔旦〕那时节呵，囊篋又竭，药饵又缺，他那里闷恹恹难捱过如年夜。〔合〕宝镜分破，玉钗断折，甚日重圆再接？

【尾声】自从别后音书绝，这些时魂惊梦怯，莫不是烦恼忧愁将人断送也。

〔旦〕往时烦恼一人悲，〔小旦〕从此凄凉两下知；
世上万般哀苦事，无过死别共生离。

第三十三出 照例开科

（缺）

第三十四出 姊妹论思

【秋蕊香】〔旦〕半载萦牵方寸，何时不泪滴眉颦！〔小旦〕欲语难言信难问，即渐渐里恹恹瘦损。

〔玉楼春〕〔旦〕深沉院宇无人问，纵然有便难传信。〔小旦〕这边愁似那边愁，伊的恨如奴的恨。〔旦〕心下慢然思又忖，口中枉自评和论。〔合〕有时欲向梦中诉，梦又不成灯又烬。〔旦〕妹子，这些时天下文武贤良，都来赴选，不知你哥哥也曾来否？好闷人也！〔小旦〕哥哥料应在此，只怕他不得成名，就知道姐姐消息，也难来厮见。

【二犯孝顺歌】〔旦〕从别后，渡孟津，思君尽日欲见君。凤北鸾南，生生地镜剖与钗分。镇千思万想，要见无门。〔合〕放不落，心上人；撇不下，心上人。

【前腔】〔小旦〕一回价，暗自忖，非亲怎知却是亲。你东咱西，荒荒地路途人乱奔。自一别半载，杳然无闻。〔合〕放不落，心上人；撇不下，心上人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恩和爱，苦和辛，衷肠告天天怎闻。妾后夫前，恹恹地几曾忘半分。有三言两语，寄也无因。〔合〕放不落，心上人；撇不下，心上人。

【前腔】〔小旦〕当时苦，值乱军，离乡背井兄妹分。做小服低，看看地过冬还过春。捱十生九死，举目无亲。〔合〕放不落，心上人；撇不下，心上人。

〔旦〕 天从人愿最为难， 〔小旦〕 再睹重逢岂等闲；
〔合〕 从今许下千千拜， 望月瞻星夜夜间。

第三十五出 诏赘仙郎

〔高阳台〕〔外〕 莫荚更新，流光过隙，桑榆日近西山；有女无家，一心日夜忧烦。

使命传宣出建章，微臣深愧沐恩光，可怜年老身无子，特锡巍科择婿郎。老夫亲生一女，小字瑞兰。向者兵戈扰攘之际，夫人途中带回一女，小字瑞莲，秀质贤能，就与我亲生女孩儿一般看待。如今俱已及笄，蒙圣旨着俺招赘文武状元为婿，不免请夫人、女孩儿出来，一同遣递丝鞭便了。院子那里？〔末上〕 丹墀日月开金榜，市井骈阗择婿车。复老爷，有何钧旨？〔外〕 后堂请老夫人与二位小姐出来。〔末〕 老夫人、二位小姐有请。

〔前腔〕〔老旦上〕 兰堂日永湘帘卷，画檐前燕鹊声喧。〔旦、小旦上〕 喜椿萱晚景安然，感谢苍天。

〔老旦〕 老相公万福。〔外〕 夫人拜揖。〔旦、小旦〕 爹爹、母亲万福。〔外、老旦〕 孩儿到来。〔外〕 夫人，老夫年纪高迈，女孩儿俱已及笄。昨蒙圣恩怜俺无嗣，着俺招赘文武状元为婿。今日请夫人与两个孩儿出来，一同遣递丝鞭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〔老旦〕 相公，男大须婚，女大须嫁，此是门庭美事，况兼圣旨，有何敢违！〔旦〕 上告爹爹、母亲得知，孩儿已有丈夫，不敢从命。〔外怒科〕 胡说，你丈夫在那里？〔旦〕 爹爹，容奴禀复：向因兵戈扰乱，爹爹前往边庭，孩儿与母亲分散东西，逃生旷野；那时一身没靠，举目无亲，幸遇秀才蒋世隆，恻隐存心，救提作伴；又被强梁拿缚山寨，几至杀身，幸得寨主是他故人，情深义重，方得释免；若无他救，不知生死何地。后来与他同到招商店中，盟山誓海，共结鸾凰，及爹爹来至，将奴拆散。今蒙严命，再选夫婿，岂敢故违；但爹爹高居相位，显握朝纲，观通书史，止有守贞守节之道，那有重婚重嫁之理？况他乃读书才子，有日禹门三级浪，一举占鳌头。孩儿宁甘守节操，断难从命。离乱兵戈喊杀频，娘儿惊散窜山林，危途不遇贤君子，相府那存贱妾身。莫把故人轻不顾，不应亲者岂相亲？世隆有日风云会，须待团圞到底贞。〔外〕 这是朝廷恩命，谁敢有违？〔小旦〕 爹爹，小女瑞莲亦有少禀。〔外〕 你也有什么话说？〔小旦〕 自从向遭兵火，兄妹各奔逃生，失身旷野之中，藏形躲避，幸遇夫人唤声，与奴名厮类，奴忙应答向前，当蒙夫人提挈妾身为伴，脱离灾厄。后来爹爹缉探回朝，驿中相遇，允留潭府，恩育同于嫡女，无可称报。前日因同姐姐烧香祈佑，各表诚心祷告，方知姐姐与妾兄蒋世隆偶结良缘，已成夫妇。今蒙爹爹严命，将奴姊妹招赘文武状元。但妾兄蒋世隆饱学多才，有日风云际会，亦未可量。瑞莲甘与姐姐一同守节，但得天从人愿，妾兄一举成名，那时夫贵妻荣，姻缘再合，妹承兄命，始配鸾凰，庶酬爹爹养育之恩。九烈三贞自古今，从新弃旧枉为人。如今纵有风流婿，休想幽人肯就亲。〔外〕 这是朝廷恩命！休得多言。院子，

快与我唤官媒婆过来。〔末〕理会得，官媒婆走动。

【普贤歌】〔丑〕媒婆终日脚奔波，成就人间好事多。这家也是我，那家也是我，也只为家贫没奈何。

呀，大叔是王老爷府中的，唤老身有何使用？〔末〕俺老爷奉朝廷恩命，将二位小姐招赘文武状元，唤你递送丝鞭。〔丑〕就去，烦大叔通报。〔末〕禀老爷，官媒婆到了。〔外〕着他进来。〔末〕老爷着你进去。〔丑〕老爷，老夫人，二位小姐，官媒婆叩头。〔外〕媒婆，我奉朝廷恩命，招赘文武状元为婿，你与我院子同去递送丝鞭，听我道：

【黄莺儿】〔外〕二女正青年，相门高，当遴选。乘龙未遂吾心愿。幸朝廷命宣配文武状元，郎才女貌真堪羨！〔老旦〕〔合〕媒婆，你去递丝鞭，一双两美，成就好姻缘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口诵柏舟篇，更何心，续断弦。〔丑〕小姐是深闺的处子，如何说起断弦来？〔旦〕我洞房曾会招商店。爹爹锦旋，途中偶见，霎时间拆散了鸳鸯伴。媒婆，休要递丝鞭，我甘心守节，誓不再移天。〔丑〕小姐，这是父命君恩，一定还要谐个佳偶。

【前腔】〔小旦〕媒婆，你也听我道：那日涉风烟，望关山，路八千。乱军中不见了哥哥面。幸夫人见怜，将奴身保全，胜似嫡亲相待恩非浅。今日递丝鞭，我红生羞脸，黄色上眉间。〔外〕媒婆，休要睬他，可疾忙递丝鞭去。

【前腔】〔丑〕钧命敢迟延，这姻缘，非偶然。匪媒弗克成姻眷。调和两边，并无一言，人间第一要行方便。今日递丝鞭，仙郎肯受，多赠贯头钱。〔外〕媒婆，还有一件，恐二位状元不知小姐媿妍，将这真容与他看去。〔丑〕理会得。

〔外〕凭媒选日递丝鞭，〔老旦〕招赘新科两状元。

〔末〕时人莫讶登科早，〔丑〕只为嫦娥爱少年。

第三十六出 推就红丝

【风入松】〔生〕同声相应气相求，同占鳌头。〔小生〕追思往事皆成谬，伤情处不堪回首！〔合〕幸喜声名贵显，相期黼黻皇猷。

〔小生〕哥哥，且喜双桂联芳，已遂凌云之志；行看两葵并秀，同倾向日之诚。〔生〕兄弟，所喜者，志得意满，身显名扬；所悲者，家园荡废，琴瑟凄凉。〔小生〕哥哥，这几件都不打紧，兄弟一门良贱三百余口，尽被聂贾列无辜杀戮，止逃得兄弟一身。幸得恩兄搭救，戴天之仇未报，再生之恩未酬。哥哥，这些小事，何足挂念。

【胜葫芦】〔末、丑〕圣主忧虞及大臣，因无子继家门。二女如花，未曾谐秦晋。特来说合，两两仙郎共成亲。此间正是文武状元寓所，不免径入。二位老爷，官

媒婆、院子叩头。〔生、小生〕你两个从何而来？有何说话？〔末、丑〕我两人是王尚书府中院子、官媒，一来奉天子洪恩，二来领尚书严命，特来递送丝鞭，请二位老爷同谐佳偶。〔小生收科〕〔末、丑〕二位小姐真容在此，状元请看。〔生看沉吟悲科〕〔小生〕哥哥，今日递送丝鞭，是个喜事，为何堕下泪来？〔生〕兄弟，你自受了丝鞭，我断然不受。〔小生〕请问哥哥，为何不受？

【集贤宾】〔生〕那时挈家逃难走，正鬼哭神愁，喊杀声如雷轰马骤，乱荒荒过壑经丘。妹子瑞莲呵，相失在后，寻讨处不知所有。难措手。忽有人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〔小生〕向日山寨中见的嫂嫂，想就是了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〕途中见时虽厮守，犹觉满面娇羞。到得磁州广阳镇招商店中呵！直待媒妁之言成配偶。不意他父亲王尚书，缉探虎狼军，回到招商店中，遇见是他女儿，竟自夺回去了。〔小生〕哥哥，你那时怎割舍得他去！〔生〕病恹恹无计相留。〔小生〕若是小弟，一定与他厮闹一场。〔生〕他是尚书，我是穷儒。怎敢与他龙争虎斗？〔小生〕分别后曾有音信么？〔生〕分别后知他安否！〔小生〕如今圣旨议亲，怎辞得去？〔生〕恩德厚，有何颜再配鸾俦？

【琥珀猫儿坠】〔小生〕听哥说罢，方识此根由。这是王尚书，招商店也是王尚书。事有可疑。哥哥，破镜重圆从古有，何须疑虑反生愁？〔生〕兄弟，断无此事，不可错疑了。〔小生〕不谬，重整备，乘龙花烛风流。〔末、丑背科〕好怪好怪，小姐又说招商店有了丈夫，不肯再嫁；状元又说招商店有了妻室，不肯重婚。

【前腔】〔末、丑〕正是义夫节妇，语意两相投。多应是有分姻缘当辘偶。状元老爷，此情分付与东流。休休，把旧恨新愁，一笔都勾。〔生〕媒婆、院公，烦你多多拜上老爷，断然不敢奉命。

〔末〕事迹相同说不差，〔丑〕这般异事实堪夸；
〔小生〕落花有意随流水，〔生〕流水无情恋落花。

第三十七出 官媒回话

【似娘儿】〔外〕姻事未和谐，媒婆去不见回来。〔老旦〕教人望眼悬悬待。〔合〕玉音已降，冰人已遣，汗简何乖。

〔外〕夫人，昨遣官媒婆、院子，到文武状元寓所递送丝鞭，为何不见回报？〔末、丑上〕指望将心托明月，谁知明月照沟渠。个中一段姻缘事，对面相逢总不知。老爷，老夫人，官媒婆、院子叩头。〔外〕媒婆、院子回来了，二位状元受了丝鞭否？〔末、丑〕奉天子洪恩，领老爷严命，去到状元寓所说亲。那武状元欣然领纳，并不推辞；只有文状元不肯应承，再三劝他，方把真情说出来。〔外〕他怎么说？

【啄木儿】〔末、丑〕他说遭离乱，值变迁，民庶逃生离故园；兄携妹远涉风烟，乱纷纷戈戟森然。喊杀中妹子忽不见，前村后陌都寻遍，声唤多娇蒋瑞莲。〔外〕那时寻见也未？

【前腔】〔末、丑〕兄寻妹，涕泪涟，忽听得悠悠声应远；只道是妹见哥哥，却原来错认陶潜。那女子呵，他娘儿拆散中途畔，叫声应声随呼唤。〔外〕那女子怎么应他？〔末、丑〕那女子叫名瑞兰，与瑞莲声音厮类。名韵相同事偶然。〔外〕那女子失散了母亲，在途路上单身不便了。

【三段子】〔末、丑〕欲随向前，男女辈同行未便；欲落后边，乱军中污辱未免。说只得做兄妹同行呵，相随同到招商店，主人翁作伐谐姻眷。那其间状元染病，正仗那娘子扶持，不意他岳丈相逢，拆散锦鸳。〔外〕夫人，有这等奇事！

【前腔】〔老旦〕孩儿瑞兰，与伊妻名儿一般；孩儿瑞莲，与伊妹名非两般。我中都路母子曾拆散，你招商店父子重相见。事迹相同岂偶然。〔老旦〕老相公，如今却怎生是好？

【滴溜子】〔外〕我有一个道理：明日里，明日里，小设酒筵；媒婆去，媒婆去，传语状元：既然他心中不愿，如何强逼他偕缱绻。〔老旦〕既如此，你请他来怎么？〔外〕请来饮酒之间呵，先教他妹子在堂前，隔帘认看。〔老旦〕此计甚好。

【尾声】〔外〕相逢到此缘非浅，真与假明朝便见。你二人传语状元，亲事不敢相叛，只请枉临一会，再无他意。望勿推辞，特请他来赴宴。

〔外〕明日宴佳宾，〔老旦〕须知假与真。

〔末〕殷勤借红叶，〔丑〕寄与有情人。

第三十八出 请谐伉俪

〔净上〕有福之人人伏事，无福之人伏事人。自家乃蒋状元府中使用的便是。蒙状元钧旨，着俺打扫画堂，整理琴书清玩。铺设已完，不免在此伺候。

【玩仙灯】〔生〕有事挂心怀，好一似和钩吞线。

忆自离家几变更，此身须在不堪惊。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情却有情。昨为王尚书遣官媒婆、院子来此说亲，教我越加烦恼，不知甚日方得我娇妻音耗。唉！不免将琴书消遣一番则个。

【懒朝天】一自瑶琴操离鸾，眼底知音少，不与弹。今朝拂拭锦囊看，雪窗寒，伤心一曲倚阑干，续关雎调难。

【懒画眉】〔末、丑〕空劳仙子下天台，何意刘郎事不谐。状元老爷，官媒婆、院子叩头。〔生〕一人因甚去还来？〔末、丑〕早成就了合欢带，管取相逢笑口开。

〔生〕媒婆、院子，我昨日已烦你拜上老爷，这亲事断然不敢奉命。〔末、丑〕禀状元老爷知道，家老爷多多拜上，姻缘之事，不敢强扳；久仰状元老爷才高貌美，只请枉临一会，再无他意。〔生〕既如此，我少不得来参拜你老爷，你二人先去，我随后就来也。〔末、丑〕回去禀复老爷，扫门拱候。

〔生〕相府玳筵开， 〔丑〕珍羞百味排；
〔末〕扫门端拱立， 专待状元来。

第三十九出 天凑姻缘

【卜算子】〔外〕一段好姻缘，说起难抛下；今朝开宴特相邀，试问真和假。

昨日已遣官媒婆、院子去请状元来此会宴，安排酒肴，不知完备未曾？院子那里？〔末上〕堂上呼双字，阶前应一声。复老爷，有何分付？〔外〕筵席完备了未？〔末〕完备多时了。〔外〕快去请张都督老爷来陪宴。〔末〕小人已曾去请，说就来。〔净上〕闻呼即至，有请当来，通报。〔末〕禀老爷，张老爷到了。〔外〕张大人请。〔净〕老司马请。〔外〕寒舍。〔净〕请了，老司马拜揖。〔外〕张大人拜揖。〔净〕老司马今日相招，不知有何见教？〔外〕老夫今日小设，非为别事，只因当初老夫缉探虎狼军，正值迁都世乱之时，老妻带领小女瑞兰，前往京师躲避，行至中途，被军马赶散，母子分离。已后老夫回到磁州广阳镇招商店中，遇见小女随着一个秀才为伴，老夫一时气忿，不曾问得详细，撇了那秀才，领了女儿回京。如今蒙圣恩将小女招赘今科状元为婿，昨遣官媒婆、院子去递丝鞭，那状元说有了妻室，不肯领受。官媒再三劝勉，始说出真情。这状元象是招商店中那秀才。〔净〕有这等奇事！〔外〕还有一件，当初老妻途中失了小女时节，叫名寻问，忽有一个女儿叫名瑞莲，与小女名韵相同，向前答应。老妻见他是好人家儿女，带回来，就认他做女儿。此女又是状元的妹子。〔净〕有这等事，一发奇了。〔外〕老夫疑信之间，未可就令小女与他厮见，今日聊设一个小筵，请状元到此，着他妹子隔帘觑认，故此特屈张大人相陪。〔净〕这个当得。〔外〕院子，状元来时，即便通报。〔末〕理会得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〕仙子宴瑶池，青鸟书传送，道是无情却有情，既信犹疑梦。

〔末〕禀老爷，状元到了。〔外〕快请。〔末〕有请。〔外〕状元请。〔生〕老先生请。〔净〕还是大人先请。〔生〕不敢，还是老先生请，学生焉敢。〔外〕僭了。〔生〕老先生拜揖。〔外〕状元拜揖。〔净〕状元大人拜揖。〔生〕老先生拜揖。〔外〕状元请坐。〔生〕学生侍坐。〔外〕岂有此礼！请。〔生〕告坐了。〔净〕状元大人，老司马小姐奉圣旨招阁下为婿，为何不肯应承？〔生〕二位老先生听禀：

【山坡羊】那日因遭兵燹。兄妹移家迁汴。乱军中拆散雁行，两下里追寻不见。叫瑞莲，有个佳人应偶然。〔净〕那佳人怎么就肯答应？〔生〕那佳人叫名瑞兰，与瑞莲声音厮类，故应错了。〔净〕既如此，曾与他配合也不曾？〔生〕相随同到招商店，合

香曾凭媒妁言。交欢，谁知一病缠。学生正染病间，被他父亲，也是王尚书，偶然遇见，夺回去了。〔净〕咳！这个天杀的老忘八！〔生〕堪怜，分开凤与鸾。〔净〕那是一时的事，也抛撇得下了。今日相府议亲，状元大人如何再三不允？

【前腔】〔生〕佩德衔恩非浅，别后心常怀念。〔外〕今日之事，非是老夫强逼，只是圣意如此，不敢有违。〔生〕纵有湖阳公主，那宋弘呵，怎做得亏心汉。〔净〕状元大人，你如此说，终不然终身不娶不成？〔生〕石可转，吾心到底坚。〔净〕成了此亲，享荣华，受富贵，有何不可？〔生〕贪豪恋富，怎把人伦变？为学须当慕圣贤。〔净〕这是官里与你说亲，姻缘非浅！〔生〕姻缘，难把鸾胶续断弦。〔净〕状元大人，请受了丝鞭罢。〔生〕丝鞭，辜负嫦娥爱少年。〔老旦、小旦上，看科〕〔老旦〕孩儿这可是你哥哥？〔小旦〕呀！正是我的哥哥。〔见科〕

【哭相思】〔生、小旦〕兄妹当初两分散，谁知此地重相见。

〔净〕这个是谁？〔外〕这就是状元的妹子。〔净〕果有这等异事！老夫告回，即办尺头羊酒来作贺老司马。〔下〕〔生〕妹子，你如何得到这里？

【香柳娘】〔小旦〕想当初难中，想当初难中，与哥哥分散，孤身途路谁相盼。幸夫人见怜，幸夫人见怜，相挈在身边，慈悲做方便。与亲生女儿，与亲生女儿，相看一般，喜今朝重见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〕叹兄南妹北，叹兄南妹北，无由会面，你身有托吾无伴；绕山坡叫转，绕山坡叫转，蓦地遇婵娟，天教遂姻眷。奈时乖运蹇，奈时乖运蹇，一别数年，存亡未判。

〔小旦〕哥哥，嫂嫂也在这里。〔生〕如今在那里？

【五更转】〔小旦〕你望故人如天远，相逢在目前。〔生〕妹子，你为何认得嫂嫂？〔小旦〕闺中小姐曾会你在招商店，拜月亭前，说出心愿。〔生〕你莫非差了么？〔小旦〕乡贯同，名字真，非讹舛。爹爹、母亲望乞垂怜见，早使相逢，不索留恋。待我请嫂嫂来。姐姐有请。

【似娘儿】〔旦〕梦里流莺声尚在，出兰房风翻珮带。〔小旦〕姐姐，文状元正是我的哥哥。〔旦〕呀！在那里？〔见科〕

【哭相思】〔生〕一别招商已数年，今朝重续旧姻缘；贞心一片如明月，映入清波到底圆。

【五更转】〔旦〕你的病未痊，我却离身畔，心中堂挂牵。〔生〕苍天保佑，保佑身康健。与那结义兄弟呵，武举文科，同登魁选。蒙圣恩，特议亲，岂吾愿。〔合〕相逢到此，到此真希罕。喜动离怀，笑生愁脸。

〔外、老旦〕孩儿，贤婿，不必说了。孩儿回归香阁，重整新妆；状元且到书院，换了服色，即日武状元与瑞莲孩儿成亲便了。

〔生、旦〕天遣偶相逢，〔小旦〕浑疑是梦中。

〔外〕门阑多喜气，〔老旦〕女婿近乘龙。

第四十出 洛珠双合

〔外、老旦吊场〕院子快去唤傧相过来。〔末〕傧相走动。〔净〕全仗周孔礼乐，来成秦晋欢娱。大叔通报。〔末〕老爷着你进去。〔净〕老爷、老夫人，傧相叩头。〔外〕起来，今日是黄道吉日，我与二位小姐招赘文武状元，你与我赞礼成亲，多说些利市言语，重重赏你。〔净〕理会得。〔请科〕

【恋芳春】〔生、小生上〕宝马骄嘶，香车毕集，灯光如昼通明。〔旦、小旦上〕仿佛天台刘阮仙子相迎。〔合〕夙世姻缘已定，昔离别今成欢庆。相随，美满夫妻，强如鸾凤和鸣。

〔净赞礼，拜，撒帐科〕〔生、小生同把酒科〕

【画眉序】〔生、小生〕文武掇巍科，丹桂高攀近嫦娥。喜莺迁乔木，凤止高柯；十年探孔孟心传，一旦试孙吴家学。〔合〕画堂花烛光摇处，一派乐声喧和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、小旦〕萍梗逐风波，岂料姻缘在卑末。似瓜缠葛藟，松附丝萝。几年间破镜重圆，今日里断钗重合。〔合〕画堂花烛光摇处，一派乐声喧和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、老旦〕两国罢干戈，民庶安生绝烽火。幸阳春忽布，网罗消磨。昨朝羡锦夺标头，今夜喜红丝牵幕。〔合〕画堂花烛光摇处，一派乐声喧和。

【滴溜子】〔末捧诏上〕一封的，一封的，传达圣聪；天颜喜，天颜喜，满门诏封。九重红云簇拥，龙章出凤墀，蒙恩受宠。五拜山呼，稽首鞠躬。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夫妇乃人伦所重，节义为世教所关。迨者世际阽危，失之者众矣。兹尔文科状元蒋世隆，讲婚礼于急遽之时，从容不苟；妻王瑞兰，待媒妁于流离之际，贞节自持。夫不重婚尚宋弘之高谊；妇不再嫁，迈令女之清风。使乐昌之破镜重圆，致陶谷之断弦再续。兵部尚书王镇，保邦致治，有拨乱反正之才，解组归闲，无贪位慕禄之行。陀满兴福出自忠良，实非反叛。父遭排摈，朕实悔伤；萌蘖尚存，天意有在。今尔荣魁武榜，互结姻缘。蒋世隆授开封府尹，妻王氏封懿德夫人。陀满兴福世袭昭勇将军，妻蒋氏封顺德夫人。尚书王镇，岁支粟帛，与见任同。呜呼！彝伦攸序，尔宜钦哉！谢恩！〔众〕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

【望吾乡】〔众〕仰圣瞻天恩，光照绮筵，花枝掩映春风面。女貌郎才真堪羨，天遣为姻眷。双飞鸟，并蒂莲，今朝得遂平生愿。

【皂罗袍】向日銮舆迁汴，正土崩瓦解，士庶纷然。人于颠沛节难全，坚金百炼终无变。娘儿兄妹，流离播迁，断而还续，破而复圆，义夫节妇人间鲜。

【排歌】今日相逢，三生有缘，文兄武弟襟联。乔公二女正芳年，孙策、周

瑜德并贤。夫荣耀，妻贵显，宫花如锦酒如泉。风流事，著简编，传奇留与后人传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、老旦〕吾年老，雪满颠，无子承家业，晨昏每忧煎。且喜东床中选，雀屏中目，一双白璧种蓝田，百岁夫妻今美满。山中相，地上仙，人间诸事不萦牵。垆边醉，瓮底眠，从今不惜杖头钱。

【金钱花】〔众〕翰林史笔如椽，如椽；倒流三峡词源，词源。撰成离合与悲欢。千百载，永流传；千百载，永流传。

【前腔】铁球漾在江边，江边；终须到底团圆，团圆。戏文自古出梨园。今夜里且欢散。明日里，再敷演；明日里，再敷演。

诗曰

由来好事最多磨， 天与人违奈若何？
拜月亭前愁不浅， 招商店内恨偏多。
乐极悲生从古有， 分开复合岂今讹？
风流事载风流传， 太平人唱太平歌。